

牧菴集

一

牧菴集三
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武英殿聚珍板本

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乘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望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撥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即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衆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遊畋爲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非所謂乘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爲翰林承旨予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終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調告南來矣曩得寧國所刊本讀之既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爲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時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贖學餘錢命工鍍木大惠後學予時承

乏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葉景修重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十二篇序三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冊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

案牧庵集今無全本即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凡五十卷竊惟公之文雄深雅贍世罕有知焉譬之太羹玄酒食而無味然足以饗天嗚呼草玄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雲也宜哉至順昭陽作噩之歲季春之閏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鄞陽吳善序

原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纔牧庵姚公一人而已
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
駕縱橫開闢紀律惟意其大畧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
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
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行視彼選兵
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
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于醯酣
後岸然取坐詞致砢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
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
蛟龍爭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煜一
時名勝靡不鰓鰓焉自闕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
輦金篋幣託銘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
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驢餼宴勞月無
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君神仙
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
所旣若市或酬金初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
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

顧有前人所未備者然則公之奇侔瑰異者獨文乎哉
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于家凡
如千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
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
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
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
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濟南張養
浩撰

牧庵集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人姚樞從子也案元史樞為柳城人元無柳城當是據

志狀之文著其祖貫耳初以薦為秦王府文學後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事迹具元史本

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闢紀律惟意如

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謚議稱其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醇挾去浮靡一

返古轍而銘誌箴誦雄偉光潔家傳人頌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獎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

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

國初黃宗羲選明文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

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

作品亦可概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

有牧庵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

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

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卷聞松江士

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

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

云嘗聞胡震亨有牧庵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

惟承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致年譜中所載文

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

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

為三十六卷以存其概劉致年譜一卷亦附於後

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敘述詳贍尤多足補

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牧庵集目錄

卷一

祝冊三首

詔制二十八首

卷二

詔制二十六首

卷三

序十四首

卷四

序十一首

卷五

記四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五首

卷八

記七首

十九

記十首

卷十

廟碑四首

卷十一

廟碑三首

卷十二

廟碑四首

卷十三

神道碑三首

卷十四

神道碑三首

卷十五

神道碑二首

卷十六

神道碑四首

卷十七

神道碑五首

卷十八

神道碑四首

卷十九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一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五首

卷二十五

墳道碑三首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六

先德碑一首

先德碣一首

墓碣四首

卷二十七

阡表四首

阡碣一首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墓誌銘七首

卷三十

傳一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一

經義一首

名字說三首

題跋六首

銘六首

贊二首

卷三十二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卷三十五

詩餘二十八首

卷三十六

詩餘十九首

附錄

年譜

祝冊

加諡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維至大二年蒼龍巳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
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
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
廟兩當禋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
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
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
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
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
心實歆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
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諡太祖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
敕我祖宗歆此嘉諡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

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
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
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修
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嚮夫豈不能聲
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觀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
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
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
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闐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
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
解衣煖寒推食飫飢洗洗汙汙土氣日作睿算伐謀待
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蹇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
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狂屢勝在狡不懲悉銳來
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製輜重彷彿無歸度不能軍
芟倪鬣鬣降口百萬致茲教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
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親天光者願
願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
治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
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

玉璜黃流薦裸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旒剛
金于斯璧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
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
與九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博民
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為大掛一
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
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
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
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
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
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
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
義割恩縱臾其行迨輒河陽承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
佛乘向憑陰陽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聞國
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

待臣以來昇付神器自非審斷安救內訂往歲鑿輅再
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壽地持日居
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
末咻仁煦慈百倍為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
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
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非躬是
保慈訓是承

詔制

行銅錢詔 至大二
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
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
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
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為法
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皇帝
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

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
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
降德音誣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
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齊博爾蓋愆前人盡數卸衆
歸命闕庭乃庫庫齊謀爲非說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
夫崇建大刹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
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
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
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卽位詔

至大四
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
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于其踐阼
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
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
寶之繩旣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極朕以國恤方
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卽皇帝
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
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
李道復等從新極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
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
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
以此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尙人思之
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兼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
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
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
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
振衣滿戶外者列屢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
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聲聞於高鳳翔于仞必
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昔伊訓說
命之言丹扈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歷本于

筵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
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于朕心
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
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蜜章于下地光靈如在
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干訐謀廟堂爲相一年而
疾居半竟邦家之珍瘁宜王禮以追崇具官某維昔開
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
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
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
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
監繁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
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
縮銀艾者十八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
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尙友千
古改爲改作緇衣何頑乎武桓拜後拜前赤烏未慙於

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倏委魄於玄閭豈意少者歿而老
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
後均胙乎淇陽於戲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束之高閣
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
可特贈封謚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
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翼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其從呂佞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
昌固知非心膺之臣不以付爪牙之士某官某任足以
致遠斷可爲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
之選愛其春秋之方盛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
執干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釵以平淮召移全軍往追
叛威既誓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
者杯盃盞瑤以陳玉賓虞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校
金人避駮駮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建爾於上
公卽家爲國廣綬予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
殊渥

楊恭懿贈弘農郡文康公制

聲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於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目爲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爲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爲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蠶有績而蟹有匡化三輔喪親之自致無鴉生突而祥生奧視萬鍾於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山之幣不起而宣室之席始前由道德禮樂刑政蘊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指諸掌明朝花謝數之精者堯夫何處星來君其問諸李邵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爲吾道之指歸今也則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之事日銷月鏤惟餘不朽之聲名關西之風山高水長尚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渥其承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

嘗迨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敷五典之三爲綱舉人紀之修叙身本斯立政條用張頒祿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贊神武不殺之仁治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蘭省而總政屬王旅簞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贈進保爲傳大德之謚以正易真在先朝之恤雖曰己墜自今日而思猶答未盡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未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乎方訪裔孫徘徊於神道章追刻密恩重書棺

王思廉之考贈恒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膏之由太山出雲于膺寸滄浪清者乃瞻蒙導漾之監錫卽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自微而著某官某之考炳稟姿溫粹泣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示不忘乎家學方兔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茲仕其時立勞于國爲今雖囿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蔽朴之威以求得情乎獄拒權筦之策以堙興利之源得古人用

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後世朝而三暮而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逮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宣幕不享其身者淵停而雲滂以昌爾後者天施而地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進秩丞疑於二品於戲推子以及其父不子大郡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之共政

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爲崇卑夫貴而子卑官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卑官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而死哀之雖勢之必至營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視媿德娠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夫雖未至于顯庸而盡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日延可謂媿德迨其子壯美知世祖典瑞於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及而不後之隨時煥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自有密而進丞疑而館閣于月旦評者推傳相爲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寘之招亦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教可謂娠賢汝武氏兼有之斯具美矣

散周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褒命其親上及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尚論其世雖源遠未分而同出於天潢矧其考博囉岱呼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勲勞由帶憲宗御器械出乘旄鉞疆理四川西起劍閣而東盡夔門勁騎一蹂而宋人去平土城郭壁山柵水假息歲月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爲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爲將纘乃舊服亦爲爾家邁德之祖求他臣家由于孫貴以褒命者語豈同日哉於戲可嘉也已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凡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及其父父雖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教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實嘗倒困以周窮率裂券而免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元勳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於九齡於戲世皆流澤于目前潢汗隨涸爾獨揚名于身後華袞何加尚其

光靈服此茂渥

妣贈牛氏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土無恒產工利器用商選有無而皆資衣食于農斯古有國官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夢而向義多為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當今季朝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來歸吾元以開勲為顯諸侯而與其夫安享祿養以終循是褒章宜及所自

某官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暫御之臣何物暑寒敢曰休安其室屬世皇之違豫召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道揚俄綴衣之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事孫曾如臨父母最是三朝之知遇加於百辟之等威何以報之先德用章庶其逝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秉氣通正為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議司聞振下民之餓羸者損布為端之三百與米為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五金品之亞者初匪干民之譽如家量貸而公量收實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種德若此生賢則宜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維不覲

妣賈氏贈韓國太夫人制

于生前袞冕桓圭亦足華于身後光靈不泯明命用歆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賁母榮以古驗今而尤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焚黃某官某之妣賈氏賦質柔嘉為心恭懿出移天北山之孝宜爾室家求奉祀南澗之積奠其宗爨匪真善閨門之主饋又佐割帑庫以振饑如聞壺外之嫻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為親臣於戲由雛引以鳳飛故得飾終於下土信蟹匡而蠶績可以興孝于他門

妻韋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絕遠自漢儒賢及玄成父子繼為丞相傳曾論於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為后而男尚主與仙李蟠根相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袞衣亦芾者匹最為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茀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耀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歟為降恩綸

中書左丞相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以縫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衷用昭異數具官某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菑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閭外賈勇籌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乘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蓋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檠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香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旣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于臣鄰忠則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裁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

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爲推忠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札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畫傷在不壽考以語婉德不及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料官邪之祿非責玄壤曷慰貞魂

妻哈達奇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於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爲晉武君祐妻以萬歲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爲臣利用行師有篲水建高屋之功則其婦大疏封爵無女蘿施長松之好具官某妻姆于華望嬪我元勳貞順範乎閨門恭儉化其姻里問安與聖錫宴大明導必中賁人以前坐則外命婦之上寵莫宜于象服光何賴乎魚軒皎日穴同天豈私從其死矢高風物表人則爭仰其生榮與爾貽謀服我休命

張弘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冶而爲箕裘世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驅鋒鏑儒
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
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光祿大夫
平章政事諡武烈公張弘範純明而敏學沈毅而善謀
爲二千石則有譽于魏邦嗣萬夫長克有光于蔡國城
濟南夾寨卒圍齊盜以梟夷壁漢陰上游式邊荆蠻之
冢突臨長江而先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堅守其揚
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矛以騎擊居顏行纔十三
人摩後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
使節于江東方遣伴趣三宮之人朝其丞相挾兩王以
出國建偽號以干正朔萃亡命而蠢獸闖率趨利之孤
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誠就敵是求遂令衆叛以親
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偷生于溟海竟滅跡于崖山萬
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腴之紀緒已絕吳語之勞苦甚溫
方恃爲祈父之爪牙而遽啓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
不及識而世祖告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
土之未錫故卽發身之自爰疏賜履之封尙其明靈服
此茂渥

妣贈齊國夫人制

身先齊家所以立興仁之本天昌厥後昭其有教子之
方憫爾劬勞寵之贈卹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弘範之母趙氏肅
穆持正含弘有容心靜而安惟修善以積慶氣稟者秀
能爲國以毓賢信有開之必先庸厚報其所自令譽永
傳于千古湛恩下及于九泉於戲後之視此亦猶今典
章具在逝者如斯未嘗往神爽如生

妻封齊國夫人制

因親教愛孝可移忠揚名顯親報不忘本夔倫所繫典
則用彰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弘範之妻某氏厚積慶源恪遵禮
範純乎坤道能靜守于母儀正于家人可敦勸于風化
親見門閭之高大載加名爵以推崇佩此光榮俾之者
艾於戲寵章所賞推吾永錫之仁慈教是遵尙勵堅貞
之節

鼎呼封營國顯公制

開國居先亦旣攀龍而附鳳傳家有託尤在峙鵠而停

驚非天不享而日斯邁故北京路噓嚙齋雜呼自夫幼學以及壯行藹翩翩佳公子之稱植矯矯大丈夫之操嗣爲元帥代其耄親虎節相承可謂父舊而子播龍光不爽式昭臣敬而君仁纒纒舊服之數年遽棄慈闈于一且噫雖功不施于遠而芳其流則多有後而才方將天門之宿衛於中何憾已增泉壤之輝光加有褒章以慰貞魄

妻封營國夫人制

仙李蟠根天桃華灼旣及閨其名族而作配于元戎內佐堂構其父基外勉勤勞于王事棄詩書乎馬上鞞肉從消對勲業于鏡中鬢毛未改何爲不淑俾稱未亡求斯世之賢哉亦爲女之士者於戲適從夫而死從子身旣令始而令終高爲谷而深爲陵名必傳今以傳古

烏雅爾贈營國忠勇公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勲魚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具官某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旣降復叛必煩以行旣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

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

妻李氏贈營國夫人制

佐命龍飛及見九旂之大旆剖符虎節可輕十乘之元戎贈以報其忠勞禮宜均乎伉儷具官某之妻由有淑質莫不令儀鬱桃李之禮華藹茵蘭之芳佩季女齊而奠牖吉蠲克謹其禴祠之子狩而輟弓險阻備嘗于軍旅實從于疆而于理豈專宜室而宜家於戲雖魚軒未及于生歸以新觀美而象服可由乎死泯不大疏封

張柔贈蔡國武康公制

風雲從而龍虎騰物有感于類應日月出而螢燭息理無待于他求具官某當聖武蹂山東而北歸旋貞祐棄河朔而南播俾司留鑰兼秉帥麾知歷數之將窮束干戈而胥附殄孔山堅壁之賈瑀抗真定反虜之武仙徙治保州斬荆棘以立府寺從戎汴闕棄寶玉而收圖書事睿太憲之三宗封易淶遂以萬戶至世皇移全軍以

成毫僊袍鼓不鳴郊壘者十年懲齊虜削諸侯俾城燕
平板榦可壯邦畿於千里年雖云其耄矣功誰出其右
焉求先朝爵之上公何啻無十一於千百故今朕贈以
太傅實加異尋常而再三又增賁於九原兼追揚及二
代而父而子皆使同大帝之已封我祖我孫可謂于功
臣而無負庸躋絕等以慰明靈

妻毛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惟祖宗創業之艱必有摧鋒宣力不二心之臣雲從
影附克戡多難以成者定之功是用賁以追錫之榮而
配亦與焉於戲非吾將相勲業之家其孰能得之具官
某之妻毛氏淑慎柔嘉涉獵書史在金叔世實與蔡園
同其艱危及後爲顯諸侯憤世婦人妒悍爲俗寧殄其
夫之後不使媵侍在側者而獨善逮其下藹有惠及小
星之譽男女二十餘人教養不異已出故敦勸閨壺者
莫不舉是爲師先朝旌異之賜衣一襲詩曰鐘鼓于宮
聲聞于外者其不信然死既同穴而追崇者其可異諸
乎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二

元 姚 燧 撰

詔制

楊爾昌贈壽國安惠公制

人之祖其木之本培植旣深曾之孫如榦之柯散分斯
茂比切雲霄于千尺豈濡雨露之一朝具官某生際時
艱役編氓籍雖迹沉浮于里社而名表襮于鄉閭德邁
乃身盡力苗畝其地澤流爾後聯芳侍從之臣矧侍前
皇有聞今日苟不上推其所自爰進丞疑何以下詔夫
將來用光冥漠

妻富察氏贈壽國夫人制

姆名門於遠右醮華望之弘農言必女箴動循婦道篤
生奕奕之令子實爲沈沈之武夫觀其臨陳以捐軀于
時蹈難可知卜鄰之提耳平昔教忠矧曾孫以宮臣爲
儲貳之傅友上推德澤皆發慶源於戲朕之贈右揆而
勲護軍疏恩已極爾于殺異室而死同穴受祉不那告
第以茲制綸欽若

楊德崇贈壽國康懿公制

羈于人而合于天徵書惟信非其身而在其子從古已
然源不浚則流豈長已必勁而矢方剝取譬若近爲理
則同具官某自葉流根去華務實以名聞于裕廟遂驛
致爲郎臣不大其施以昌爾後膳祠主客郎官所職之
殷繁嘉吉軍賓閣老相資而損益生而有光于門戶死
者何憾于泉扃位亞師垣展矣三司之列寵加公袞歸
然九命之尊伊爾明靈尚膺茂渥

妻陳氏贈壽國夫人制

以育姜敬仲之遺苗歸有周揚侯之餘裔合姓皆神明
之後生子宜禮度之閑進長儀曹近清光之尤切動咨
闕老率舊章而不忘因觀從橐之能然皆出斷機之所
自秩上公以九命旣疏大國之封開善域于八荒宜正
小君之號用資告第貞魄是承

王守道贈壽國忠惠公制

臣之遇德固將流慶于後昆王者念功必使被澤其先
世肆卽下地爰進大封具官王顯之父守道生值時艱
出腐人傑屬金源之南播屹恒鎮而中居彼猶冀死灰
之然而潛出代交之策誘同官以所部曲殲都師不遺

稚孩佐太尉之孤軍奮雪雠恥復連城以千里盡返故
常鴻集之氓遂其奠居泉悍之卒駢不爲暴用輕典以
刑新國克遠省以任舊人捐戶薄征折券恤匱故飲惠
者相率而尸祝其聞風者或形之詠歌非獨專乎軍諮
兼亦正夫侯度帝曰嘉止壘書爛雲漢之章民曰異諸
金節等河山之誓於敵功豈一書而足爵宜九命之加
矧有子嘗任其股肱尤可厚飾終之典雖若汝不復于
骨肉必猶多用物之精其克欽承尚永無斁

妻封壽國夫人制

凡曰有官之君子克慎其終亦惟主饋之家人能勉以
正典旣所天之加恤義無同穴之見遺某官某之妻姆
張懿徽婦主貞順令閨門之不出莫宗爨之必親齋國
賢妃纓警雞鳴于昧旦魯侯壽母未聞燕喜于期頤合
斯異代以觀有不同年而語養以辨章之虞祿何報春
暉服其裕聖之笄衣足華歲晏居勤纂組而無逸動釋
几杖而不隨受祉之那比隆安有亦黃髮之良異者而
素心之所慕焉於戲開予壽域于八荒疏封先汝進夫
上公以九命濟美後人

耶律祭酒考贈凉水郡莊慎公制

臣克厥艱而始明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某官某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禰祀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敦于以見平生憂統禘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岡於干仞奉先惟孝雖者蓋于禴祀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于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戲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袞罷卽封用昭章于疑墓嘉誅以副殊渥罔遺

王思廉之祖沂贈恒山郡莊惠侯制

商容殷臣周武過閭而必式廉頗趙將漢文制敵而尚思至公因見夫古人褒善不嫌于異代某官某之祖沂言出無擇量深有容當天步未改玉之時明刑書爲亡金之用立人由已飾吏以儒始知法以佐州尋假令而爲縣以不揚威于長吏斯免濫罰于平民不惡而嚴雖

文無害伍符尺籍事專司六部之間駟馬高門報顧在百年之後有孫四紀及相兩朝晚年嘗作客夫青宮時竟遂明農於綠野遺榮若此垂裕尚多於戲父爲士而子大夫爾知守死生于墓祭考贈公而祖侯服朕誕敷隆教之等威尚其光靈歆此明命

祖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求世德于上古神明後者莫先于帝高陽屈原云然亦豈顧後之人哉惟自是屈節雖不可譜其次傳則汝爲其遺苗從可知也然自佩纁紛于繁飾及夫曰黃昏以爲期思公子于芷蘭不言而喻貽下女以杜若無忌可知溯厥芳問宜茲象服於戲教爾孫導其先路旣竭其力以事君恐王母懷乎故都俾從夫爵而啓宇降斯寵命賁彼幽局

贈焦德裕考制

我國家禮御羣臣凡有位躋乎將相恩推上世必皆宇啟于公侯匪專勸忠用以光孝具官某之考某生當立武之日負其先衆之才旣長千夫將經百戰每獲俘而不殺其久奴而必民化盜賊而爲善良振餓羸使遂生

活方亂離之靡定而仁惠之兼施自他人若是之有爲而平日皆在所可紀由爲子之束于貧賤故世德不能以昭明則爾後之熾昌亦式穀之教誨夫旣一門各盡其道可于九原不顯其光

焦德裕贈恒國忠肅公制

事睿太憲以及世祖可謂圖任之舊人官趙蜀源而盡東風亦旣救寧于新國于勞庸之是迹何甄錄之可遺爰啓大封用昭幽壤具官某忠壯而信厚剛毅而純明皆得自天且資以學當王略經綸之際適金源逮捕之秋覆巢太行遂武仙之首惡引翼開府雪史帥之血仇後從躡董漕于川中尋持憲省風于隴右行役之遠聲名益延及太師之濟江乏才臣之謀圖自家而起乘傳以從旣同輻裂之軌文又翦彙典之莠莠爲勸之夥枚舉豈殫方分省政之參俄有邦光之殄於戲永辭白日佳城鬱三千年不及清風黃閣畱一萬古

納喇追封蜀國忠武公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于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

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反郊乏總戎之制圖來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卽下令于轅門已折衝于樽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阨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予則如土之最下勁騎所蹙堅城每摧如斯宣力于兩朝何止出奇于百戰於戲降年弗水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卽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

伊蘇德勒贈蜀國武襄公制

遣戍以歌采薇命于天子者爲將三世故國非謂喬木名曰世臣者卽戎百年生而他人孰可方之沒則斯朕所甚愍者具官某川涵而岳負玉裕而金相受鉞于成童之年交綏于大敵之陣觀其進退以坐作得於生長之見聞勇必冠軍功則推衆非有是爲將之體其何以服人之心雖崎嶇殘蜀之餘久纔五稔顧敘寧平宋之後艱已百罹置郡縣于夷蠻斥邊疆于甘肅或分使節

或秉政鈞自陝右而雲南臘辨章而丞相勲亦懋矣年則未焉何期立極之新而失圖任之舊於戲乃祖乃父既不異乎錦里之封爾子爾孫亦可同是蜜章爲刻光靈如在明命用歎

張弘略贈蔡國忠毅公制

保塞承勲孰曰將門之無種陵川受學共推師道之有傳既不墜其治弓而復敦以詩禮方資用世奄鬱佳城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弘畧易武以文克忠由孝在憲廟已頒其虎瑞故世皇游致之龍光會盜發于東秦加兵助乎南紀援徐方之傳檄夙料如成當炎夏以交綏宵奔已墮歸守衛士兼長儀司賜金釧之厄被錦餐之服以中奉秉宣麾於淮浦仍前授移使節於洪都大憝旣殲餘孽何賴超參南省之機政隨開北首而棺懸雖未陳夫襚衣猶及贈其褒袞於戲乃公旣邦之蔡無庸改封其家有廟於燕可從與享精爽不昧明命用歎

秦國忠翊之弟巴克實巴追封古哩都恭懿公制

繫朕聞汝惟昔在軍謂人集芻而已集枯羨烏烏之眼

豫何寸有長而尺有短投龜策之卜居道理之安死生奚計某剛毅而明敏貞信而沈幾逃自叛王棄其虛室義定君王之分石可轉而心靡移思輕妻子之私裾雖牽而首不肯遺其歸以萬里始克覲于九重帝曰嘉哉世所難者故其賚賜之物俄然充初其庭或爲廷士于中或將邊兵于外居無常所至則有功月旦之評士咸高其一節春秋之筆史無待于他書不有褒章何發潛德於戲恩如爾家之奕葉能令名者幾人封依兄國于拂林兼位崇以二品靈而有識生氣凜然

楊幅贈壽國武莊公制

所貴乎死丈夫橫尸于戰場其凜若生太史納書于幽隧人臣斯得天寵何加具官某方初入官于遠行役第知爭先而賈勇何有反顧而蓄疑將工礮之萬夫壯軍威于千里志恢王畧恨衣帶不甘南紀之存魄毅國殤殉抱鼓以示北方之矯與馬革包棺以奚異詎蜜章納壤之未聞展也興哀爲之賜諡爰加美號思期昭白于廣庭式慰門靈制許焚黃于神道

馬寶贈扶風郡莊惠侯制

惟仁者爲能愛人雖甚急賢才之得觀遠臣以其所主始可精淑慝之分故世皇大公其心致多士善用此道具官某棲身巖穴屏跡市朝既力穡資其讀書復慙楊慎于取友用先正魏公之薦得溫室省樹之觀問惟對以國言事見可于天聽資衣在笥進秩趨輿萬里之塗牽車共期到遠九仞之山止簣不願爲高竟自遂以終身敢維憤茲多口傳家有子應宿爲郎治膳祠主客之殷繁酌嘉吉軍資而損益諸有疑貳皆資老成於戲克對無羞皆汝教忠之自或靈有識欽予追恤之褒

蒙克特穆爾祖考伊蘇追封秦國康惠公制

朕禮遇臣下將賣其報上而効忠故先之惟親而立愛人曰予知不力善烏得夫令名祖以孫尊必旣貴乃推以哀典大夫尚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考伊蘇繫我高后于爾先人聞爲世之所賢奏遣倅而將致由渠旣遽辭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學有自而來不父書如是之力春秋方當初供奉乎東朝風夜惟勤載徒征于西域託椒房之親以爲傅父居畫室之館以鞠帝姬雖一話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卽其時皆書之冊

視他日取用爲模至今天府所藏尙存擇古地官爰加以贈於戲子兆民以敷五典生不及邦教之是司公九命而勲上階沒其與子封而爲亞英靈不爽幽賁其承

祖妣克時氏呼實尼沙贈秦國夫人制

婦人能動循禮度旣宜室而且宜家王者之加錫號封不從夫則必從子存亡奚間古今所同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秦國康惠康公之妻大夫尚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妣克時氏呼實尼沙貞靜而幽閒柔明而茂淑德實在已貴不以夫由嬪椒房娶妻必食子河鯉爰從戎輅大人未造而淵龍由託子其王姬是用尊爲傳母盛哉車服之出入蔚爲門戶之光華生子則賢旣聞闕功成于萬里有孫而相亦崇高位至于三公何爾身不及見之斯朕心所尤惜者於戲高后之明竝日月生及依其末光夫人之行如山河沒可忘其幽賁大秦啓宇貞魄用歆

考崇福使阿實克岱追封秦國忠肅公制

贈以褒忠凡善無微而不錄名取副實夫言有大而非夸惟遠藩之舊人及承事乎列聖匪封大國安賁下泉

某考昔在憲宗未登宸極初因太子同生于其地故即在軍鈞錫以是名嘉與帝姬共其傳母臣求愛遇于當世人誰過諸女采撫鞠于內庭妻亦賜者逮六飛之巡蜀乘世傳而起燕世祖與觀宗臣不劣所欲則與之聚爲獸而必其成屬叛王阻兵于北荒致懿親絕使于西海責從間途以往奚翅乎十萬里之遙竟懷重寶而歸已忽焉四三年之久最其勞勩無與比倫報宣其身願後者天命由出舌在今其子補豈專乎哀闕用方賴其錢流設爾無是之雋功亦朕不遺其哀典位崇太傅何及鍾繇虎賁之共昇宇啟大秦足表造父馬迹之不至英靈不爽茂渥其承

李道復曾祖考執贈韓國公制

于傳有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易亦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何天道之應若質劑而取償而人事之脩如菑
畬而望穫具官某之曾祖考某尚論其世孰踰其家自
後唐僅十五傳至今代實四百載秋闈戰藝嘗從退鷗
以俱飛晚節考槃遂卷屠龍而弗試猶不失一鄉之善
士矧其資上黨之素侯源濟也則其流長城高者由夫

甚厚宜爾來裔爲我蓋臣一乃心之是期百其身以奚
恤與同休戚嘗憂杞國之天不大聲色再抱咸池之日
將以圖報惟有疏榮故于三代之相承皆以上公而爲
贈於戲汝爲其曾王父雖不及股肱于廟朝朕命以子
大夫尚或可肉骨于泉壤光靈不泯恩綍用歆

曾祖妣郭氏贈韓國夫人制

內言不出于相雖無事之可書大孝能顯其親凡有功
而必報此古聖人勵忠之意亦士大夫反本之心某官
某之曾祖母秉德淵純移天令淑正位乎內利家人在
饋之貞以禮自防見君子采薇之說遂衍曾孫之慶用
疏列土之封精爽有知欽承惟永

考贈韓國忠獻公制

九仞爲山覆篲其址百川學海濫觴是源因於已然而
卽觀莫不積始而至厚某官某之考某淵深而智山靜
而仁當勝衣弱冠之年奮前驅執父之役以從王事爲
馮忠靖周旋者勤不告勞能審敵情效余華明成敗者
算無遺策後移漕幕與府佐所至事治而言行在乎他
人自足爲賢而推爾能猶未言善屬裕皇妙擇乎師友

俾子孟入侍于皇孫凡太后之所如必彗年而不後與疾河內道卒冀方其盡瘁以事駕如何于無德不報之有待遭成廟違棄其萬國與先帝臨御于四年洪濟于艱嘉猷是賴兩扶尚天之紅日一新黃閣之清風能蹈難而不辭實教忠之所自於戲觀子可知其父乃古人不同時而云然事君能致其身則今朕與偕行而見者生負為明堂之八柱沒宜享清廟之六瑚爰啓茅封式光蓬顯

母王氏贈韓國夫人制

婦人能循禮度既宜室而宜家王者之加號封不從夫則從子死生莫間今古所同某官某之母温恭而懿徽柔惠而貞順觀其儀之不忒宜爾子之曰賢會姦究伺鼎湖之格天潛圖內難賴忠良辦虞淵之取日尋復重光如斯借筋之籌皆出斷機之教延登伊始追錫維新爰循從爵之封庸示歸魚之寵尚期冥漠少慰靈明

妻贈韓國夫人制

國家以名器之公益深求于崇報夫婦乃人倫之本宜並著于顯榮爰考典章用敷寵數某官某之妻賦柔嘉

之性凝婉靜之姿姆于名門素守女箴之訓婦此良士峻居儲傳之嚴所斯夙夜之相成不謂死生之有間慨駒陰之不待失同依日月之光緬象服之是宜尚足表河山之行進封大國正號小君庶其營魂歆此嘉命

妻封韓國夫人制

王政重于報功國風本于正始齊家有道內助臣忠賞爵惟公尚從夫貴以厚人倫之別以彰婦德之嚴某官某之妻懿敏柔明雍和專靜遴選蚤由于名閭篤恭密侍于慈闈嘉若令姿歸于重輔行學素足乎已富貴尤虛其心義調琴瑟之和禮飾笄珈之盛俾爾壽俾爾昌熾豈惟偕老之榮在其身在其子孫孰愈兼全之美克膺寵渥茂介禎祥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三

元 姚 燧 撰

序

讀史管見序

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內翰籍江南諸郡在官四庫精善書板舟致京師付興文署以故宣之致堂讀史管見亦歸興文自是庠後學之士廢讀是書大德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物色久之明年得本旌德呂氏之塾而劉安官校是邦會其月廩師生之餘穀充于庾而錢羨于裕足以備工俾翻刊焉因憶曩遊江西閩編修宏方據此省出管見葉數紙曰斯公遺墨俞秋山故物也嘗貽其子婿黃有開有開貽宏宏敢以上之先生遂受實之踰十年矣併摹卷首每笑鍾繇求蔡邕書于韋誕而不得誕死至發冢以取其癖如是觀公今書于用筆精未必逮邕求邕書之存今者止于獨斷惟箋漢氏名物豈若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狀萬彙叢臻其前一揆義禮之正褒以勸善貶以誅惡使地下之人寵受華袞恥蒙市撻其效法春秋扶植人極之功

何邕所敢跂及復哀其時邕死孔融思之以虎賁之貌惟肖飲必引與之同賦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非是稟世烏乎知其竄削之勤已精求精已密如密垂後之不苟哉足使學者不煩發冢可少槩見公書于今移融之慨歎夫尚有典刑者不在虎賁而在此也其書已貽之同門友許約安求為序既喜是板為興文之始兼其得葉之由與今所歸以諗觀者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蘇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遂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卽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宜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謂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于宜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于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

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實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卽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于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于卽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

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立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立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啗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均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子之異豈不于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隲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部設之役數百人器具器惟鉦鼓長鳴中鳴鼙箎皆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

則置案於宮縣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詠歌之其聲亦可齒是歟嘗疑遺山論詩于西岷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爲寓意于逾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始是事也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爲鄉先生白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旣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陪俸稍而導繡憶者似已旣聞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壇有精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橫槊于陣陣間必能劇壘得偶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公一

振凱也公由陝西憲長以宣撫使巡行郡國淮河之南欲序故燧書此

馮氏三世遺文序

古之人道德積躬而孝弟行于家風教及于鄉而勲名流于天下後世父墓而子構祖塗而孫輶存乎當時簞紳榮之垂之于今竹帛煥焉是之謂世德之家如楊震袁安四五世迭爲三公桓氏世爲帝者師與後漢祚相終始下乃唐之韋杜八葉蕭氏其間彰明較著者尚多由是以來有志樹立門戶者夫豈無其人哉然不一再傳子或不才孫復不令仁義之不脩詩禮之日捐徒業下遂百工衆技之利自混於齊氓能不觸刑辟以及其宗祀者又於不才不令之中有絕俗之識者也嗚呼世德之易實而難傳如是者果天歟天未嘗禍善人有開于始而無聞于終有先于前而見羞于後者必自夫人焉必人也耶簞食豆羹爲物亦薄矣吾之與人猶必接之于義以裁其當否况如天者將畀人以世德寧不靳吝愛嫻誘之于冥冥相之于昭昭俾繼繼生賢不墜其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馮氏田中議擢金天眷已未

第中順通議右部以及今奉議凡五世儒仕鬱爲清風

素望之家者百四十有八年亦庶幾古之世德人哉子

休復進學方力諸孫莖纂紅蕖碧蕙穎發庭下又如是

來者之末艾也求今喬水故家可甲乙者輪指不滿四

三嗚呼亦有非天之爲者中順以中議卒官同知山東

轉運時年五十有九故甫年六十以同知橫海節度致

仕通議以同知集慶節度亦六十致仕率不滿年格而

止不盡享有之留爲裕後之謀若良農之休其地力而

不竭其出也然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

異者中議之文逸不可蒐輯中順白雲集通議松庵集

右部常山集奉議皆板之行世矣目曰馮氏三世遺文

俾燧爲序曰夫人之言爲聲聲原於氣中順之氣勁故

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溫厚而優柔通

議之氣粹以正其學綜博而趨約故其言之見于誕布

除拜吟情託物誅姦彰善者剗憂陳言一以經史爲師

淡麗而不諛與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最爲

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嘗致仕居嵩山之松庵以故

人多不敢官公第曰松菴猶管人於石守道曰徂徠然

奉議名帖命河南北憲事

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

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爲河南徵收課

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迨少師棄

長尚書籍隱居蘇門輩致子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楚

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爲是急其蚤成長

自不爾先生四子保垣萬駒緱山嵩山皆中下殤既俾

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教起爲京兆宣撫司叅

議年七十其歲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篋者相失兵

間次王亨皆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亡妻手語夫人吳曰

他日無醮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壻其家得觀還

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遺集寶有甚至不以付

三壻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

次媿自積之燧後爲秦邸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恚

而與其妙絕尋卒刺膠州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

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媿適任良及主荆門長林簿求公

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

來長林省其姑錄四帙歸後亭子某壻昭文館大學士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
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出爲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
子王氏敗筭故書間得其七帙寅案以遺燧思四帙在
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攜其子某親
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
哉今年四月曙滿秩南劍錄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
建寧書坊過宣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
常面命之曙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顧能成其兄志而文
其祖書行今與後亦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鄰國世家
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
子者有道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故燧
著是五十年間幽鬱于昔將昭章于今者于篇終云

郭野齋詩集序

古之人武以戡亂文以守成顧時義焉何如遇斯爲之
今爲士者事會之來縮項惴惴不敢一出而用其學自
班乎武人成功之間無已太固而拘乎嘗聞郭野齋公
自其未冠而爲士子時喜關弓馳馬讀韜鈴書其先公

禁切之每不爲止交遊或近狂之而弗善焉迨筮仕也
連三佐戎幕用其畫軍旅率輒效而先公始信其他日
果繇武立勞者會至元丁卯大集諸道兵襄陽張平宋
本一時材武智計之士莫不繩聯輻湊各試其能長圍
之下凡六年而拔之乘破竹銳浮馬箠渡江乃得專一
旅之衆踐蛇茹蟲崎嶇楚越之徼以蠻獠之鷲岸詐譖
曾不敢少徠其鋒旣懷柔者必仁存而信撫之使人不
知有易代之懼又握虎節以卒于軍今縣官故事職乎
民者子孫或不必世能世之者率職乎軍父死而子繼
之兄終而弟及之如漢之徵侯以故其子嗣長萬夫而
始弗善之者自妄其言之迂狂朵頤瞠目若不可少望
其遺塵嗚呼亦諸生之壯偉哉燧遊餘杭都漕寇公理
賦兩湖曰余野齋相好者子亦有雅一日焉今嗣詹成
是求序其遺集子容讓爲因得讀之盡卷爲詩六百餘
首曰嗚呼子曰詩可興可怨今之詩雖不得方三百篇
可效以知國風與王政之小大要亦繇于吟咏性情有
關美惡風刺而發非徒作也矧其善爲形容所遇如函
夏蠻裔之山川習尚諷之如人身履其地史氏斷章取

之亦奚異于觀之風其有拂吾耳感吾心而出吾口者
直至而激烈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爲誅姦之屬鏤也今
也同時拔蹟襄陽材武智計之士功與公等位與公夷
與或過之者將千輩而有一言若是幾于道者乎則公
兼衆人之能在衆人則不敢觀公之至也公諱昂字彥
高始知山東統軍司事改經歷官再經歷襄陽統軍司
權副沅州路安撫使同知沅州再副招討沿邊溪峒使
俄陞爲直叅虎節長萬夫戍撫州遷廣東宜慰使仍虎
節將本軍以卒嗣侯震也輯其遺文板之播曉一世曰
吾先人非獨功如有言又如是其能子哉

楊菴集序

余讀陳杞世家叙舜禹契稷伯夷伯翳之裔于帝王與
顯諸侯曰有本紀言有世家言獨于阜陶封英六曰無
譜嘗爲之廢卷曰嗚呼英六建國也歷虞夏商周四代
之間將二千年由無譜雖以太史公之綜博猶不能推
采其世竟與滕薛嚙小不足齒列者同歸于弗論則清
風素望之家子孫能完行其譜不限世德者豈不難其
人焉此歐公取以表宰相世系于唐書也然惟世事播

紳者知尚乎此其或徙業不備纒四三傳于所宗親猶
不能取名曾高况族從之遠而蕃乎千歲之緒一朝而
微絕其發大史之歎而見比英六者不知他日幾何人
也近世惟吳氏從五代晉少帝降遼爲遼名臣三世三
相國陳秦燕秦燕皆中令中令而下官少異矣然繼繼
插紳至提舉鄧州學校君八世宗從百數十人非君死
生一譜于板蕩之中不使其遺裔得見先德之盛于今
日嗚呼其善爲子職者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
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敘君楊菴集因伏讀終帙得
古賦三古詩八十四律詩九百八十七樂章三百二十
表書啓五十四序引記三碑誌事狀十三祭誄青詞祝
文九十二榜疏十一凡千五百七十篇非其中闕肆該
蓄能是富多乎哉聞君在金季也年猶甚盛已受海內
聞臣譽士之知書候其門必曰內翰蓋已與其不絕是
地不足以盡其學能今斯人者復皆淪亡願求君故人
子及識之垂轡中若燧者耶亦足爲斯集之悲也竊嘗
泛觀大率古人之書不行其時而傳諸後故其時之人
及見其槩有不若後人之盡其完則斯集之所悲豈非

適爲燧所幸歟夫讀其書必知其入質者拘窘拔者游
誇近者庸卑豪者峻宕剛者羸厲而弱者氣乏與夫徇
今者陳茶炭古者無法葩豔者遠實喜異者艱崎失志
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挾數者諛頌其失非盡乎此也
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溫醇斯
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斯集有之然不苟作尤政意
于別舊患難死生之際亦足爲後學篤倫理之師嘗見
如此異時者出將以余爲知言云其出處詳見故河南
府提舉學校李君竹齋所撰埋辭又聞平生于遼金石右
族字名官勲世數子孫及其外氏何人皆能默疏而備
言我外舅紫陽翁嘗勸其爲書豈將資筆近鑑耶惜不
果成也京今嗣爲州教儒偏自持操置門第甚高其姻
與友必求其類真不隕世德者其喜譚遼金世族益習
聞餘論庶其能成書乎

趙樊川集序

樊川宥密公長安別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
有豎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爲樊國者同其時耶
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

中舍杜牧名其集爲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
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爲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
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奇翳蒼凡可娛心而駭目者
悉甲其隣人亦曰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
者惟大參楊公西萼爲絕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
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
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沉幾先識算無遺策國家亦以
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饒揔管通議
君訓始摭遺藁百數十首爲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
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
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
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陶篋中表賭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僭削久之恍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
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誰知我自頭徒念君唯將老
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
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

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印園之安
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
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歷元年
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壯齋東墉下作序

盧威仲文集序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
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
小人者必君子也聖人作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必寓其
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心哉順天道也一小人生而君
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仲舒汲黯並弘
湯而生張猛周堪並恭顯而生朱雲梅福並光禹而生
天意可知矣是以鳳憚王章賢憚王嘉覽憚陳蕃冀憚
李固操憚孔融諸武憚仁傑仙客祿山憚九齡守澄憚
劉蕡昇鐘憚韓愈憚之者人也所以使之憚者非天乎
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
之陰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
臣而毓其氣蠶績而蟹匡范冠而蟬綏夸者知位之不
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

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而言之者必
威仲也巨憚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
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湛浮田
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詘而道
不詘矣予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
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
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
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侔氣有明昏憊之殊致故
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
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
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此威仲所
素講者余復誦而勉之

高麗藩王詩序

天下之事以古方今不異則同異乎古則同乎今異乎
今則同乎古異必一居無有若高麗氏之古今兩異者
姑卽已事而觀之始晉惠之承興盡宋文之元嘉偏方
立國若成李雄代什翼捷涼張寔呂光南凉秃髮烏孤
西涼段業李嵩北凉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後秦姚萇

西秦乞伏歸國仁燕慕容軌垂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合是數國之年取其兩端冲少不能踰紀沮渠不及四十年一何促促若是耶庸以較夫高麗氏王建立國于唐明宗長興壬辰歷晉漢周金宋以及至大庚戌傳二十八歷三百七十九年垂統之遙遙繼序之昭昭况賴聖世億萬維年其來猶未艾者獨何修而臻此哉豈負固海隅中土之兵不能以至與將善于事大不失其貞職歟將修明治具禮樂刑政維持之效歟抑箕子之澤百世而不斬也吾所謂異古者此焉耳其異于今均之曰王異姓之于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雖受封大國同升虛邑何也未嘗祖别子于廟人民則天子使吏治之其府雖得置監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絲爲斤纜一猶不聽下令擅徵發其地皆輸之天府歲終頌之其綱亦密矣遇高麗氏則不然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三韓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若是而曰異乎今者然乎非歟最二祖之所併苞何翅萬國其苗胄有世其土而王者

乎雖牽塗人之裾以問之亦皆曰無有萬國獨一焉世祖又爲乃先王將以安平帝姬追封秦國實生今王于屬爲甥而妃又裕皇元子晉王公主父子先後連姻帝室當儲皇之教寧內訌也王與定策故皇上報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瀋陽王駙馬都尉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後以宗王封大國者惟一字遂與同之又原降制惟曰藩王進尚書右丞相加推忠撥義協謀佐運功臣湛露恩光可謂無以尚者其相與參軍陣門謂疑曰詞垣之臣不可不有詩也君爲序之節長乃帥其屬共爲賦頌褒揚拂歸美聖德歌功言階其聲鏗鉤若金鐘大鏞之夏乎虞業焉其文焜煌若山龍灑火之摘乎繪絺焉旣不遺于一善熾序先之則爲箕舌之批糠有讓其贊者矣

還朝臺唱和詩序

還觀臺者今常之無錫永前南陽府教梅裕楊蔚彥亨之別業也其扁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菴所作用率高古神間韻遠眞天下之奇書哉彥亨自賦之外詩若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李庭賓王

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蓋焉捧玩披吟名篇俊發
詣互鏗銳噉繹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喻其正而麗也
擣藻煥輝絢爛奪昧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實而章也
二十五年余罷直玉堂之明年彥亨亦秩滿無錫聚居
穰侯之國余忘爲詩君先挑嘗焉日夕和麈浸活卷軸
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駢驥千里驚馬程以十日或猶
及之是以竭力蹶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
求序梅嶺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詫彼十三人
者之能言相媿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奕之與拙奕乎拙
奕獲偶善奕則其智日增善奕之避拙奕則懼其術之
日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烏乎增將日負博局而惟夫
子之是從也

壽麗禮部母夫人詩序

古之人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丈夫也我丈夫也身
以接之何嫌宜若不待由子而知若夫母也則非有親
好於平日有不得一躋堂堊而歧其几杖非由子以觀
其知有無從者蓋迹其已事也天下之人惟善其常而
變故欣戚一發乎情必善常其變而變其常而後欣戚

不干一揆以義方麗詠之銓官海南也去京師萬里蒙
犯炎瘴蒸如毒屑而至于海船涉洋矣蕩以春雲之濤
引以排山之風幸其旣岸始礪兵負甲以鬪未服之瘵
出萬有一生之塗滿歲不可必其來歸亦至戚也使母
夫人如他人去其子百里期盡旬月而反煦煦以節早
夜時饑渴爲戒繼以牽衣相泣者則詠雖勇于功名亦
安能斷襟以去乎哉其果爲行由夫人之能勉以君命
之不可反汗臣職之宜于賢勞也故曰常其變然詠嘗
御史裏行嘗修撰翰林今爲小宗伯皆清列也鄉距京
師可再日而至其養則膳服足以華悅其口體其遊則
貴家姻里願賴其儀法亦至欣也而夫人猶不輕去先
人墳墓以安享有寧家於涑水之濱視榮耀若無與已
然者故曰變其常諺曰不啼之兒誰不能持嗚呼如是
求之其情與義有遜而不得者乎至元二十有三年燧
始識詠于燕後是七年相遭武昌是年如海南皆數夕
而別元貞始年始同官翰林入同事而出同適驢淡而
閒暇計始至是踰一紀矣可訪親好以糜官于庭無所
爲而至于涑故于躋堂堊而歧几杖且不得而遂焉矧

齒其年乎哉惟知生以四月一日詠自善爲文凡庭臣
之文者率作歌詩爲壽燧欲序之前年妨以史事去年
迫南歸今閒退于郢無掣乎中故書所由爲序示詠以
致三千里之賀

王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

嘗讀詩禮之言而知其祝壽考者恒在于有官君子也
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民盡然顧其勢有不可必得
而其仁止于不饑不寒無金革以沒其齒而已矣君子
則不然責以其治代天工也效以其澤及斯民也糜其
以好爵酬之以重祿王者既崇高富貴之故人之蒙其
賴者其報惟有壽考之一言曰庶幾乎由吾是祝而永
年可悠長父母吾也嗚呼君子之于民有父母之道者
也非生而出之者也而民猶忠厚若是况君子于親託
其遺體乎則其祝壽考者將什百千萬于斯民之于吾
也匪徒祝之又以其祿養之卿士有家者也以家養諸
侯有國者也以國養或曰民之無國家而壽考者若何
而爲養曰漢民之長吏存問歲時致帛絮牛酒者猶其
遺意也允中方爲河南北憲副有官君子也母氏夫人

年今九十壽考者也食四品祿家養者也養有祿故能
備儀物備儀物則可愉裕而無憂愉裕而無憂則壽考
者益昌延而無期矣允中以黃髮之子奉白髮之親篤
其孝者爲如何然未嘗觀水之稚也氣銳皆上聳而挺
直無求依其旁其老也勢竭皆下樛而婆娑有求質于
下亦理之自然而人亦或有不是異者也則夫人以白
髮之親撫黃髮之子益隆其愛者又如何是皆足爲吾
身昊天不弔者之深悲矣余識允中十年于今未嘗言
及其親已丑秋遣其子銘持諸賢爲夫人序詩八十者
二十八二十五篇詩序其九十者二十六人三十三篇
編爲兩軸最之爲四十三人五十八篇蓋有同是一人
先後兩賦之者或累篇者其孫錫於其王母不得比之
他人宜別之嗚呼多乎哉大而庭臣之賢下而髦士之
良稚髦之不必齊其年也戚疏之不必一其好也亦容
有不得升堂以企望夫彤管之儀者焉而洋洋誦歌若
是子以見凡允中交者皆母之訓也然反披而覆誦之
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稱夫人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
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壺內而出

者皆由燧得之敢以是祝

鄭龍岡先生挽詩序

觀人之道當概其心所存與身所履如何而論之夫然
 後中而無失今也名卿賢士之物故莫不有詩人挽悼
 之髣髴其平生或以德書或以交言或以遇榮或以御
 恤或以名而慕或以年而仰或以政而思或以文而揚
 往往各得其一事一言而未概心所存身所履始終何
 如也譬之繪工始學畫人耳目鼻口顴頤頰角理髮須
 各自為處終未嘗集而為面使人真見夫妍醜善惡壽
 夭貴賤為誰某之全燧少時聞鄭龍岡公第知家富清
 玩可與古李鄴侯王副車者敵薰然承平故家習也後
 為國學生始與其孫有節有文二人者友于時公卽世
 已久而二友年尤少亦未嘗詢及先德何如今年來關
 中有文以安西行省員外郎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
 道凝所撰埋銘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
 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
 以地比諸侯王封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
 曰仁金以蹙國汴都尚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

于戎律也願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揆義委質取必
 夫人之一言是舉闔外而入稟牆帷也兩屏其道恐君
 夫人之賢兩不為是筆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
 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况蒼
 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
 非誣天耶余之斯言雖足取愠一世而世之人以為知
 言者多矣詩中或有贊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抑不知為
 是者將報德在今歟其徵福未來乎以為在今外宰物
 而歸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來乎既享有于昭
 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覲孰甚焉彼為浮屠法者必
 信其書而崇其道者也懷之西望德公亦僧之巨擘焉
 年百十一方年百有三時尼有白姓同齒者日夕誦浮
 屠言德止之曰人恃氣以生者也今老而衰已不能充
 乎五內而暢之四末汝猶忍耗之故楮上耶白為之止
 彼為浮屠法者猶戒其徒以老無讀其書而夫人不為
 浮屠法者顧誦之不置允中其以是幸諫之曰某之友
 姚燧者實云然誠由是能止誦則夫人當氣實而神深
 多蓄而少出不伐而益完自今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

公悌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無慮數十萬人世之知公淺淺者惟曰尚醫夫善鍼艾藥石者孰與和扁意作稽之書傳所起死惟各數人使四子者有盡鍼艾藥石一世之技能起數十萬人之死于膏血橫流之下乎嗚呼四子之所能者公或不能公之所能不惟四子之必不能雖一時四海勳戚將相結主知未固者皆不能也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不信然乎然自公之實謝凡在庭將相善言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詩以誅之集將百篇煥乎其黼黻鏘乎其璜玕所以髣髴平生者將無一善之遺餘矣吾猶病夫各得一事一言未概其全也故著三大節而叙之俾觀者未及其詳而先領其要焉

馮松庵挽詩序

二十有三年夏燧以湖北副憲奉檄趨京師以疾留襄陽敘河南憲馮君岵亦以疾得告來襄陽便醫子雅與之姻友相好也故得與讀遺山敬齋所撰君祖松庵之碑誌焉以兩公之文形容大君子之盛烈可謂不遺餘力曲極爲言矣然論出處要歸之際不過反覆用還其

長而德有銜若哀其不遇然者私竊惑也且譜于時之爲遇未若不乖于義爲遇之善者也自今以觀亦嘗思金之叔世爲何時哉譬如病貼脉絕息困之人爲良醫計惟有如秦和之于晉侯不發藥而委去自免誤人之名一策焉耳彼大君子者顧豈不醫若而強起自試于必亡之國乎雖然有義焉使死生已爲將相國命民心休戚存亡視吾一身故死生有不恤焉耳幸其時無是位浮沉于常官于時不可爲于義無必死膏車而歸拳裝以行徜徉于泉石肆志于文酒間此正大君子用世全名之先識高致茲可謂大遇尚奚不遇之云爲哉當時之人年位居前者猶俯而友之其敵也皆跋而師之下焉者恨望屢絢而未見者未必不由乎此惜兩公畧不及之也嗚呼燧言爲安後生之論立崖而求異斯其恒態果有取乎先生未必不以燧爲獲我心一與慨于九原也又先婦翁紫陽之詩髣髴短宋是門生而元碑止載雷李王莫及渠五人宋不與焉然兩峰亦人豪也遊先生之門若不玷焉遺山何爲獨見點此又惑也先生之歿距今四十有七年自當其時及身接之歿而哀

之以文者亦遠而忘焉況如燧者生長去先生千有餘里地如彼其遠也年甫三歲齒如此其穉也目未嘗接其輝光耳不及聞夫警欬歿不知所謂哀久不知所謂忘亦人之情宜然而燧之不忘先生者異甚蓋先生歿以庚子歲七月十有四日我先人之棄其孤亦同以是歲月日燧雖惡逆非忘先忘者是日收淚之餘必思吾先人維昔于先生及識不及識不可知而得與海內重名之士蓋棺同以是歲月日亦可少無憾于冥冥而燧思先人必及先生者盡此身而後止也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四

元 姚 燧 撰

序

序江漢先生事實

某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誠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公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於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統而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君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遊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屢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

語此今以憲屬來郅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乃中夜以興蹠膏血以禦魍魎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于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遊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別丁編修序

至元十九年余辭秦憲而歸東周明年復受命貳荆憲

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遠也家貧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風土之未宜也實難其來然不遑偃蹇自寧者公則壓于君命勢不容己私則以爲人生文軌混同之時不及夫年未艾以覽江山人才之勝勿之則有歉然之悔斯意之不欲已者出處之大畧然也自歷荆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一而水舟陸馬周歷乎復澧峽歸鼎五州十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胸中求如鼎之前編修密院官丁公及事勝國三朝嘗光顯者或無有倫焉宜其文章之宏肆年德之高邵日闔天朝累起而將官之而公辭之至今又于嚮見于進而釋者之中所無也余以是多公公之報遇于余者宜與人異今按部已竟將還憲府辱以高文叙行再三讀之愛其辭甚華而義至嚴情甚密而禮至周而其病在夫一失之不攻衆長之是諛曰雄其文粹其學正其傳尚其世而善其政斯豈余所虞于公者公之世所不知其學其文果余匹乎其傳與政果不與加乎豈均無之姑爲是甘言相愚乎非歟余如何知公而知如是爲報余如告

人以公善懷術不余知也公心焉如何不然公誠無意焉而余過疑及此則反取罪爲高明妄人矣或有意督過將肆公所責之公心焉又如何獨甚善于公者已辭微不仕若忘世肆志而能損己有權輿沅陽書院聚徒而育林師聖而祝釐以成己而開物詠歌太平以老不可謂賢者不出而無益斯世也書院之基已移文鼎校俾給左契復移文軍府俾拔其園蔬又爲榜懸之院門以勸其速成而戒其中止余今之歸或得請去荆憲而北不知公由何事何時相遇中原一握手復道今日爲舊或蒼蒼者再牽而南又過是州必觀書院旣成升堂以揖戕弁之士來而告之曰子觀夫大役之築者乎十人爲什操杵負畚而力作者九人逸者一人袖手傍歌俾九人者勤力而忘勞乃董役而犒功逸者與受直焉今日之居諸君知德編修負畚操杵之勞亦思袖手傍歌者乎以是爲學者引譬而資公一笑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遊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遊天下始周獨秦未嘗一至

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旣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遠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余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澗畧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于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于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余從魯齋先生遊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

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墮而爲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余之心安焉而不取有憾不謂徒以從遊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余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不然流于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余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于爨肯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心不然行哉余將須其歸而見告也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其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余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違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閱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求積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涖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至於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

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

送郭肅政安道序

書有道有體有勢謂爲大耶周官則班之六藝謂細耶次之禮樂難耶舉天下之人孰不爲之易耶則曠一代能名世者不數人若是者亦未可以細視易言之也斯其道也其體則有篆隸草三等本而上之草出隸隸出篆則篆者書之源或曰隸而下有正走則曰唐湖刺楊漢公跋干祿字書以顏魯公隸書爲盡鍾繇之精能則正者實隸也其勢則有拘有放篆譬則弁冕端委之人將執事于郊廟于其趨縮縮其循周旋則至圓不能加規折旋則至方不能過矩隸則常服燕居不可多拘家人視以爲嚴君而亦不可少放草則雄勇武夫纓曼胡而衣短後挺矛運鉞進踴退躍橫入傍出頓挫起抑揮霍斫拂極其放而惟吾意之所至焉然爲是者雖云出乎手而一心爲之師心拘亦拘心放亦放未有心放而能篆亦未有心拘而能草勢必至理必然者也走當觀今爲篆者無枚舉其誰求一蹴而可臻古人之闕阨者則郭肅政安道一人焉耳夫日爲是拘藝則心存而

不放豈不幾于克念作聖者耶視走之惟事乎草心放而不知拘者遠相萬也安道號西塾好學而善文無乎是則書不能獨振耀今之世矣將別而料郡于岳序以問之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二十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贊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懼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

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于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明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于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于刀筆篋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達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旣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昇善所肯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

弦日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于隋而盛于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

聞其鄉者歇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之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卽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貴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魄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瞻後座者千百人烏可少鼓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秉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問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于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圓于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禮安意而往旣輒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于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擇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

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可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綦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蕭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楳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禮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順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投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演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加卷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敕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許謨以致隆平者傳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于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于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曰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于必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攷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晉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

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顯說所無能求多聞以達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于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專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

馮雪崖二孫名字序

余以漢刻瑞碑筆意深古嘗模麒麟字促而小之刻諸瑜玉佩爲私章故人馮憲副雪崖見而求之曰將賜吾孫以爲名也故長曰麒次曰麟後十年主長林簿者謂余兒麒單元服矣盍字之因思漢孝明圖功臣于南宮雲臺寶本孝宣之麒麟閣而征西大將軍陽夏侯與居其間當諸將論功侯獨避而休于大樹之陰世多其不伐目爲大樹將軍而麒其遺苗宜字曰漢功周穆馳八駿以升崑崙之墟後好事者圖其鸞翔若麟鳳柳子厚誕之余觀天閑馬其名而麟其形者矣少況瑞刻所圖延首而長鳴振尾而高驥孔阜以碩如馬而角則駿之去麟有不大相遠者麟字曰周駿如是命之以必難犯

則新而不奇也以求義意則係而不離也且各即其人性情之近似漢功循循斂密王母嘗稱其克孝如父夫能嗣守家法於今不能遠而言念追鼻祖之踵于古乎其出而仕見諸事功可期以不伐者周駿翹翹發達類彊有力者則夫道遠千里可一日而致焉者亦或可幸冀焉大德庚子閏月中休日序

序牡丹

余于牡丹始于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經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參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千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

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尺大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枝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二十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鄆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可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

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

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廿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希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扞而心勿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又固求記之余始思昔者之坐斯亭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固在其玉板白及毛圓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况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况大此之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能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無誰與爲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者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不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

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五

元 姚 燧 撰

記

武陵縣重修虞帝廟記

昔司馬遷由病孔子所傳宰予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傳故于唐虞夏紀曰帝嚳之子帝摯立而弗善崩帝放勳立舜名重華禹名文命既弗深放二典三謨之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曰文命敷于四海曰允迪厥德皆虞史贊堯舜禹臯陶三聖一賢之辭且以天下相傳事孰大是堯不曰重華曰汝舜舜不曰文命曰汝禹則舜禹之為名章矣後千有餘年孔子稱德三聖止曰堯舜禹又况紀自戾其言乎前乎堯者帝嚳帝摯後乎禹者帝啓帝仲康中獨堯舜為非名豈坐信五帝德帝系文耶二篇見大戴記孔安國家語無帝系其五帝德雖小異文亦止曰堯舜禹故後儒辨之以文命為禹名則敷四海為何事而臯陶不名允迪鏡是則紀所名之非名又章矣或曰孟子放勳祖屈原陳詞重華者皆非歟曰不若是也今之君子于大賢之不可字者猶以鄉

邑齋居命之況三聖乎其遠而不斥擇贊辭而號之亦厚德之至也如必其信百世而不惑舍孔子焉折衷矣以惟帝舜崩葬與二妃事他經于書鑿柄者多虞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崩未知地也至孟子始曰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甚邇蒲坂以避堯子南河之南例之帝固未嘗遠所都也然虞書實百一十年孔安國以為百一十二年自今積之詢考底績三載陟帝位二十八載喪堯三載在位三十三載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所謂三載皆再期耳由置底績在徵庸在位之間故多書二年猶未大遠紀以為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二代堯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總之纔百年鄭玄則徵庸二十為攝位至崩共五十年總之亦百年與紀皆不足十年如紀則舉之十九年無所事攝位九年喪堯三年為天子四十年玄則登庸二十無所事攝位喪堯三十年為天子二十年宜唐孔頴達皆排而謬之又大戴止言葬蒼梧之野家語則以為陟方岳死蒼梧之野而葬故紀遂曰南

巡狩不知薦禹十七年之中當三巡狩帝皆親之耶獨崩年往也如皆親之禹何爲哉崩年往也于時百一十年矣必將以歲二月柴岱宗岱宗之去南岳何啻踰五千里吉行五十車埃風而舟濤瀨者不曠一日百日而始至焉是獨勤身于數千里不勤心于萬幾倦于九十三而不倦于百一十年也檀弓亦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立以爲帝嚳帝堯皆四妃舜無正妃故止三妃以天子之女不爲正妃則正妃將待何人爲哉眉原九歌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君與夫人固有別矣君非正妃矣穎達乃傍牽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竇之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癸比山海經作登比皆不知爲何說也秦皇南浮江至湘山祠而風問博士湘山何神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大怒發刑徒三千人赭其山而謐云藝衡山雖不同地可徵于帝塋而未之從王逸不詳未之從爲不附合而曰帝征有苗二女從之不及道死沅湘之中又曰墜于湘水之渚固已自二其說且有苗已來格分北而竄之三危矣豈侮帝老復逆命耶其煩六師投帝以艱禹

何爲哉又二女者在釐降時或上下少帝十歲方幼艾也至是崩年皆嫗然而聃矣中原無急變帝何爲不及將二妃二如何爲不及從必追之而取道死水平由釐則祀由逸則戎翟翟之非盛舉也觀後世匹帝者雖甚幼艾率土之臣莫敢不母未聞既母率土之臣八十餘年而後世猶女之又帝系曰舜娶堯子謂之女區氏然堯伊耆姓陶唐氏子而不係其父而別氏焉皆不可以理究者也二妃之祠湘中原世云然亦尚矣哉惟沅洞莫知所始嘗火于宋民雷立個郡人復宇之宋德夫爲郡病其專祠二妃而遭帝始大其官而合食焉皇元大德之元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僕庭詠按部常德夏六月一夕洪水驟至平地尋丈幾冒城郭乃倉積下其估以廩餓人不足則勸富民出穀以繼水去今左丞相方平章湖廣省侯請曰常德爲郡岸沅之東古人虞水鬻城當其衝波西南爲二石埭延袤里所尾入江中順導其勢以遏東潰罹此暴漲盡根株去大浸稽天四縣樂及其實土爲防者宜盡而無有遺餘也可

乘農休急務修復以倉粟傭役人則民必舒困于今而功亦賴垂于後也丞相是之民利得食爭日赴程工不踰時衆作斷手乃謁帝祠而告成功見其棧棟庭墀傾

落蕪穢詰牧守曰明詔有曰聖帝明王其令有司歲時致祭今乃若此甚非陛下欽崇禮祀之旨宜帝不顧享而降此大沴也其議完之五通爲鬼經禮無文祠顧宏麗妍緝其撤而資其材爲門五楹殿三楹行宇五楹寢三楹兩序八楹爲老子法者李道昌主諸鎡鑄且望祝齋別爲宮以居其徒三清殿三楹兩序六楹成德真官殿皆一楹民之聳觀十其舊矣後三年其郡官民多侯奉詔之恪恤民之勤而禮神之虔也求記所由嗚呼惟帝之名載諸六籍而不泯泯日月在天未加其明岱華在地未儕其高與穹壤相終窮者世則知之前帝諸皇功斯人者太昊帝春炎帝夏黃帝帝七少昊帝秋顓頊帝冬既分五辰而司之與穹壤相終窮者世亦知之以帝之功何斯皇之弗若而況乎過之其爲明神左右上帝幹元化以順行四時或乘雲御風省方下土福善瘳惡于斯宮與穹壤相終窮者理所固然也烏乎知哉

故燧惟列夙疑而未瑩者首之未敢少及法程萬世人倫之至者之德之如何也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攷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莫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旣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于以修叙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

事者于周則老子于衛選伯玉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齊晏平仲于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視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選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于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于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于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彈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新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正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歎者之恨况又甚哉未盡祛于今者也孔子卒哀公諫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諡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與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晉文宣王宋真宗加立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日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于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于師孫于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蔽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官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于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故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二十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

于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汴注之擬魯頌水殆足
觀矣歲月滋久風雨薦屋困于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
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于成某斷手于杜思敬其
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
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
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
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
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
夫化民成俗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
歲夏四月記

灋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灋在山南湖
北道所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
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
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
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
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
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間後時議不欲諸

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灋遂割入江
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
者故鄂屯實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
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
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
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
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
樵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
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
庖廩之室燕遊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
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
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
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
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
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家必
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
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闕哉地以求

之衝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驪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郢江陵澧去西南烏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于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

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龜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崇陽學記

世祖御極之十有七年當至元十有三年宋平凡江之南財之儲府庠賦之產山澤者悉輸京師獨遺貢莊學田仍畀之學俾資教育後尚書用非人大綱羅天下之利奪歸之官在庭之士子媒進取而不得者乃希其意求分道鈞覈素所出入于職學之官責償其負而促爲期有闕木而要笞者士窮不堪至圖其慘以上之帝聞不善也其人罪誅希意者亦竄廢詔還所奪至仁也皇上嗣聖申詔若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還正貢莊學田以爲釋奠完廟養老師生之廩之須至明也爲良有司昭覲兩聖崇植斯文之盛在在莫不作新廟學求稱宣化將仕郎主鄂之崇仁簿夏承祖書來論曰是縣學官二十五年陳或爲尹一旣完之于今年可曰未久迨承祖始治事而入謁也上棟旁楹穿漏傾撓已窮風

雨承祖傷之乃割已俸爲邑士先萃其附而應者俾龔應旂葛公亮敦匠再完之積役備二萬六千錢米不計也願鏡之石爲佐財著勞者勸曰夫究心此者徯國人習雅不識書忽不知爲也剛文法吏急赴事功迂不知爲也非知學孔子如承祖者爲之責將誰在哉雖然簿在一邑惟筆朱墨鈎校出入其職其上有監丞焉壓抑者非一人也比其道行乎百里言信乎羣士越而出爲爲之而成功不制于同官其彊有力歟夏夏其難有信乎昔尹之爲者嗚呼賢者也然以張山翁所記參伍今書而感焉始爲陳尹敦匠者應旂公亮也今而夏簿敦匠者亦應旂公亮也以兩君善于作室歟亦烏有苟于爲心而不固俾旋踵有今之墮不善作室歟于何舉所旣敗者復使爲之而不固于後豈邑士爲才無兩君比歟將懲其不固于今奮然思改自必異前可不瞭于後歟皆未足爲信也要也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夫人極其思而創之劬其躬而樂之美矣完矣舉以畀之職學之官而守之且屋以待風雨者也而風雨亦所以賦屋者也諒非一日可遽瘳也亦必有其漸

焉雨簿而入微而視之曰未害也今日而不加覆焉風有隙而乘徐而安之曰未害也明日而不加塞焉月弛慢而歲因仍以及于墮乃咎夫敦匠者始苟于其事之致也嗚呼果苟于其事歟當佐陳尹之時勗其自捐凡爲楮緡二千一百可獨當學廩邑士之半曷若新是而不捐不知于今峽教艱必勝漢陽尉葉桂發德安尉黃朝英壽昌山長徐逢午教諭趙泰來徐應奇葉常春與煥彭黃裳熊萃老十子者之中其捐有多寡也予誠嘉其始終忠是學也非有故而私夫人曰非作者之罪也守之者之不獲其力也嗚呼守者之不獲其力特不職爾其小者也甚者爲罪其間蓋江南學田宋故有籍守者利之私積其家或投水火以滅其迹使他日無所稽曰城下之日學吏持而失之也或曰其人死不知何歸也以幸迷誤久而爲已產一間有司將加嚴正反肆爲謗語訐揚其短恐之使不得竟又有身爲教官自詭佃民一莊之田連亘阡陌名歲入租學得其一已取其九又有以已磽确易所上腴曰故簿惟是至與學吏爲訟詆譴糶租入廩矣猶培諸生之堂餽留者儒之廩俸而

虛爲之名以徵逐府縣而歸餘其室提學之司又繁爲
 文魚鱗而取之惟與求薦教職入賄爲市罪而去者相
 踵也嗚呼守以是曹譬如以狼牧羊不盡不止也或曰
 人之言曰髮有疾幘則冒之手有疾袂則蔽之子而記
 學不諄諄乎教養之道而惟歷發職學之愚非長者也
 曰上之齊澤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職者屯之事有急
 此乎且始疾者猶先其標何也苛痛呻苦之所在也教
 養之道如三代以德行六藝寶興賢能漢舉孝廉經術
 而廷策之魏晉尚文辭猶不遺乎經術隋煬始專賦詩
 唐因之雖置科明經而止乎記誦又有投牒自售之賤
 貢舉之法熄楊籍李德裕極言其非宋神宗始罷之治
 五經語孟哲宗復賦詩遼金不革者有我世父太子太
 師公故實太子太傅公故楊昭文君議貢舉之法在皆
 朝廷制度考文之事非州縣所得擅擇歷古所宜于今
 而爲者惟得是說而爲鍼石庶已罪而未敢者聞之懼
 其掩劑于冥冥而廷臣亦有灼見其然者知所悛也是
 亦救失之一道也

臣馬啟泰恭校

牧庵集卷六

元 姚 燧 撰

記

聖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

至元丙子宋亡詔列諸道憲司于江之南建行臺揚州
 以統之後由徙臺建康復徙江東道之治建康者于寧
 國居有其府徙府于南倅廳二十有七年燧思士生文
 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熾惡
 民俗之澆淳必一求觀遂浮洞庭亂彭蠡而東極海門
 南折而至于餘杭于之數者若盡得焉大率宮室園苑
 土木工麗者皆將從私居而公署皆苟簡取足朝
 聽夕視而已大德辛丑余持憲節使江之東病其堂室
 門廡交萃風雨凜乎其將壓也旣一改爲憲司且然則
 府于倅廳者其收皆取過目前以幸滿秩而去孰有爲
 善後之謀一加繕完哉斯余所目擊者皇慶改元之冬
 故平章政事子陳侯杞來牧是邦蒞事之初因慨歎曰
 杞受明命以守此土統屬縣六戶二十萬地周千里可
 十古公侯之國坐視府署老弊不治則爲誤恩乃倡府

僚捐俸爲的厚直市取府北民居通會同塲以廣隘
圖其護樓儀門廳以聽政堂以燕處廳翼兩室右居府
推左居幕府吏列兩廡架間交鈔軍資諸庫與夫庖廩
各自爲所集郡豪傑授其成俾分爲之民用歡趨經始
明年之春役不三時如圖告成位置之序輪奐之美翦
然一新大饗落之閭郡之氓稱咨嘖嘖服其神速又闢
金光塞門經府前東直青陽門青陽之外雙溪夏秋暴
漲泛入民舍南橋植柱中流截板其上朔望謁廟踰此
千步始至余畏湍悍舍馬徒過一府僚乘馬示勇板陷
墜溺抱柱而免北橋礮石爲之水後齧去侯皆造舟爲
梁又新廟學百楹狀其事遣屬史汪杓元盛天佑三千
里走郢求記其興作歲月將告來者因懸度之鈞大役
也廟易而府難蓋學校之設明詔每飭有司勉勵廟有
學田貢莊步泊歲入錢穀資庠師生猶有羨焉又且士
籍不雜民版無有賦役凡厥修營書使佐力夫誰敢違
府則不然雖牧欲舉有焉其速署則監郡焉同知治中
焉判與推焉下乃幕僚屬吏上下相司權分而不專動
必衆詢焉可一造一或有言府無公須山虞澤衡皆有

例禁財無所干取也民不可擅徵而役也是非叢前利
害相傾又有以事不已出媚其成功歸美他人陰計撓
之以幸猶未敢率作上千風紀司風紀者亦非一官必
先以不可安居闔府諸官圖以改爲者口陳于堂足及
其家辯告往來懇切惻款少或旬時不得要領伺其肯
曰將審計而徐息之情有見從而始入牒俟其報可未
纔及民民小人也未知學道夫豈易使于出貢賦佐天
子邦經徵斂有期後則刑以隨之猶有頑鷙不時入者
矧出語言告之正所謂築室道謀者其怠忽前却又不
可求之以威非禮致而誠格之使怵然有孚於中知義
爲如子之幹父蠱能是乎哉兌象傳曰說以使民民忘
其勞其不信然若是之難其強志一力特立而獨行者
事狀蔑有余以意求而知其勢必至理固然也繼侯至
者無徒樂其成盍亦知所自哉侯雖昧其平生而先正
則及識之于朝觀其子之能仕又可得其教忠于趨庭
云不可曉者宜在勝國升州爲府反下取屬縣寧國爲
名不嫌于重又金光則唐長安都城西門今猶仍不變
焉不知何時取稱于此故併及之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銷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屬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伴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邱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克呼蘇卜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齊集其屬恒卽佛宇神祠不然于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寔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由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郵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由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汝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曰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由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

而停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虛存之久或步勿而不見邱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将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統袴之子制外闕焉無賴惰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其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于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修之于俎豆之中雖有頑鷲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衆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一且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揖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鈞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楬及楬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舉偃器有奇鈞而俟有去頁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醴有豐料

過有扑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
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
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
宜于貫革尙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
欲納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
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
夫豈二道歟

忠勤堂記

皇上立極曾未踰月詔建儲宮位其下者院因裕廟之
舊惟詹事擧置宮師府首以六傅統中允洗馬庶子文
學舍人學率更司經合掾屬將百人由無廨舍惟會佛
宇後以不足聳民具瞻下令發官帑爲繕二十餘萬有
奇市人私第爲府居無幾時病其事少而員夥也罷黜
之六傅之開府者聽于其家徙家令舊隸詹事者治是
府令丞文者將修其美名堂忠勤李昭文溥光書扁楣
間賜酒燕樂之下令俾集賢大學士姚燧爲記燧曰大
哉爲名臣之居其職而職修授以事而事治惟忠以盡

其心勤以致其力焉耳然二者相須忠內也非盡其心
則不能本以爲勤勤外也非致其力則無以見諸行事
而實其忠禹湯聖人禹臣虞克勤于邦舜賢之湯臣夏
爲下克忠伊尹明之然非忠之至勤之極也不可曰克
兩聖則然下兩聖者宜如何哉先民不曰賢希聖君之
職臣未嘗不以賢官之職其官者亦未嘗不以賢自居
不聖焉希焉可冀其克萬有一稽唐六典家令出入乘
輅車具禮儀先諸官以導祭祀賓客供酒食以爲獻主
今則增劇領凡隸官之民與捕獵鷹師綿戶稻田自安
西河南遠及成都秩登三品總管者五府與典樂一司
降一品者嘉醞一司又降一品者典膳典設典幄三署
與供用一庫七品者兩都柴場在他司則聽于朝而視
于夕其會與歸猶有恒時是司則不然由供奉之近也
出納之富也呼召之煩也需索之星火其急也故傳餐
于晝而夜更直始不失其應焉且時有規切酒食歲上
旬遠郡味色變者徒勞生重焉啓止勿進亦可謂居職
而修授事而治盡其心而致其力其于克也亦庶乎哉
抑又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爲今令丞夫旣若是將

必久是必階而升後之來者或曹隨蕭規則爲無負于
居斯堂苟或劣焉非獨見貶于月評必日速戾于官箴
矣且爲記令六人庫克岱穆爾圖老哈特穆爾張君讓
三閩薛處敬惟庫克岱官通奉君讓三閩正奉三人皆
中奉丞二人科爾羅尉遲德誠朝列經歷完者都從仕
都事法哈魯克都閩士芳皆將仕其年至大三年其歲
上章闡茂其月餘月其日下弦乙酉云

舊德堂記

初太師淮安忠武王戡炎趙于江南也詔濟衛士萬人
爲突騎以盛軍容而撓敵敵游江陵澧州之郊及南紀
平卽割二境萬家之民江陵纒十之二澧獨居八置府
松滋不關中書惟領宥密歲集其賦待以分賜衛士而
毛君巨源實爲總管李君德隆經歷宥密大德乙巳制
以兩君易地爲之巨源旣入而德隆出或疑德隆舍是
要津而甘爲人制聽命于外會燧歸自西江相遺于鄂
從而問焉則曰吾家自遼世居縉山距先塋木蘭山甚
邇爲堂吾鄉將時溫清奉晨夕于膝下大人以嘗主澧
陽簿有田車清顧慕忘歸今則不能留家弟守舍而來

便養願名斯堂成夙志焉且示其先太保忠愍公耐葬
興太師功德二石幢記前記作于乾統壬午載太保諱
傑以言斥死忠愍其追褒末具三茅官西京馬軍都虞
候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行左千牛衛大將軍
開國男佺洛州刺史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隴西縣開國男敬朝散大夫守少府監知儒州軍事騎
都尉賜金魚袋開國伯俛後紀則乾統丙戌不載太師
何諱其文有曰自保寧統和迭承重任徽太師由食舊
德益節時爲桂州管內觀察留後檢校司徒兼侍御史
騎都尉開國伯惟易將部銀青自若也儒州則保信軍
節度使廬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御史中丞騎都尉開國侯嗚呼世有以金石刻辭爲溢
美無刺或失其事實忽不之信曾未究孟子雖無武成
之血流漂杵然亦不遺失二三策而取之則于金石豈
不可以若是觀矧由以得何代何地何歲何人何爲者
匪細益也稽之以史乾統海濱王之始元十年爲天慶
又十年爲保大五年遼亡保寧景宗之始元統和聖宗
之始元推後記上之至保寧己巳實百三十有六年可

考而知太師暨孫三世四爲公師者非金石爲賴耶則保寧而下突巢垂芳珪衰蟬媿失爲何人者豈不益可慨也其曰桂曰洛曰盧皆中夏之州遼非其有必是取名因見其不忘南伐者儒近幽州唐未所置然名之不可常者惟郡國而山川或終古有不變夫旣曰居邇木關則縉山豈故治耶可重感者其地當居庸交衝經遼金皇元三易代之兵子孫不去其鄉尤曠今無有者古之人曰爾祖爾思以取法于人若不本其家之功也扁顏舊德奚以尚之君復請記余曰君爲憲山南按部歸也余叙其行矣作孔子廟于澧新虞帝廟于鼎也余禡其成旣三矣其于顯親之孝勵學之力繩愆之嚴恤民之隱禮神之虔亦旣言之不遠矣今又記茲人無謂獨私君諛善者君曰昔人有愛吳張旭書者虞得無從寧受健訟之名每千其判狀僕其公言區區瀆求豈不亦若是乎遂相視一莞而書

還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南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樽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

夥不列也西南入郡抵山無所適費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墜于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遊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郭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竊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超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畧存隤然之迹可尋于今今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下有登吾隤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乎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還觀蓋記

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受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見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難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邱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嶺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但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熱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觀遲則先識先識則幾矣

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兇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記

清風堂記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公齊人也由左右丞與副樞與今平章皆在于鄂視齊顧爲寓舍鄂其家焉肇基斯堂深廣崇庠題節繪飾勢與省夷嗚呼位不極臣而爲斯則妄功不蓋代而居斯則僭有位以功人則宜之求扁于太史公牛馬走爲賦尹吉甫頌仲山甫烝民之卒章穆如清風者書曰清風世喜曰今之人或不如於古使誠不如古人引與之匹固如所譏誠如古人則引者非諛而匹者亦奚憾而多爲辭讓今枚觀公其式是百辟者仲山甫也好是懿德小心翼翼者仲山甫也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亦仲山甫也是其所同若夫補袞職闕于內出納王命而

爲之喉舌以賦政于外與四牡八鸞出祖而徂齊者則公無也援枹鼓以前三軍北戍于龍庭西踐于庸擊而南鋤乎交之兩江百戰餘軀鋒鏑所劒發作無節與今制地廣隕數千里敷施天子德澤使海隅蒼生無怨咨于饑寒悉獲我所者復仲山甫所無也若是究思孰大而孰多孰細而孰賢豈不易判乎哉然是堂也雖公獨居其推是清風蓬蓬然尸至于南荒吹滌瘴癘使民不懼薦遼視徒穆如爲賜如何也或曰子賦尹吉甫頌仲山甫者頌公其以尹吉甫自況歟走則曰尹吉甫之賢走何敢及然以後妻撥蜂之讒逐伯奇而使履霜中野世今懲之九原可作或聞斯言當一莞也大德辰在庚子二月初吉

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顛之反也本者末之負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其觀植戈乎下斂則立下刃則顛斂大而刃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顧其末而小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于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

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爲本于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第立身于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爲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處非其據詔公來換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浮遊江湖求觀南紀禹迹疆理之槩相遭東吳見其圖畫之敘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孫叔子劣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遺體式般似之者宜聖皇擢繩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相語曰昔者商公特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矣其記諸燧思葉公鄉堂此以告苗胄固宜今是東吳忠獻以大參左相兩嘗開府旣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

豈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
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
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於此也

仁知堂記

金溪危侯季梁舊家于邑闡闡之南湫焉得間壤距其
居百步前有溪溪上有池可魚有園可花竹以宅于山
水之要有曰翠雲嶺者有曰卓筆峯者有曰僊山者贈
屹嶒翠奇踴秀擢則山之峙乎前者也有自翠雲關而
發者自有石眼泉而溢者有自白面塢合流而來者透
迤委折自遠湊近則水之滙於前者也危侯自糾廬陵
歸始得以其俸之贏築堂以爲讀書之地左竹右木嚮
池面溪春則翠色龍蔥練光繚繞夏則濃陰四合陂澤
如秋秋則木瘦潦淨月焉而益清冬則水落石出雪焉
而愈絕殆人間希有之境也堂以仁知名雖取選詩卜
此仁知居之語而究其本始則亦自孔氏知者樂水仁
者樂山之訓發之夫動而無窮者水也知之達于事理
周流無滯者實似之靜而有常者山也仁之安于義理
厚重不遷者實似之夫知者豈必不山之樂而仁者豈

必不水之樂哉特指其動靜之似耳仁知四端之二人
所同有本無所輕重其生質則有近于仁者有近于知
者故其成也氣象似分焉如夫子則元氣不可名也如
顏子則可以仁言矣如孟子則可以知言矣雖然仁者
必知知者必仁不仁不足以爲知不知不足以爲仁非
知者不必有仁仁者不必有知也苟局於一不得謂之
兼體用矣紫陽夫子作精舍于武夷其堂亦名仁知其
詩曰雖無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
里夫無古今者體也日千里者用也危侯其亦有得于
此乎性之仁其情之發爲惻隱性之知其情之發爲是
非充之則達德也危侯尹高安其治盜議獄緩刑或以
不快人意譏之侯曰吾非不能斷擊特非辜而誤則不
可耳此心也其是非之正惻隱之真乎充乎此言則知
仁之達德幾矣顏之仁孟之知可希矣紫陽之仁知堂
講道之堂也危侯之仁知堂亦讀書之所也必有得乎
此矣故記之

牧庵集卷七

元 姚 燧 撰

記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羸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當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

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噓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家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詞若曰畫翥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祜于死及薨有今贈諡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枉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于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畫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蠅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爲吾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于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

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客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胙記

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于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論所及者猶無所掌况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也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為平日諭所不及一旦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卑于名而尊其實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

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于學校為分降詔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為釋奠養老完廟與師生之康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時相與謀曰至矣聖祖神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既富之還正學田以康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祕之私家其完是六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髹之錦韜而金錫之職教之官日夕番直其下庶以遠養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為記臣聞虞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為體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于謨誕播多方鈞乎詰為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者冊在丁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濕既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于丁孰曰非典也耶表曰奎章敬以俟兩聖作之君師之賜且風厲是道方千

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于躬云

南平樓記

天下有形便之地如衣之領身之項也在戰國世秦函谷齊垂下韓宜陽魏馬陵趙井陘燕易水我守之足以爲固敵有之踵不旋踵隨以亡方地千里且然况楚之襄漢爲南土六千里東南兩際海可出戰以入守之傾項乎晉羊祜之規以平吳梁蕭衍之資以襲齊無不由此者也其甚惜者當顧成廟襄陽下矣守臣北人歌謳思歸棄而弗戍使宋竊築關荆制閩因唐節度牙城南門爲雄樓扁曰山南東道恃爲北鄙以扞天刑豈彼炎趙九鼎時未淪泗耶世祖潛藩歲壬子嘗置屯田萬戶府于鄧後易爲都督府又易爲統軍司戍兵積穀與襄倚角凡十五年迺大集天下之兵又長圍六年而下之其明年詔故太傅巴延公節度圍襄諸軍而濟以新師南伐比其啟行賓下申令斯樓旬月亂漢而南浮江而東瀕岸之城迎下恐後雖驚風之振楫葉飢水之建高屋有未易以喻其速者宋社旣墟循水以求高觀而思則斯樓其南平之基乎後爲戍守故萬戶楊侯珪府之

治事其上歲久櫓傾椽腐人之過之必仰視鞭馬疾馳備憚然恐瓦木之擊輒嗣侯萬戶顯祖謀新之賦竹木瓦一軍或勸其聽省命或以爲役大作衆非盡歲成功不能或教小易故敗無大捷修則應之曰事所義爲奚省之自吾一軍三抽其一可不再月而落且材已集爲苟完計驥將安施分有之乎吾不能爲就省罪其擅興請身任之不以累諸君也副萬戶張侯塔塔爾偕亦以爲然從而鼓舞之不盈一月而斷手嗚呼果哉大德蒼龍辛丑端月丙午兩萬戶侯鶴賓其上酒酣余起謂侯曰是扁山南東道者勝國之臣所書豈堂皇巍煥之吾元可仍夫人之舊稱乎其易爲南平樓兩萬戶侯踞受曰甚善遂酌酬而楚歌曰繫南土之幅裂兮實三甲子焉于茲世祖自其龍潛兮繼屯田于漢之涓夜火鼓之千里兮盡萬耦其耘耔蓄威武以積歲兮乃大濟以天下之師三進夾寨而薄隍兮踰五稔乃下之制曰乘勢可逆志兮亦猶鏃基之待時前太傅假以黃鉞兮卽襄陽其禡旗將師景從紛如雲兮臂龍虎之陸離曰受誓于斯樓兮義聲先路而交馳齊千萬艘以奮糧兮江承

之不可方思彼孱主度不能國兮組面縛而頸糜思就
是振古之功兮太傅固命世之雄奇匪世祖之神明兮
混庭臣偉論其疇知緬今在天之靈兮猶臣都而君咨
曰授神輿于今皇兮克玉執而盈持來萬方而臻百瑞
兮如舜恭已而衣垂諄曰太史生斯昭代兮亦并坐而
天闕乏求金馬碧雞之才兮歌樂職其或宜書南平揭
之聲楹兮頌寶歷于無期兩萬戶侯無他言惟北向瞻
政曰鼓鞀之臣知捐身圖報而已

滕王閣記

龍興卽唐之洪宋之隆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
故闢省乎是其治所及北始江而南際之西滋而北盡
乎人跡所不可踐者纔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高
祖支子而視裕皇爲世祖元嫡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
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已于八州
亦無是廿有八城之遠之衆葺者支傾補敝故易辦非
若今出錢隆福宮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毀而新之如
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蓋不欲求勝前人又以見太
后之仁也嗚呼得恭記之其侈盛美當如何哉當如何

哉今記者之遇閣之不遇也雖然事有可知不可知由
可知言龍興距兩都數千里塗非乘輿所出尹府之臣
圖閣上之亦必經聖覽或者裕皇在天從兩先王風馬
雲車遐狩八極過之而一息者人則不得而知也

三賢堂記

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
廟己乃謂曰是州學宮堂而不陞簡陋至矣薦盥春秋
何以稱百事之奔走邊豆捐奉爲勸鼓舞士民撤而改
爲凡再閱歲殿廡門垣崇庠適宜豐儉居中旣嚴以翼
人之收觀可什百于誰昔矣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
公故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故中書左務許公諡州人曰
之三賢者比股肱元首爲今聞臣統德舍休實在乎此
白叟及見而談黃童所聞而知其可不祠乃以羨材爲
堂三楹于殿之東像而事之元貞蒼龍丙申夏五燧以
得告會燧徙葬先公于輝侯求記之燧曰古之人必其
生也世之相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而後死可合
食一堂也近世祀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一堂而
不揆其世不相及貴賤勢殊文章非倫孰與四皓之同

不臣秦同避漢之高帝而同應惠之招成功而同歸死而爲墓相邇同廟商於情洽而道符功夷而德齊也今以三公方之固不如是出處齊同若其平生之相與微顯之相後先同其大者有不得而讓焉矧成功反有過之者合而祀之誰曰不然哉然燧于先公也左揆也承旨也爲猶子爲弟子爲故人子親而尊之者也智慮未嘗少及乎是由侯發之使人終始以觀反覆以思損其一則後其相與而失于遺也如其一則所志不相如而難爲輩也雖有善權人物者終亦不能推移其間蓋以語友也先公生于辛酉承旨少一歲左揆少八歲齒固不大相絕吾姚氏營人先公生于汾承旨永年左揆河內于輝非鄉一旦聚居而爲寓公其處同也先公以癸卯來此而承旨己師是方後將以事趨燕盡前其徒假先公以所函丈俾師之以無廢受業迨庚戌左揆徙家自魏方先公爲相卽其年無幾時先公出應世祖之招左揆獨留師是方其道同也先公中統建元之明年由嘗侍讀裕皇以東平宣撫使拜太子太師四年拜中書左丞卒官翰林學士承旨詳定禮儀事左揆之聘則在

癸丑惟居長安中統之元始召入對至元七年拜中書左丞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去位承旨則由中統三年燭瑄亂徵自海濱輩妻妾逃還濟南世祖忠之始召入對自講讀爲學士爲承旨去位一官翰林十二年則左揆之相雖後先公而同贊元承旨之長禁林亦後先公而同爲代言其出又同也以語其學得聖傳濟人利物于干戈之際上說而下教贊神武以不殺開文物之先肇太平之基已稗魏魏之化進寸退尺拱而讓人與夫建大議決大疑不瘖結舌視身如捐觸試雷霆與道德仁義化服一世扶植人極爲儒臣宗而不少詭其守于正致君謀國不同爲道而同爲心其事載諸國史燧與有聞不敢漏于爲言以告人者嗚呼君子用世譬則治田不難于耨播而勞于艱根柢于荒世有以是爲知言者然後可語三公之易地也先公以十五年卒年七十八左揆十八年年七十三承旨三十年年九十三其卒若以顯之先後爲次歟兩公遂其去位先公獨卒官京師蓋由于久故請而不釋也與承旨不後者此爲異焉爾今惟左揆葬其鄉承旨雖葬天平必時魂

遊永年是州東北望永年西南望河南實道里均歲時

合食雖主輝人則先公有田有私廟與墓此者又非兩

公之專于賓也又嘗思古者大臣死為明神配食廟庭

于以左右先王陰隲下民者也或三公者將終古廟食

止一州乎亦從祀有時此起本也嗚呼二家子孫其無

忘司侯始之志焉先公諱樞字公茂號雪齋承旨諱磐

字文炳號鹿庵左揆諱衡字仲平號魯齋侯字毅夫觀

所事不濫而宜則守土吏民善于其職從可知也後是

年而三公同受贈諡先公少師文獻公左揆司徒文正

公承旨少保文忠公則記所謂從祀有時者豈不亦儂

則一中乎大德辛丑

嘉平月戊辰拙謹識

牧庵集卷八

元 姚 燧 撰

記

喬木堂記

余讀孟氏書至所謂故國非謂喬木而謂世臣者每歎

漢之通侯其鼻祖頭蓬葆而手胼胝百戰以得之子孫

恃其有土與民相師非度傳纒一再罪已國除其善失

者坐耐金色惡而免耳幸後念功德世續之無幾何時

已復效前嗚呼尚何有于故國世臣哉今兼有者纒汪

氏蓋義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開壁天門山來歸而有

隴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渾氏涼之間將其眾首殘

全蜀諸子顯者忠讓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肅三世五公

忠讓推節其弟忠烈從憲廟伐蜀盡瘁死綏忠惠斬叛

將燉煌忠肅擒叛王略畔國家皆恃為西陲長城自外

將相使牧猶廿有餘人名以世臣通侯而豈慚焉中統

之末詔奪強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轉使牧州

獨是一門父死而子以繼兄終而弟可及旌鉞相後先

圭袞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襲守其土而

臣 錢開仕恭校

不變非列聖私之亦克終爲下有以致也嗚呼不曰故國謂之何哉校今名臣無亞匹者忠讓之孫懷遠大將軍莊浪路總管安昌求名其堂爲喬木且語其故曰國固不賴乎喬木以爲故然無是亦無以知爲故國何則其始也世臣樹之自夫甲坼而藥培而溉之而拱把不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後至于喬其極者可表以百尋不然世臣去之故國遷焉則亦何顏而存爲匠石所材資矩矱矣雖有條枚萌蘖之生樵蘇利之牛羊牧焉幾何不爲牛山之濯濯哉又所樹也南北異宜南方氣煥葉旆旖然凌冬不解必春而新葉挺出而始隕落其喬也易故厥木惟喬書載惟揚南有喬木漢廣詩歌北方氣寒木榮于春而夏以長秋而零冬藏之根生纔半年隴西得金氣之先而寒逾蚤其遲于喬也逾倍他方而史遷曰十年種木百年種德觀今年十年纔拱把耳雖乃鼻祖樹于種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尋其百尋者非貫千歲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種德之艱亦遭種之自身而子而孫而雲仍期百尋于千載之後則爲國益故而臣之世數益多則喬木者豈不與故國世

臣相始而相終歟是爲記其年二月清明書于神州客舍

遺安堂記

故上懷恩監州唐括君齊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之其不恙時嘗請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爲將啟手足顧言其子師臯曰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忍死以待而吾遲忽于操贖其貞負君哉追記之曰時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記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公荊州焉依非依劉表蓋幸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事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已徒高其事而去自今思之賦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銖于兩則不安而仰徙石于鈞則不安而頰且錯置輕重于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况大此者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

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時道猶規矩也哲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爲方圓如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于萬世以君生平一官商夷呼嘯毒癘不難爲往既時其出至郡踰年而求終養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篤其成材與自汴而鄂安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責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于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于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卑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于家既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于友者信于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能集辛丑十月記

壽萱堂記

至元十一年既詔大軍南伐別遣宿衛之臣將突騎萬

人出荊州爲之聲威大將下鄂東岳湖廣諸軍謀方江陵沙市是軍已翔翽峽澧江陵之郊入聞曰三郡某縣吾所下也封之萬家領以一府俾歲傳致其賦京師待以分資衛士毛君巨源由副總管而總管踰二十年自燧貳憲山南分刺其府寄治松滋也聞唱邑士舉司馬溫公真率會約而月修之使民知長于鄉因惟曰弟實孝之推也非善老老其家不知篤此遂友之亦十五年矣大德之元請記其壽萱堂爲賦伯兮之卒章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竊怪漢儒鄭元許慎同其釋而異其文箋者曰諛草令人忘憂說文者引以爲蕙曰諛蕙同物後本草者亦第言忘憂不及所忘之方將枵然徒對之耶佩之耶餌之耶至唐孔穎達疏之專訓諛爲忘蓋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爲草名始與諸說判不相契矣斯堂製名其在于忘憂乎夫曰忘者猶始有憂有待于排解消拂之也使初無憂烏乎施忘燧未嘗及識夫人之几杖以君白髮占之則夫人之黃髮而耆其年者從可知也夫以黃髮之親頰而撫其上白髮之子仰而承其下四表之內兩間之中得是幾家雖嗷救飲

水猶胥與樂况宅是光顯而奉以華堂定省以候晨夕也溫膏以節寒暑也悅其口體有甘旨之充也伺其色言有使令之備也是府久其官而不調無三歲一徙陸走水浮資車與舟銜槩維節之戒焉爲之鑒者人歲訟之至以罪去而獨無絲毫汗益善慎身羞親之所不蹈顯親之事必立憂情以忘用是道也萱何爲哉不然彼閭閻之子力爲可憂譴于有司詎于鄉鄰無俚之聲日盈親聞而富樹萱求以忘之雖甚昧者皆知其不可也故萱能忘不憂之憂而不能忘有憂之憂疏者未深信之蓋亦若愚推類而不得其說者也雖然耆年之人方歎而歎不疾而呻者情所同然同乎憂乎求易于愉心而快目者莫草木敷華之若或當其時君服命服爲壽而前萬室之人其戚且故從而母之得其一莞而忘之者誰曰非萱之德哉

承顏亭記

嘗謂人子之事親不難于煖寒其衣旨甘其味以適其口體之奉而難于承顏以得其歡心斯政孔子語子夏以色難者也又嘗思之夫人之心變動于中千百不同

而幾微必形于顏面塗人過前其安而色舒恚而色厲莊而色專有懷者其色鬱而肆滿者其色揚揚也吾皆得以識之况人子者日侍親側久接熟伺而不去者乎其承顏也亦易焉而已耳雖然天之厚薄于人者不齊有役是心履霜踐露不及承顏者斯固非人力所爲末如之何也已又有生而不學倫理不明恩愛不篤不知承顏者亦有墮四肢束于貧而力不能自拔不足于滯澹之具不能承顏者力至矣或率于祿仕遐遊遠適委親而不遑將反曰吾能公爾忘私不得承顏者是數者皆五典之罪人也仁卿嘗仕矣行年五十而母氏八袞猶康彊成棄不就其色養而仁卿思以終身寧燕休心娛目乃作亭中園周植嘉卉奇石名樹叢篠綺張繡錯靡芬雲蔭者亡慮百品風雪之朝花月之夕稱一觴爲壽其間其善承顏者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客之登斯亭者內顧其家而及承顏者將同是樂其內顧其家無有承顏者將有不勝履霜踐露之悲則亦斯亭之感之爲者矣亭舊有余名病其不關于子職也故易之仁卿名恕遠氏遠裔也由金人惡耶律爲字有父嫌謫

爲移喇後逃亂奔宋再譌爲蕭云

朋簪堂記

天下之道二君子小人而已矣然各視其爲勢執主而孰賓之已主而人賓則人從己已賓而人主則已從人無有無其朋者易之爲書本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設于小人則懼其爲朋故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于君子則恐其不朋故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豫之爲卦五陰一陽九四以才幹之臣上見信于六五柔中之君而無多懼之嫌是以若是易爲成功也大傳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然舉爻位之貴孰加于四臣而五君貴之所在富不必言矣而卦亦有專言富者不于他爻而亦恒在四五故泰六四與謙六五皆言不富以其鄰家人六四亦曰富家大吉苟無位之士而富其勢亦與崇高之一故亦由我和順得志開

誠而朋從之則富者又爲兼善之資而有朋從之樂耶然又思朋從則羣居羣居則必有事爲而言及義必也如兌大象之講習乃有互長相滋之益有必粹焉而得其要如乾文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以行其德斯盡善

矣聞者其然余斯言乎非歎其踐行有素乎驟歎史君生洛徙穰奇士也名儀字仲威其豐殖若可比封君素侯力善而泛愛赴急而施積寒士之來歸者如以器泡泉流隨其小大而斟酌飽滿之不虛其往而遂所願欲言其處易時位可當豫九四適余讀易求名新堂爲書朋簪伸揭之相間蓋仲威與余同邑以年偶先嘗兄之禮意甚至言其可諛况潛齋先生之弟子猶懼其盍簪于燕遊好也故又舉兌象乾文言者申告亦庶幾輔仁之一道也至元戊子日次寶沈

歸來園記

歲壬子余與今令醴泉雷君損之交至至元丁亥最之三十六年爲故人始余從先世父中書左轄公受讀四書君與橫經几席爲同業交不爲淺年不爲少故凡見其小不足余意者必爲之盡言蓋君自踐仕至今三十年位止一令所至與去人稱其賢今老矣不厭不已猶爲之將行道耶縣之上莅而歷之者數十府寺守成法而遵之幸且無事苟自驚其能自用其情則搖手觸禁而罪隨之是其道非易行也將爲貧耶諸子孝且克家

有脂田十頃終南堂室高麗周其墅植榆楊雜果數千
小者園栝椀大則合抱充棟梁椽入絹多于江陵李衡
木奴其本富已埒封君素侯矣嗚呼豈余蒙聞之甚未
真嘗宦味之甘便者耶余嘗激之使委印而去君以故
人同業之故受其說而不愠焉此可見其寬有容也然
復有優游牽制未斷之言焉曰今遠不可吾必以開歲
某月而行嗚呼君子進三揖退一揖所以彌難進易退
于平居也如君所言正如東萊譏魯隱當授印授何謂
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之說也君又不以余爲躁而
斥已肯服其非是又見其善從人也徐曰吾家有園壑
池其中中池爲堂外爲四亭東亭藝蘭蘭則春芳取屈
原之辭曰紉蘭南亭北軒闕池種蓮蓮則夏敷取周子
之說曰愛蓮西亭植菊菊則秋榮取陶潛之詩曰采菊
北亭樹梅梅則冬花取林逋之句曰疎影頰四時草木
秀發循環流居四亭期沒吾齒獨中池之堂與園未名
子爲製之余曰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遠
林逋之隘狷能法四賢足矣又何他求爲耶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宜名堂曰景山雖然周子爲人鄒孟氏

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餘
三子則皆有說屈原之不忘君其夫未免怨懟激發而
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多
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旣仕矣其則心爲
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爲目以去正得孔
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猶元酒
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造其堂與三子之
中古所謂吾無間然者也園宜以歸來名君試誦其辭
將不待人之勸激自窮日力而歸矣以是爲記是歲十
月晦書

楚山山房記

孟德麟作楚山山房或疑而問曰古人之樂山者皆有
所指名晉謝傳之東山唐白傳之香山宋王舒公之牛
山雖枚舉之將不能一而盡未有若德麟之槩而名楚
山者因嘗思之盡禹貢荊州之域皆曰楚宗火維衡嶽
魏其高大與細而邱垤皆曰山是則楚之爲地亡慮周
數千里之遠也山之爲名雖布斗粟爲算有不能以殫
之名也而自命之無乃鮮廉而已貪乎使止曰楚山

猶曰隨吾歷覽之至何所非楚何地無山猶足以禦人而綴以山房之名乎孟子之言堂高數仞蓋人臣之居其極不過乎是是房也崇不踰于尋丈深不出乎數轍今將舉是名是盡禹貢荊州之域周數千里之遠者之楚與火維衡嶽巍其高大細而邱垤雖布斗粟爲算有不可殫其名之多之山曰吾將納之一房則並藏山于澤者爲尤誕也良不信之燧聞而笑曰子辯辯余真能納辯天壤之間二者而已曰同耳曰獨耳同則與人共

之獨則我其知之今一世之人鼎鼎所趨逐者意亦曷嘗在山意不在山是人之所棄也太史公曰人棄我取余所獨得者也烏乎貪然之山也人有廬其麓者梁其澤者車來其原者舟其川者材其林者蒐其藪者曷嘗不與世共之是人之所取也太史公曰人取我與是人所同得者也烏乎廉且以跡求之房誠不足以納楚之山由理言之德麟生平歷覽之熟或時讀書之休飲酒之醒作詩之暇看雲白晝而眠聽雪清夜以思則夫崔然崑然巖然岌然藜而離離峭矗而坡陀千變萬殊不易狀名者莫不呈露彷彿于眉睫余見納之一枕之上

而有餘豈崇以尋丈深以數轍之房有容而不足者耶或者舌橋不下惴讐而退噫余由愛楚山買田郊郢以分是風烟泉石之勝而南郢實楚都去郊郢纔數舍亦將名楚山君能視同廬者梁者車者舟者材者蒐者來卽共之則已或校其君先將謂余後則余將以郢去楚都踰千里未免以遠近爲訟上勞山靈聽其直之誰在也德麟名之絃在勝國爲少保佳公子明時嘗令潭之湘鄉今辭仕而休居焉

記

暖翠亭記

九江爲州居廬山之陰城有二阜焉其一在州治東南一射上故有亭邇南門則都漕公宇距堂西北無有三十步軻其阜南北延而東西狹歸然獨荒邱辛君持使節來之明年當大德乙巳而茗產諸河南湖廣江西江湖四省之地廣周且萬里之賦爲緡幾九百萬半歲而集人誦以爲前政未有君以事治思有自娛其秋八月作亭三楹八日而成中楹東西爲門相直北其墉而南其墉可洞關以納廬山勝概余由洪江告老而歸首塗疾作艤舟九江五旬而始少間君集同官觴余其上由扁未名求以命之爲賦歐公廬山高辭而慨曰東坡公門下士也其賞公詩則稱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孤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未嘗一言及是辭山谷坡友也獨甚愛之大書而鑱諸石已一異也其甚異者在洪甄鸞之測海島一立重表累矩無有

遠邇而高深廣袤皆可坐致其前無所遁形于芒忽韓公南山之詩亦復如是目其強韻險語實則步驟北征然山谷又謂方之北征雖不作可歐之與韓特變其肯節爾山谷親爲書無乃譏其始作而媚夫繼爲乎自後世推歐亦一代文宗是辭固瞻南山後塵至叙巖岫出縮泉石窮深雲烟變滅之得于天禽魚飛沈草木蕃暢之遂爲物道流釋子依居其下大爲室屋以侈靡相軋由人力益致夫奇秀者非巨筆如杵孰彷彿其全體能爾之盡茲亭取名苟外是焉將奚以今余與君屬觴乎此爲何時哉當建子月水火地坼而衰日暄融助爲明妍浮嵐佳氣綿亘百里容容勃勃泛溢簷戶之外豈茲山之英顯幽發微于賢主乎抑爲病客而然也平昔之遊熱秦與蜀天宇之濃綠石壁之空青皆身至其所而目接焉角之以是無少退讓于時且然則夫春風方永之晝秋露晞雨晞霽之朝其倍徒什伯不啻焉者可意知也其以暖翠名之何如君則曰善君名仲實字仲和號松隱其年日短至書於廬山太平宮

易安齋記

醫之爲業有和道焉伊尹耕莘說築傅巖之野太公釣渭諸葛亮耕南陽之數子者其始豈有心求商湯高宗周文與漢昭烈之知己乎哉彼四君者知有命世之才可與共天位故或三聘或俾以彤旁求天下或見于卜兆或聞之水鏡三顧草廬之中身先求之深拒固閉弗得弗已彼數臣者由禮至情篤始起而應之是與夫醫者不求疾家而疾家懇懇夫我奚以異哉是一也彼爲相者見時君任已貳而不專則解冠納履而去是與夫醫之爲彼疾家不專主已參以他醫則卷其術不發藥而委去亦奚以異哉是二也其甚不異者古賢相之爲治也必當天下阡危之際其君任之信之成焉由汝圮焉由汝而後爲相者始自任天下之重展其所蘊措幅負于天下四維之安天下後世誦之曰彼相之才能易危而安者也夫人誰不有疾非必委頓之劣而後爲危凡小不康失治于蚤者皆危漸也爲醫者惟疾家知之仗之生焉惟汝死焉惟汝而後始敢盡其搢韞擢胃剔蛇豨犬之技如扁鵲華佗之爲而易危爲安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願爲賢宰相不得志願爲良醫其真知言

哉醫師趙君濟和鄧之良醫也秦和古之良醫趙君字和其尊其名者已與秦和者符況其讀書多學以濟其術乎其居有亭故扁以易安蓋取晉陶淵明歸去來辭也或嫌與婦人李易安名同謂余可更余曰更不必也變去爲入聲讀則義意自異矣余思醫與相皆易危爲安者故以是譏之然又思余不難于徙居而難于其居之學無師友而疾無良醫焉今穰城有濟和求吾身之危將託以易而安者舍之其誰賴于二者之中先有其一矣

朝陽洞記

穰秦魏冉侯國也余所寓西隣王工部景韓園適于城西墉因鑿窟室樹桐其東映蔽朝陽余嘗過而遊憩其中爲賦大雅卷阿之辭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聞鳳鳥見濁世之險微無德輝之可覽翱翔于仞而不下此賈誼所以重歎夫屈原之無時也然由書契而來至于今唐虞夏商周五代略而不道視秦漢晉隋唐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若皆慚德于吾元亦人生曠世所難遇者而余與子沐浴太平斯洞之中

則所際爲何時也且漢之中宗未爲盛治其時猶致五
鳳之集顧于今有不可得見者耶然鳳凰棲必梧桐黃
帝之時蔽日而至嘗止東園不去則固致鳳物也其後
重華臣禹窮嶸陽孤桐張而絲之爲琴瑟及八音倫諧
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若然則窮桐爲樂猶足以致鳳
其封澗是桐以待其止或不能致其窮桐爲樂以待來
儀二者或有一焉是二吾君于黃帝重華也誠及見之
余雖老尚能揚厲天休播之金石詠歌率舞以沒餘齒
斯區區之幸願也如終不可致天其或者使景韓出而
遇能一言而傾四海之聽如古人之鳳鳴朝陽逾美矣
奚必飛鳥之出類者始名鳳也耶

康瓠亭記

金石爲物至壽者也壽之極上止三代九鼎淪泗而夏
金絕石則無先岐陽之鼓故金始商而石始周則金又
壽于石所曰三代者實二代耳余晚無所嗜惟得二代
罇器則喜而忘寐行隨而坐皆與之接若多聞爲益之
師友焉若至親甚密之兄弟焉其置也禘以文錦櫛以
銀漆一不役人而惟身之猶以爲寶也嘗建一亭名曰

康瓠而特居之于商則父丁卣父辛爵禾目周則屈
生敦台夫鼎麟鳳曷惟曷無銘以飾命之猶恨履辨其
世不知爲臣何王何人先之也漢之鼎壺洗鑑鏹斗鍙
鑊方之六物猶王公之皂隸故亦班之下陳或曰賈誼
所謂幹棄周鼎寶康瓠者識賢否易處賤尚貴也君之
商羹光輝出周鼎上寶之又極其道所以使君怫鬱軒
冕而清寂山林者職此孰曰玩物者非君爲道之賢乎
何至誣一世之人而詬二代之器矯曰康瓠余聞而笑
之子必以陶器爲康瓠故宜其言之膠膠余有感而云
爾古者製銘如卣曰敦作父丁寶尊罇首字未詳蓋父
丁子之名也敦曰屈生始作寶敦子子孫孫其萬有年
用享如在或以繼上或以垂下類非賊國之臣覆宗之
子所能爲也必世家鉅室有民與廟諸侯卿士之賢哲
二代諸侯卿士之賢哲有民與廟爲世家鉅室者何啻
乎萬人求其豐祀而儀享者將不人作一器而止于宜
乾濟生熟殊用而異施者莫不畢備而悉陳之有其副
焉則世雖有三三鉅萬爲數不足夥也秦惟務除先王
之道其禍豈專于燔書銷兵爲金人鐘鐻者未必無此

吾何以知之宋景祐作樂銅不足充以寶鉢鐘則世之發諸荒祠敗塚之間售之窮鄉賤肆之下而毀于野人鼓于冶工者又可旣也耶今名賞鑿若余篤者世無百人惟營柄政一二年積多至數十餘皆一二有亦有一無者以吾所有六物均之世無數百其盪而無迹者曾不如康瓠之有礫焉然則今所存皆康瓠之遺餘也矧是六物自梁斷而爵折戈鬪項穿而壘腐臂鼎蓋亦缺康瓠之兆形矣惟敦完然而猶重哀夫屈生而子而孫用享何人如在安在自夏至今三千餘年而九鼎淪泗者千六百年使後是之年如夏至今則商周之金悉爲九鼎能獨俟夫萬有年耶余感如此以理要歸而命之何誣乎人而何詬于器其曰職此而佛鬱軒冕清寂山林以玩物資爲道者真若高識所燭焉

赫義亭記

人莫不有嗜其甚有志者能克絕于暫或不能必終身之不蹈焉雖大賢如程子之好獵旣嘗痛自克絕自謂已忘之可終吾身又質之其師以嚮學道之進周子甚不然其說及後遇獵雖不與馳逐其心猶躍然喜者存

始以周子爲知言自今思之獵之事如影之于目聲之于耳旣過而無可尋之迹猶克絕難忘如是况金玉珠璣爲物目視之而有形手觸之而有質可以貧人可以富人其利者大前乎吾身而存後乎吾身而不忘其壽也久人旣已嗜矣一旦驟然欲克絕而不有之誠難故嗜而積積而至于鉅有鉅有而人嫉者衆以及于禍法書名書亦物也歲久則爲敗縑壞楮不得不足以爲貧得之不足以爲富嗜金玉珠璣者弗顧也雖賞鑿之家求之得以彷彿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下雖聚有之而不爭且無禍焉斯非嗜之可爲之一道耶余白首來亦痛自戛去此習故于已之甚愛者人或欲之畧不留吝篋笥中無十年物可謂不積矣然見人尤物猶時有覲得之心或發口以求嗚呼嗜之賊人也如是乎哉是可謂終吾身不善克絕者之戒也余故有右軍三帖皆出宣和中秘嘗以妨告安和者畀馮憲副壽卿今又以遺書者畀張總管夢卿其所存者子鸞而已嗚呼是書也姑率蘭亭永和癸丑退數之以及至元戊子爲九百三十六年如曰非眞皆出唐臨亦五百餘年物也俱可爲

兩公家法書第一夢卿儒將也其用世才有聞于時年甚盛其事業方水湧而出非宦成退居託物以怡老玩心敗績壞楮之間者也去年自湖湘行營得告歸展先墓卽其第省齋爲亭東偏求名余思晦菴嘗書湘西樹麓之頂曰赫義臺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之雲谷然赫義之文實原屈子騷經余愛其雄偉嘗名余長安賜第之樓又思彼嶽麓猶不足當易爲祇芳今輟以名斯亭而義意異焉爲疏之曰義之右軍名也赫者章明較著之也將章明較著右軍之書于斯亭固可名赫義由右軍之書而斯亭之名益章明較著亦可名赫義是亦蕭齋寶晉之例

斯得齋記

南陽醫師劉君大亨有齋如舟來求扁頗書斯得歸之懼未達其旨也又記之曰舊疑叔向譏子產之鑄刑書爲非夫作士如臯陶可謂曰能而虞書不曰象以典刑典卽刑書也不有所垂示何以使人知避其犯後聞先師談筮謂昔子帥可嘗疾診證宜餌峻劑而心猶豫拂著扣之遇噤噓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或者曰弗善也

我則曰此罪人斯得之徵飲是而愈燧曰嗚呼世亦有悲士師以疾爲罪人方爲刑書用獄如醫者乎醫乃生民司命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夭者恃以爲耆也惟施治神巧使疾不測所禦故能如罪人斯得而昧者爲之顧使疾先得其爲疾之淺疎肆而侮之遁刑爲罪于攻所不及之地以不可必得故先師之詩曰醫能宛轉深求病病亦間關巧避醫夫爲疾求愈而卒不愈職誰之由此古人所以有藥石入喉甚于莫耶之歎也且莫耶爲物非能自躍而前以殺人必有手之者後世以春秋爲仲尼刑書誠律以是爲斷則爲法受惡而手莫耶者誰耶嗚呼可畏哉然又聞斯語辭也風雅頌咸多作思則思者亦可同斯乎蓋天下之事其理則具于吾心弗思則弗得矧醫于疾尤欲致思則思得者斯得之基而斯得者又思得之構也今醫之居藥市惟知招徠求已者之衆貪得而泛應以幸爲利率率未暇深致夫思安求能斯得乎大亨非其術可服輩流孰能推而先之以師是州人之服而推而先是州必其爲術之密而善爲思者古語有曰官怠于宦成弗思然也

醫至于業進而名著亦宦成矣其怠而弗思人情同然大亨以余年先而求有言余可爲佞惟稱其所長不進其未至乎故是以警之大亨于醫言將藥石之歟莫耶之歟又在夫思之斯得也

學稼亭記

孔子之言不可執一求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樊遲請學稼出則曰小人哉樊頌也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出則曰君子哉若人夫君子小人所以概終身沒世善惡義利極致爲言或曰小人細人也其不相及亦不啻什百而千萬而乃進退須如此進而君子亦可已矣猶以爲未然繼又曰尙德哉若人豈于稼也學于今者爲非而躬于古者爲是乎豈須之間也以已小而私适之間也以聖人大而公乎嗚呼聖人之生德天也知不知之人也蓋當其時雖不尤桓魋匡人之莫我知亦未嘗不與儀封人太宰之知我况須适日親而月炙宜時化而歲遷者其知我益非儀封人太宰之可與其莫我知又益非桓魋匡人之漠然不足尤也使須聞吾不如老農之拒有禹稷躬稼之對意在子知聖人亦可

得君子尙德之稱願請學圃爲問愈下殆于适什百千萬而不啻矣雖然須事聖人猶子之事父母無隱苟其心所未安必將辯而求義理之真是不憚見拒于聲音顏色而止故能自拔于三千之徒終則七十二子之列與适也並其困知勉行而後有至者歟吾故曰言不可執一求其學者由之不可執一居者官使然也且官以農爲名而曰吾學稼之是蓋教督之不先也藝樹之不勤也銓獲之失有秋也使千耦之夫環視其授法如此曠怠而靡豈惟大農他日隨以不恪之殿就曰無之亦非臣職可一朝安也蓋君仲修爲丞屯田南陽之東穰明年市牛課僮墾萊疇盈數百畝視日晨昕以爲作止候時寒暑以趣發斂以一身爲千耦之倡故歲入增多諸屯卽墅爲亭余榜以學稼所以著夫善其職也雖然視有若可易而事實闕世道之大蓋天下之民去南畝而遊食擇金玉之易持逐逐於販夫販婦之末罔利相攘于市路而較錐刀者爲日已久是以錢益輕物益重廊廟恒低估改幣以救之其勢莫之能止也今守令之近民者孰不兼官訓農使聞其風者人人如斯人之善

其職亦不可以少復本富而衰澆風乎仲修由嘗受學
今太子贊善劉君夔吉是以始政知所先務

天寶壇記

壇之名肇于書而詳見于周官書止曰爲三壇同禪周
官則曰爲壇三成疏者曰一成敦丘再成陶丘三成崑
崙丘至太史公封禪書曰三坎釋者曰三坎豈三成自
趾而升三坎者自顛降耶後世爲壇必皆三成其取法
此又病夫蕨祠之時或風雨害其行事也爲屋覆之天
寶之壇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作于金亡其時汴兩倍百
里與宋錯壤小大城皆戍守諸將爭撤汴宮資材爲樓
櫓故惠慈得據其所遺而汴之守臣捍者不彼之禁專
視是宮委積在目睽間利將奪而有之適道流族居者
且數百人彼憚與鬪而止爲道流者猶心且覲之未止
也益急其程夜則燃火構之與通明閣作于一時故閣
上下四周未門壇礮石爲之上清宮故物徙置乎此門
楹皆未丹蓋牽于他營而勢有不至者餘六十年矣資
德大夫參知政事朱公清行省于汴謁而太息謂崇玄
誠德洞陽真人曰大哉役乎不因于前也不取材于國

也不藉力于民也皆方外之士親寒暑于其肌膚搏衣
食于其口體月積歲進而自爲之良不易哉凡今壇閣
之未竟役者吾思佐之乃戒其家聚沐之工市禾鍊朱
卽儀其門將百圍盡丹壇樞閣門惟丹其陽他方皆墨
最其直可萬五千緡提點孫履道由徽朝元宮銘于郢
爲燧言此且曰公之言曰吾故貧賤宋平而始官賴先
聖今聖之德致位將相吾亦不知吾嘗所由以來義不
可爲不可得吾銖兩于所宜爲邱山之失不愛焉自我
得者自我盡之不猶愈于鄙出而力守甚愛而厚藏一
日子孫不能有皆歸之官耶燧曰嗚呼是皆熟于世故
明理之言可謂積而能散者也然自惠慈之逝經文醇
德懿知常與虛立應物通和兩真人而至乎崇玄凡四
人終一甲子以待公豈斷手有數耶使公初無是志而
有求之言出于崇玄之先公亦未必滿其應崇玄無有
是言出公之誠非崇玄之德足以動人亦不可得其所
捐若是之多目擊心傳其相知與爲何如也又聞周廡
尚有缺所公面促其基之豈佐竟之志不已是耶可筆
也

太平宮新莊記

真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見而作及以疾歸留宮踰月與身見而言傳者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既入石矣猶有一遺其曰始田履畝纔及三千金萬有奇若合其舊爲一而言今則不然由沖靜真常凝妙法師湯君提點之宮錄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三曰貨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爲目其諸莊與地在所及其施入之主之名自多哀之以及其寡今最貨取三千六百五十惟石門千二百八十爲多其不足是者啓石二百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龍溪千一百三十惟啓石居興國大冶餘皆江之德化最施入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爲多高岸半之元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二千一十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元山居蘄之黃梅其故主則屢堅孫頊至大餘皆江之屬縣翠麓湖口萬安德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呂師山則福州路同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茶磨四所凡四十

二盤于德化莊曰義興又墾田二千墾爲五庵宮之前三日東西太平與紫元宮之後二曰湧翠穀峰其始皆營茅樸椒衆所薪牧之圃皆募人錢鑄銓斧而出高蔣松杉柏茗皆摘實授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薑芋諸茜與水可勝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宮以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觀焉經始久者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新者雖沒草間而生意茁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數萬本其畦而未分猶盈畝焉篁篠則斬梢而不傷其鞭畚故土取諸他山爲筒不可計意者倍蓰乎木筍已叢出其下特未木耳君登高邱指宮林以相語曰聞之故老之山始亦榛莽如是吾所材而用者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里天假吾年而爲之不置可使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後人以資治宮亦吾于世生不虛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正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爲心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集宜人之動盪鼓舞割所愛惟懼施入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者也將以尺帛斗米遺之猶戀嫗孩時响响然收恩而後以授况是連阡

亘陌非有勤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衆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入錢取薪炭山者皆給之券恒遣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采者有罰錢穀

出人井并有稽春磨之細不遺糠粒公宮大庖日炊米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公堂來必道服以示不褻職宮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飲食待羹茗頽水之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菴遠在數里者爲飲食皆日賦之子院不得設塑像旦夕惟卽瞻禮于宮余問其然則曰子院強則公宮弱強日益富則公宮日益不足不足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浸以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宮所廩養之爲可恒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髮娟礫有熊豹之姿已見其力足任事加以深沈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數百人黃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爲老子法用世而爲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勲萬里今願爲九江黃冠師枯槁山林已是也耶因敘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香澗其左右君靡朝以夕盡其勞勩忠于其宮同成功者

中外四十九人紀諸殿碑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夫嗣有所書耶故余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儲官賜龍興寺永業田記

史稱後漢孝明永平中由夢金人遺博士遵自乾竺求迎其法至函夏或又曰在先漢孝武世驃騎將軍霍去病過焉祁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則後世範金像佛者實其遺法至唐藩鎮趙王鎔爲大悲像于龍興寺具千手目高七丈三尺以語其大九圍之間無有與京爲閣三重五覆之歷宋而金補壞爲完易舊而新者四百年元貞始元端月八日午時儲皇猶未出閣金剛上師丹巴開長生講修番漢二疏領講主明公住公僧判迭凡巴求主等之功德皇上立極旣正元夏明年至大之元辰在戊申四月十有五日乃爲下令割真定屬縣獲鹿隸震宮石同北魏劉三郟與官院營之田五千畝賜爲永業資開講席又舉太祖太宗世祖成宗四聖成訓凡僧道伊囉勒垠以名與國祈天永命門徭田稅旣屢蠲復申飭兵民之官驛傳之使諸郡之臣自今水輪旋

馬在野之墅在城之肆是所業無敢干驢祝髮之徒或恃有此肆爲不度罔知所畏者則入畏矣明年三月俾翰林學士承旨姚燧爲文刻之石燧亦嘗思惟昔儒臣于佛氏書繇蘊與凡爲寺碑必能概舉備言其法燧性頗蒙于周孔書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書未嘗一望其塗涯豈敢妄謂曰知然以歷于儲皇之命不敢禮辭故惟卽夫賜田以言蓋民恃粒食以生彼學佛者苟無田自業勢必見求之人積日而月月而歲民自有仰事俯畜其家且歲或豐凶亦安能哀其所有久應其無已之求此諸山無田之衆所由以聚散不恒也今有賜田盈五千畝率以夏秋入止一石當爲穀五千姑大其耗糠粃四之猶得精鑿三千日人賦升可食八百人以一宮居而八百人者交無身口之累夫誰力哉其不開講席演法言與國祈天永命者又將何爲雖然猶有异民者存不可不預言之蓋由溝洫啖澮之制廢天下無有畔之田必與民犬牙相錯末世衰風讓畔其誰古之人防其訟也旣明券契且書所由質劑于官以待異日可恃爲徵如是又私于界表石以識又虞可轉或

十百步極杙地中穴實石粉計亦周矣而猶不能弭人之爭矧是賜也東西南北必畔民田祝髮之徒將奔走服勞錢縛耒耨務盡地力以供歲事或如奕人布施于局稍蠶食之利其寸尺之畔而盜侵以耕挑釁交惡怙勢力取則民將奮起而致死以訟矣今文之終戒者豈在是歟其年夏五記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重修中太一宮碑

勝國昔有中土也作三太一宮太平興國于東南郊慶
 厯于西郊元豐于汴都故隨其方東西中為名中後火
 于崇寧政和復之其東西見毀者豈在金垂亡恐資敵
 用為攻具耶何以知之若熙春閣亦傑構也嘗賦一軍
 令薪之以艱于撤欲火傾之取其餘材束蘊已然或惜
 而撲以滅予于中統辛酉屢躋覽焉及觀黔迹故曉中
 太一惟半存者豈異然耶嘗求太一所由楚辭九歌首
 以東皇太一居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其後漢武威
 神仙毫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
 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古者天子以
 春秋祠之東南郊後遺祠官寬舒具太一壇壇三垓五
 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祭亦曰郊與天地同太半祝宰
 祠太一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方色今不知五帝謂太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耶抑他有是神也淮南子又曰

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至宋太平興國作
 東南郊猶守其舊惟覆壇以屋慶厯元豐作于西中至
 以道流易郊為醮祠而不殺牲皆異乎古始者近世陰
 陽之流以太一與六壬遁甲為三式有司設科試之以
 驗其學之精疎卽書以求壬最先出吳王囚越王石室
 將赦之越王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以告范蠡以為
 十二月戊寅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合庚
 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
 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
 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月又助之所
 求之事上下有憂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迹此
 則壬在春秋世已有其說後讀獨孤及八陣記門具將
 發然後合戰漫不知其如何因問歷翁孫氏子渠云韜
 鈴之家惟視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蓋三門謂遁甲
 之客大主小開休生五將謂監本與主因攷沈括筆談
 太一之外其九太一各自為目曰五福天一地一君基
 臣基民基大遊九氣十神唯太一最尊不可別名止謂
 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遂對大遊而為之小遊實出誤

加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顧居太一于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謂三基爲基者由避唐明皇諱而改不能正之仍襲舊云嘗考其制爲殿三重前榜真室中膺慶後太歲今疑真室爲九太一所共膺慶則太一專之如應沈議共以前祠三清事萃九太一于膺慶者豈改于金源氏耶不然天下三清殿榜或直曰三清或曰金闕寥陽無有名真室者亦足證也後陰陽家無太一九氣十神于五福天地一君臣民三基大遊之外別加文昌飛符始擊計神主客叅爲十六神蓋變遁之小者爲叅耳又壬用天一貴神者實太一神之一或曰若然是三式相爲用者皆出人爲何以推人事吉凶得失無不巧發而奇中皇元祝金厯于甲午之歲宮由洞于兵穰棟傾落牆祀崩弛風雨震凌牛羊降陟知開封府富察君哀之謂非藉名德之師疇能以興乃嘗遣警副董德輝香幣迎致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于河朔請主上清及是宮上清由規南征撤以造舟真人求得重陽開化真君爲道所廬作

新朝元宮他不暇爲署其徒提點張志夷知宮田志淨責使營葺若有緒矣而志夷逝後惟志淨與知宮王志實吳志超提點劉道資朱道輝爲之積七十餘年而三清殿真室歲君殿周廡庖廩旣美旣完泰定虛白文逸真人孫君履道實四傳而嗣其師惠慈之位以有國者作之于全盛之時而數子者修之于己壞之後度力校財不能萬一其舉贏于時詘瘁盡而智殫久其年而勤不少懈迄用有成與國妥神祈天永命惓惓爲心其如何也請其友燧宜文諸石遂詩之曰
古有國惟上帝祇羣祀禮秩疇與夷太一名肇見楚辭武帝耽惑僊佞思爲壇三垓太一祠大牲一以郊爲儀千載勝國乃取師去壇而屋凡三爲兵惟中存東西隳存者罅漏風雨鬪伊誰哀之曰惠慈來前其徒責繕治匹夫位微爲功遲甲子一周一紀奇六子迭守成其虧于焉妥神神安怡何必三年始推移願于皇輿歲周馳上錫吾君壽無期左右相協帝續熙中爲百辟登瓊瓊輝共極咬絕姦欺下與萬方澤羣黎膏張百穀不虞饑凡是厥職神所司迺今國家歲禳祈峙焉嶽靈流川而

與夫無文亦秩之非于天神獨見遺由彼無廟禋安施
自爾豐報當有時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
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上弦王相啓齊
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
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
聖皇后深恩大惠常請于帝求卽六盤興隆池園爲寺
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惟年制可加賜黃金兩
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
十規制一以都城敕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設難
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爾輝身綱維之
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
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
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懸書徵士
蕭欒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蒸林立
教不是微而燧之命實由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
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背憲廟大封宗室以世

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
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
素渰之西毳殿中時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
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
怵心齋咨噴噴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澗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
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棋錯於是
聞者靡不與金篋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礫竭蹶如
恐或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
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利不入王府悉耶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緡二金印
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
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
年而弃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
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
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縠爲匹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
之未聞者于吉王未始至歲惟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
六盤屠穢諸地者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于縣其

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為略畔矣六
 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
 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
 四海無所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
 馮牙于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蹕三易寒暑夫
 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
 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行溢涵
 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
 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遠之
 官而弗遑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
 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懷懷求祈年今聖子昭
 昭追福往聖于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為宇事佛猶不
 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者善美孰與大書
 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
 家必有余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視
 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
 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為嶽實王封內嶽
 禍之門揭為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蓋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
 楹繪堵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頽頽上下靜供
 之修乘輿必駕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百世梵
 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適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
 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于親則懿制
 地千里規為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
 其先面勢畧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救建遺則帝師帝
 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
 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盤石宗以
 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向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順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禪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
 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
 三十有一年成宗既耐廟矣而惟皇考實誕躬未大
 尊顯肆類上帝詠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
 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
 之號邇之為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于宸
 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

北荒險阻踐踰躬履甲冑北寇底平實難實棘時有願
言皇會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
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馮依佛
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
休祥蒙賴初匪有永年千百世專利一己卿曹其灼是
懷惟以其日鑿幹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闕闕
得是吉卜敕行工曹覽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
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爲制正
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爲跌塑三世佛
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跌輿前殿一諸天之神列
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動以趨善
懲其爲惡有不待緝誦其書已悠然生者矣至其檄
題椀桷藻繪丹青緣飾皆金不可費算楯檻衛縱捍陛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恩
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延爲行寧屬之
後殿庫廡庖湍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
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
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何如哉

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資工官下
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勸宜如故事卽踐
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誅曰武宗仁
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
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
曰凡修營木石陶繪百工家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入
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敕臣
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
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
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脫千秋萬
歲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
官室池築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
故武宗巡幸之還菟田而歸必于是焉大饗飲至若鄉
然別建大利位置行列某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
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
憚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

釣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于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于其時曾不蒙廟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日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于江伐石于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饑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配天帝帝曰噫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敷伎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爲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枕唄攸記

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

皇慶之元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大師慈昱書遣弟子嗣瑞嗣泌敘南泉山大慈化寺爲臨濟十三世孫普庵印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旣累謚矣至皇元大德庚子實百三十一年昱再爲之請謚于朝成廟制可卽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謚寂感妙濟真覺昭貺之上其褒其德無以俾大視昔八字猶燭火之當皎日黯不輝矣又叙寺火于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具僚合諸

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叟禪師紹中經理其廢四年乙未昱始繼席循復完矣當是加謚之歲再火再繕治之踰紀乃成且錄劉心大爲國博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提舉湖廣省儒學所撰加贈大德禪師萬佛寶閣圓堂普蓮堂普度橋袁士趙璧之橋墩吉士宋處仁之昭烈廟與立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鑑大師希陵之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昱自爲高麗金字經諸記巧燧日以是爲迹銘之寺碑爲讀畫卷漫不知位置何地乃詢瑞輩俾圖示之而統其要寺蓋距州百二十里蓮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沓前曰普光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庵塔次萬佛寶閣雨化堂達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爲漢關羽者世則知之忠靖爲五季漢周張翼佐南嶽者則世莫聞庵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方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庵之舊爲大圓堂諸小殿僧寮賓館倉庫庖溷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千四百楹南泉之山四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

昭烈皆在寺北黃圃市壽山之間昭烈則忠靖原廟普蓮堂與橋則在州中堂有亭閣廊門橋當隆興吉瑞鄂潭東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秀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閣鐘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財不屈已力之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彩繪百工無一可後之又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衆也衆則用奢而寺無寸田以自業惟恃昱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于江湖西南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計者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新饗者猶不與存何修而臻此哉謂普庵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舉至昱爲人心服而動趨于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道也且人之情能勉志竭力于一燬之後再燬則弛而怠焉豈不如退規制益侈輪奐益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不信乎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中土也漢唐而下正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者乎星羅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爲佛官者何啻萬區爲其言祝除毛髮者其徒又無慮百有餘萬列聖爲制不雜民版又屢降璽書禁人無侵覬其產驛傳不宿官物不

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設席維子中其崇禮而保祐之已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爲正錄者衣食百需取足諸山虞曰繭絲使就困削爲罷黜之歲一再誦經五千四百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祝髮之徒散幣饋食果茗香燭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焉是舉天下爲徒百有餘萬沾浹恩波無有一人或遺也嗚呼昱所以能就事功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也余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昱其有見乎此遠以求余自非警穎童而習之自首不知其原矧余平生未踐其域不啻其味者苟剽而竄爲之知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爲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疵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余知守此故不放效必大之博洽爲浮圖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日夕視瞻上酬帝力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辭曰
普庵肅公曾中之雄由篤其道爲世所崇遇有潦熯爲民祈禱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縉其化爲新彼居日月幾何雲屋渠渠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

極去世悠遠傳之昱孫猶以哀榮上敷帝闈於皇成廟
閱其克孝不斥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歷紀年不
僭誅之其仁立天肅由是名充塞普率雖昱于藍未敢
曰出作室燼餘無田畝畬人以賄來如取寄諸伐材赭
山鏡礎窮石百工鼎鼎孰後爾職杵之騰騰斧之矜矜
視址視方其直引繩桶以負棟實千四百丹漆之塗如
暉斯赫菁觀有司鉅室責為有書以徵有罰以隨人將
趨事憚貽已勸巧為避逃猶幸不至于何浮圖無罰與
書視所欲為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于橋殿堂
必字以普倡其徒千釋言日宣于以祝釐天子萬年天
子萬年期昱孫子有來源源世受其祉

臣蔡共武恭校

牧庵集卷十一

元 姚 燧 撰

廟碑

長春宮碑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鄂爾
根薩里集賢大學士臣布喀齊奏輔元履道元逸真人
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邱處機為全真學於寧
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創金之十年方事西域
聞其有道自秦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
而遲其來繼伴以迂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
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脩
身帝大然之曰天遣僊翁以瘳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
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敕臣徐世隆
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
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
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賂代曉之詞臣俾
刻金石則益不自于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
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

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驚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嗣之備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布無敢倖刃視徹四海之士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檎非囿夫祝臬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足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後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于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于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于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其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朝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于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于莽闕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

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慄裹鞍瘕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績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辟元門遣人招求俘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子殺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後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邱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

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為終之耶
 矧即位踰月為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
 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
 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纔九閱月實三為壇
 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為國與民介
 社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為
 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
 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
 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為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
 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
 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
 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
 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邱氏之學熄
 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
 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仙之身又冠之以寶冠
 鵠之以玉珪被之以錦衣皆前祠教者所無嗚呼仙之
 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祇其來無極
 者為陛下所承承萬年當如何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

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蹤其武俾肅將之剗平下土旣奠南邦西
 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無山不越萬國
 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礪礪其
 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閒繼久以朝黃昊尚友方詔外臣
 道德資取崑崙載率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推澀
 厥腎腸為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
 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綬彞書誕告凡為爾
 學其復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官歸主其教
 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存必拯以全旋返其其子
 孫眾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
 不然太祖皇之甥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
 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曾諡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
 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徹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
 拜稽首二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
 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矣禮弗屆於皇我
 皇萬祺攸賴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夢上以慰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蠱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勤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儆如是而善習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規不言意喻廿有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領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服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于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言而養息言而廣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達納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藏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

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殄殲大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國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閭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爲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變爲塔又西再爲塔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做贏寺須是資大抵樞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磨礎之安陞祀之崇題表之壽藻繪之揮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修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白天歆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于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衷

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
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
崇祥院臣請鑿石以頌功德敕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
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閱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
遍觀僑生未嘗風一經日雖勤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敕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罷覆其瞻劇
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
皇帝覺皇氏卽其卽以圖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
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
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
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簾政
偕于惟撫慈孫于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
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專裕聖
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
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江州廬山太平興國宮改爲九天採訪應元保運

妙化助順真君殿碑

天下之人有安居不爲其事者乎安居不爲其事古曰
閒民重其賦而刑隨之今也山林之間羽服之流幾何
人哉苟安居不爲其事亦孰倡而致于其道庸心其
教哉制授冲靜真常疑妙法師提點廬山太平興國宮
錄江州路道教湯德潤儲蘇于儉蓄細爲大者十年始
田履畝纔及三千今歲有奇謀其徒曰之宮廬山名祠
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明神也殿寶勝
國所爲旣寔且卑妥靈弗稱其撤改爲江西行省左丞
呂公師夔及其弟福州路同知師山行金王局總管師
寬准西北僉憲師順江浙財賦總管師謙與諸子姪
發米于庾割田于郊捐幣于帑爲鄉隣先故富室佐財
貧者輸力如恐人後爲殿七楹度高百尺以祠真君夾
爲翼室右祠三官左祠四聖皆三楹前爲拜殿合之衡
廣爲尺百有四十縮身不足于衡十八之四若其攻金
攻木埏埴設色之工殫極其技無遺巧矣遣其弟子熊
應松周祖清馳書龍興請燧日斯宮之興五百餘歲勝
國盛時加號應元則皇元有天下之號已兆形于斯時
迨今海寓旣一大帝至元二十有一年三十年今皇元

貞收元之明年大德八年凡四降詔一賜提點周得一
餘皆以賜德潤其于衛持斯宮使人不敢雜採賈侮略
于其間禮亦優矣德潤以是龍光游至廬阜載躬重未
云喻惟有獎率道流竭才新殿奉安元辰日夕祝釐祈
永容算維億萬年庶幾深山友木石者報上之智畢于
如此願銘之碑謹併上陶經匡廬得名與真君事實惟
擇筆馬燧諾而思真君靈貺數百年爲有國欽崇章章
傳紀者無庸重述未問而當告與疑而未鑿者敢用陳
之其引朱子傳書排以歷陵博陽山爲敷淺原其山阜
小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爲高大宜所當紀然考
禹貢言原非一冀之太原徐之東原雍之原隰皆以高
平得名何獨岑絕如此廬阜可名原耶大抵是書載導
河積石至碣石其間所經如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
大伾洛水大陸九河逆河入海又及其所會之水滢涇
溱沮之入渭澗灑伊之入洛亦何詳也至岷山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澧已跨蜀而荆數千里矣又曰過九江
至東陵東匯入海數語而止亦何畧也故朱子論曰以
事情理勢言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時龍門九河事急

民困勢重役繁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漢則地偏水急
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
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負險阻頑弗即功則官屬之
往者未必遽敢深入是以致誤者或多也因思余昔拏
舟成都至夔門其所未至去秭歸三百里耳秭歸而下
至江陰望海門而還長江萬里浮游道遍然蜀荆之山
條脈聯絡壯觀天險者如眉之峩眉嘉之離卑渝之瀘
山涪之鐵櫃夔之赤甲白鹽巫山及峽之黃牛危巖絕
巘刺天入雲何啻千萬與三十六江水會夔門者皆所
不書其見遺者豈獨廬阜哉要朱子之言千載不易者
也其曰廬山始名南障由周桓王世匡績學仙所廬故
名匡廬圖經已辨晉人紀者之誕所未問而當告者自
周而上無爲老子者何有乎今之祝釐時天子諸侯自
求多福皆有禮祀禮祀多名合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示
人曰鬼神非直上帝也日月列星風雨雷電凡本天而
親上者皆神也示非直后土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凡
本地而親下者皆示也人鬼則宗廟社稷凡有功生民
死而廟食者也天子既祀天地圖邱方澤至于時巡則

又燔柴四岳隨其方山川皆望秩之不遺無文諸侯四時望祭其方五官五行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亦歲徧之後王德薄不能時巡既曠望秩于方岳諸侯復不世其國遷代無恒而歲徧又廢其封內惟道流之宇名山川者由祀其師以及其上之元雖未有龜寧蕤沉性幣之備而潔齋以致忱者晨夕至焉國家以其依居嶄拔奇峭幽深縹緲當地氣粹淑之會其神必靈賜官觀名置宮頌之時大醮祠庸以奏假赤章上帝后土與本天而親上本地而親下凡曰神元可介社導和斯世者莫不致之爲位多至三千六百亦幾秩無文矣實于時巡不舉之典修之其宮顯爲有國者之所賴焉嗚呼亦有功世教之大者也然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何也由雜夫荒怪也其尊無對大無餘者皇天上帝一而已矣有曰上天神后者蓋天言形體帝言主宰后君也與帝同出而異其名天子曰元后人臣匹天子者亦曰后春秋王與后之鞶鑑書伯夷禹稷爲三后則后者又君臣同稱昧者不知上帝后土視之魏乎其無朕也聽之漠然其無聞也而造化之迹則體乎萬物而不可遺

乃以形求肖人爲之上帝則覓珪袞以爲失耶詩刺衛夫人玉璫象褻胡然而天而帝屈原亦曰龍駕帝服若真有是人被是服者其來亦尚矣哉甚于后土加笄珈褙翟七政一也日木火土服殺上帝月金水殺后土山林川澤之爲王爲大人亦若斯者奚足殫紀夫誰與祛之勝國之謬尤在增號淫昏之鬼葵源祠山梓潼之屬皆帝之是則尊矣其如降上帝與之班何今事實所謂九天採訪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者九天之屬見於天問注以九爲陽數之極固無大壘于理唐李玘碑止曰廬山使者廟南唐曰通元府勝國太平興國中易廟爲觀以年命之神宗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徽宗易觀爲宮刊錢玉冊臣而進之于時洪芻提點是官奉安玉冊寶爲之記舉錄異記開元十九年明皇夢神人金冠朱衣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當館我于廬山明日又降于庭命吳道元圖其真建祠山陰明皇親書繆篆殿額以賜其文惟曰九天使者之廟無採訪之稱後世加焉其榜固在也然原以求之非必權輿有唐東晉之前方士輯五岳真形圖爲書曰嵩岱華恒皆有佐命

之山而衡岳孤峙無有夾輔黃帝請命上帝建潛霍二山爲儲君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開元中天台司馬承貞請立五岳真君祠使者之廟當作其時其說詳而正據而不鑿謂可祛齊諸志怪之惑者真知言哉理宗又加妙化惟助順者無徵焉然使也衡君命以出者惟人也不能周知善惡之實彰之輝之故採以資人之見訪以勦人之聞神元何假人爵以爲貴賤等威佐上帝行四時以運寒暑日月于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天布大澤雲雨不終朝而施德博大出百物而潤澤于下神變功能如是其聰明正直而一有不待夫視宜無不見不恃乎聽宜無不聞正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者如必採以資見訪以勦聞而始福善禍淫斯人則不採不及知不訪不能通失將衆矣烏在夫爲天網耶余故惜其知神之神不知神之所以神者此也盡辨之其說猶多姑是舉隅焉耳非獨使讀書以續文造道而明理如德潤者知之可以髣髴鬼神之情狀而不溺于所聞鬼神聞之亦憚豫于冥冥是燧斯言曰千載而下特見有如之人不可以非道誣也銘曰

維天盱眙下土是冒羣望降釐衡岳如卑南服之山匡廬莫夷有截其岑有育其麓衡虞材之烏用不足氣聚金寶騰輝中霄上與列星爛其昭昭倏噫而風隨以雲雨千里崇朝膏潤斯溥造化之迹不掩如斯皆本二氣良能之爲維古哲王及始圖報由時岳狩羣望必告嗟哉後王曠不省方或事云亭侈愆舊章維方外臣竊取咸秩大爲醮祠無文每及盤盤之宮負聖治峯其師湯君言出衆從設格普天三千六百爲位勃礮神示安宅撤搆斯宇高廣異先鐵鷲金鋪尚副揭虔爰奏赤章媚于上下不約而一萬福來迓資我元后山積川增維千億年萬方其承走爲之詩俾爾羽服鼓鐘新宮步虛是續

牧庵集卷十二

元 姚 燧 撰

廟碑

報恩寺碑

報恩寺者女僧妙德之所創也德金城韓氏子考諱誥任兵馬都元帥彰國軍節度使其先仕唐遼金大顯德適晉陽王氏王佩金符爲工正生三子而夫卒久之子娶婦各能自立德悉以王氏業歸之而繁峙之蠡營元帥有別業昔以與德德將老于是旣而聞有語其考方國初用兵際搜討所憫于山因燬諸佛廬事德愴然深念父武臣爲國闢地之功雖大亦多斬刈焚盪之慘曩同氣百人今存者獨我吾婦于人而又寡子旣植王氏矣吾其事浮圖法庶得以資福韓宗乃削髮爲比丘尼卽聶營別業創殿像佛第建食堂厨庫前翼三門後敞丈室而瞻衆有田如千頃及山林園圃水磴等利號曰報恩寺仍以沙門某見開山住持見卽工正之弟而身別院以與尼居德翊運勲臣之後趣向孤鷺名達于徽仁裕聖皇后召見命坐賜之僧衣而元貞璽書及皇

太后教兩下以麻衛其寺是年裕聖幸五臺德實從眷昧優渥及還駐華嚴嶺命今衛王阿穆格及親王妃主從官數百人以香幣至寺尋以寺爲衛王集禧所今德請紀其事于石余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于佛氏之書蓋未暇也夫未學其道而爲之言必將有戾德又女僧也而志得吾文余辭之爲宜然金城韓氏與吾先令公爲姻戚而元帥公舊迹戎行克振世業武而不殘風誼藹然其後當著顧無聞焉而德也出大室嬪貴族諸子有立乃割愛剗柴棲慕枯寂閔其父家中替求資福于浮圖而幼躬所事事集不居可慨也已况其寺復爲國家集禧之所而歸美報上臣職攸在揆諸義不得終辭雖然寺名報恩將孰恩之報耶若曰生我者父母也食我者大君也謂覺皇氏闢大法門儲福利崇其像設奠收善果延洪聖壽于億萬年而宗支同茂單及其幽明濟度而有獲斯酬其志亦足書已遂次第其顛末而系之以銘文曰

偉韓鼻祖穆于周武奕奕梁山變雅用取子後裔孫國以姓之不侯而民何千萬斯其千萬斯中絕不後漢乎

無間安所爲究嗟維德君生侯富驕移大盛門諸子翹
翹三十而後介操勒志悼其考澤遠斬一世祝髮而僧
曰韓吾承卽其考田佛宇肇興期以報德昊天罔極迹
是爲孝展婦之特且虞吾身而不永年僧子以孫斯宇
賴傳俾爾歸離泰嘗宅相是其爲言聞者惻愴我則瞿
之天與人殊嗟今諸韓胥被桂如自根而幹而柯而葉
爲葉茂繁何啻千億其間豈無一蕓先零夫亦何害買
古青青在人視之侯之家索自天者視猶一隕墜西銘
有言民吾同胞矧爾同姓四海滔滔反覆始終理亦昭
晰覺皇貞之韓氏未絕

希真先生祠碑

王氏自其大父義年四十生棄其父定定四十一亦生
棄君與君凡再世爲男官始李冲虛居丹陽菴後以奉
金土元辰京官朝朔望祝釐隘縣官易殿廡爲雄麗
賜額丹陽觀君年十七從冲虛學者十九年師卒初卽
汴紫葢後遷之其鄉德興龍陽觀坐居三年還汴再居
丹陽觀汴人敬之如見其師四方賢士大夫假館其廬
無有虛月雖其徒厭譏不卽也視其尤寒窘者或質衣

爲具歸之其施如此其入也殊有擇初汴受兵有富人
將逃亂藏金二穴去後數年來訪張人觀聽卽詐喪服
若發埋骨者兆緒將見謾謂役夫可市取祭物僅探得
一穴恐禍已不暇及其餘也約公取之而歸我其半指
藏所去去而其主死竟君死未嘗語人無有知其處者
與之期事雖風雨寒暑未嘗爽言于孺子問以前朝勳
戚大家事其言疊疊能傾究其隆赫衰摧之由聽者忘
倦皆可筆之野史亦知爲詩精于賞識裝褉書畫蓋與
其師及從翰苑諸公遊故問見獨不囿于道流之狹也
年八十五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前終
二年爲坐曹門外表之以碑凡夙與其師相友與其
師之友嘗各價重一時者皆具棺衾移葬其中又各傳
其鄉里世次年壽爲誌以別墓至是其同門友王道祐
及其弟子張某者葬之新塋從願言也後七年族姪康
自汴至長安無他營求惟誦君夙昔之賢曰是康所善
也且其爲人亦公所詳宜銘其祠燧曰王君賢也王君
方外人無形勢可藉以動人子徒以故舊而不忘之爲
計其久遠子亦賢也君諱道清字正之河中臨晉人賜

號希真純素大師銘曰

謂爲不壽耶年幾九十而人誰與夷謂爲壽也耶享止其身而後者嗟誰由尊其所聞而不疑行之曰君所安我又何悲哉噫從享其師表祠有碑平昔之善載筆于斯尚俾來者可考而知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諡武愍公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始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于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曰正獻惠穆于文靖范忠宣恭獻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一二見事亦曠世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繼

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子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世姻不連他族唐季王西夏甚盛疆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某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瓊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瓊繫闔門獄中瓊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威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布延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

岳進沅沙市下荆南傳檄歸映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狗地湖南丞相兵及湘西以地遠授疎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關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撫瑞吉領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昞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龍興守帥覲利鉅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州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祖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檄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投蒙古漢軍

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菱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彰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圖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賜宴其將佐之有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民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僑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殺待賊斃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遠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瘡斃關出竟以毒發斃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十爲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堯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

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骨肉九原耶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涪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涪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動屢絕且薨謂所從曰爲我語弟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喪太夫人而身先朝露于是遐夷吾目不暇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恐無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魄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涪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葢子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緘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涪水幽幽束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靈吾民有裒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乃心寢向用公迺涉潛沉泱泱漢水南紀所恃乃地襄陽金湯陸公將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任志復股爵人號年大龜既闕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闕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龜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儂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捩勝者衆輕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雕弓懸繆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奔先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袍鼓格闔比死冠纓不頽裏轡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翻迺今

旋歸粉篆丹旃兆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惟孝其
本黼屨思之錄其庸勞龍幽上公可謂曰遺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籙益維時神
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
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峨峨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袁氏先廟碑

嘗謂天下之人光顯其家者由二道焉一則曰積德有
漸二則曰成功有會之二者不相資以始則相須以終
如升也有階而構也有基開也有門而來也有塗無有
無所乘依而徑得者且千金之子將運千金之資猶不
輕以相畀必擇善賈可付而後授況造物者儲靈奇之
氣賦經綸之才假光濟之具俾佐興太平之業非求夫
修仁潔行善爲燕後之謀沒身百年窮蹟不變未享其
報者之家他子孫孰克當此哉蓋袁氏由高王父而下
皆以諸生學修于其躬道行于其家化及于其鄉不吏
祿而本富于田者四世一轍而公受之始克大施于今
嗚呼積德之難也如此夫而成功之難也又如此夫高
王父諱亨曾王父諱迪王父諱企京父諱鐸公諱湘字

潤夫位至延安路兵馬都總管其功烈之備年壽之至
子孫之麗燧已最而叙之墓碑其可以屢書者今申言
之曰方天之訖金命也提王公佐一節度之師來歸吾
元拔之鋒鏑之下而臥之衽席之上脫民兵死徇地鄜
延拓境千里凡負險羣聚資人爲糧者莫不投甲相率
而至去民盜死治延之初假之種牛而授以耒耜免民
飢死自燕市藥負以百十馬牛卽城爲樓居之致醫司
藥爲劑其間有以疾來者視所宜藥與餌不求贏利去
民疫死至今州民戴白者道舊相語猶泣然指城樓謂
曰吾司命也昔漢朱邑爲桐鄉嗇夫其惠止于未嘗笞
辱人且死其子曰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必葬
我桐鄉自今觀之一鄉之政非有夫千里之治也嗇夫
之貴非有夫通侯之位也不笞辱人未嘗日拯民于死
也奉嘗者民而非歌其子也然魂魄猶徘徊戀戀不忘
其土無惑乎公遂爲明神以禍福斯民歲時安靈享黍
稷之幣于其孝子之手也廟在今延安屬縣膚施之東
川去府治十里外袁氏別墅取延瓦之助祭之來之易
也其年至元十九年其歲庚午其子昭勇大將軍克忠

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凡今廷臣之平章人物者
必曰袁昭勇和而嚴不伐有功賢而有文章可倚以集
事可謂能顯親無間言于子責者矣後之子若孫惟無
他求其孝以是爲師作迎送神樂章俾歌以祀公其辭
曰

延阪兮上下延山豈崎兮其童如楮延水湍駛兮不可
以溉田天早霜兮又不宜于多稼城巖邑兮無衍夷公
何爲兮安留斯慕吾義兮懷吾仁曰我延民兮吾父母
之公逝兮再紀民過其廟兮其敬益起延故老兮淪亡
其存今者兮匪孫伊于生者逃亂兮奔公爲依死者白
骨兮魂魄公歸矧公後兮鼎昌子奉嘗兮孫尸華衣兮
絳繅金章兮玉帶總總兮林林來廟庭兮覲拜歌鐘兮
舞鼓蘭烝兮桂糲舍登數兮備儀公飽德兮焉所公何
爲兮睨輦曰哀蘭絲兮日寔吾民曩者五袴之家兮或
今也無襦吾又何心兮獨樂乎余身公子孫兮聞聲羣
民子孫兮感而繼泣謂公逝兮幾年猶闕有無兮于余
一室公明神兮若茲苟有善兮將知我祖父兮且母公
欺我子孫兮可公鬼飢子越兮父令婦齟齬兮夫命俗

歎兮素帶公不刃誅兮猶殺之以病稼我田兮蠶吾桑
縠我腹兮完我衣裳輸賦孔時兮無後倉箱無重俾公
兮一日增傷

牧庵集卷十三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莅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以官為家死不以返葬故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勸哉會薦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遭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灑備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

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廣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間者概息以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遂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顛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為顛頊顛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媽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舉羊立舉羊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卒子夷公說立夷

公卒弟平公變立平公卒弟文公圍立文公卒長子桓
 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
 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
 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其在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
 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
 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驪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
 佗而立躍是為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
 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為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有嫡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
 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氏為田氏齊之近也或
 曰食采田完諡敬仲生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孟莊生文
 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
 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
 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
 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
 為山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卒子潛王地立燕齊楚三晉
 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
 器潛王出亡及莒莒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
 為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
 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
 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
 始同為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
 稱王氏軫將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
 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為敬王以田豐為世
 睦侯奉敬王後葬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媯
 五世孫敷復改姓姚誰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
 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
 顯顯生四子清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前遂寔字仲
 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謙休光謙
 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牟
 微畢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瞻建興中渡江居
 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
 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

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
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
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
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
立諡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諡宣傳子叔寶
亡陳凡五代三十二年叔寶四子壯弘徽某某會稽郡
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
林學士某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長秘書少
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
二子伯宣伯黨伯宜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
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熾三十九世兄弟
列者正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伯八十七年以三
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
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
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
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小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
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
時遷人有編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拚之不忍及其匿

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
氏入蜀中敞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
旣發視元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賈道刻石人獸
如其始迄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
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
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
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
之辭歲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驚兮函嶠趾北即兮坡陀濡洛水
兮波滔滔堂封兮偃谷古爲藏兮幾何所旣夷兮己焉
有不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尙
孫兮爲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慎其守不忍嘿
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茲兮來嗣可究余亦
虞兮遺苗匪安胃兮華逸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
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
兮不與他族而中絕而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
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
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望勿替兮休聲與媿水兮齊悠

長

皇元高昌忠憲王神道碑銘并序

上歐柳林二月六日丞相臣大都平章臣扎爾宣徽使
 臣拜達寶克御史中丞臣布延直侍行殿臣託克托丞
 相臣圖沁特穆爾奏金紫光祿大夫遙授右丞相宣政
 使徽丞相政使臣阿拉克巴哈言臣伏自去年言念祖
 考往事列聖嘗著微勞安于威顏請褒幽隧聖量舍引
 曲賜允俞為降詔命追贈臣祖考布爾哈推誠贊治功
 臣儀同三司大傅昌國莊愍公考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軍國重事宣政使翰林學士承旨領泉府司事達寶密
 推忠益國輔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高昌
 忠惠王祖妣呼特呼訥完顏氏金源貴侯從封昌國夫
 人高昌王夫人臣雖糜軀補報無所惟有刻諸金石用
 章天休庶幾先烈託垂無窮敢昧死請制曰可太師臣
 託爾齊延丞相託克托又言昔盜殺大臣嘗求王文忠
 公褒揚其功文忠不可其碑故存請發兵士如千百人
 挽之制曰無庸其令十象輩致仍勅翰林學士承旨臣
 燧集賢學士臣懋翰林學士承旨臣仲壽撰書篆額臣

燧稽首承命謹按王曾祖考伊塔庫們官奇爾氏初以
 百夫長事王汗可汗之為大號自唐以然今惟曰罕王
 今所加故兼稱之曾祖妣夫人脫倫怯昵生闕巴哈齊
 哩克薩理幹罕合臘幹罕四人太祖方以神武戡定朔
 漠王罕與之有間圖卜巴哈率其屬二百戶來歸徑雍
 古為其王所止居之蒙古魯地遣其子約速穆爾偽為
 商至帝所控其然帝遣托掄薩理必塔台二人使雍古
 王阿勒呼木實克奇呼爾所召其弟與二百戶者偕來
 帝問圖卜巴哈在王汗所何言曰為質也俾仍為質宴
 享則賜班坐大臣位帝征西域盡率其屬以從會旌戰
 勞賜回鶻戶五百四十有八在太宗世又從帝弟睿宗
 平金明年乙未之詔定憲宗時以兩諸侯王與蘇布特
 再征西域又率其屬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資騰吉斯與
 諸侯王巴圖會征欽察斡羅斯至阿蘇齊默斯城皆先
 登薩理幹罕夫人哈喇哈納生昌公蘇卜特達巴太宗
 分封功臣剗順天屬縣東鹿隸昌公初掌睿宗奉記壽
 宗上征事莊聖太后領所部民千戶歲辛亥憲宗立極
 從莊聖所求致之詔蒙克薩勒為丞相昌國位其亞天

下庶務惟決二人又領諸王副車僧道伊囉勒理大食
寶朝覲貢獻敷奏宣發號令諸事明年因勅掌帑藏與
祠祀嚮卜諸臣於昌國原申前制後二年蒙克薩勒卒
領中書省終憲廟世權寵不移四子長故湖廣行省丞
相也先不次故御史中丞茂巴爾次王季四川行省平
章巴哈特穆爾王自幼事世祖初與今太師淇陽王伊
徹察喇同掌奏記後獨掌第一宿衛奏記兼監幹脫總
管府持爲國假貸權歲出入恒數十萬定緡月取子八
釐寔輕民間緡取三分者幾四分三與海船市諸蕃者
兼戶部尚書內八府宰相如馬湏酌郊燔肉告神皆大
祀也惟王司之又諸臣喪疾可通籍入與否必是焉白
詔凡祝釐金帛惟視其署有司始給十八年升總管府
爲泉府司丞相哈喇哈遜嘗奏罷之二十有五年王請
復立其年東諸侯王納延叛帝自將往征王前矛而後
殿之詔諸侯王而下生殺惟命亦既底平明年其黨一
王哈丹又叛成宗時皇孫詔王將衛士千人從討之大
破其軍獲輜重不可貲算哈丹挺身走引分海隅歸妻
衛士疾戰之勞請人賜白金爲兩五十制可及改制置

爲宣政院以王爲使凡天下職僧之官何人宜爲從所
調奏祝髮之徒入罪罟者惟與是官同聽有司不得專
決二十七年叛王罕都犯西北鄙帝又自將往征至杭
海王累戰皆捷叛王遠遁撫安邊兵與置驛傳而還明
年拜榮祿大夫泉府大卿凡諸侯王副車贊壤莫至庶
者王則傳臚受之成宗元貞之元罕都遣諸侯王額琳
沁出兵犯西陲帝召王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卿能
行無對曰効死臣職惟陛下命加銀青平章軍國重事
十月獲額琳沁與所部偕來大德三年兼翰林學士承
旨領泉府司事最其賜賚珠衣寶帶海東青鴨白鷹及
豹出中帑外坊者月異而歲新之不次計以大德八年
七月二十有五日薨享年五十七葬狼山水峪二子丞
相其長今宿衛皇太后寔世王官掌傳臚都王副車凡
贊壤奠初尚諸侯王葉卜肯公主布爾罕再尚諸侯王
阿濟格之孫公主都掄呼都拉次布喇尼敦宿衛乘輿
內八府宰相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使太
府院翰林學士承旨娶廣平忠武王女布喀齊女二人
長特濟格爲東平忠憲王子大司徒鄂都岱夫人次女

姑姑爲諸侯王瑪納斯妃孫女古濟格爲諸侯王哈濟妃因嘗槩王自至元甲子以及薨年迨事兩朝惟近清光一日未曾居外實閱四十一寒暑世之知者纔是職守與從蹕討叛數事而止自餘朝夕訂謀左右彌縫入宿出衛所以奠枕九重者其功將多中禁深秘外不得聞惟帝知之故雖沒世猶不能忘特崇其爵於百揆上王之高昌使臣鄰無以復尚匪獨其身又貴其子兩皆入踐台袞矧其弟弟從子布列中書宥密者猶衆有之嗚呼盛哉銘曰

人臣之位等絕數異進爵及王爲世極致嗟王生臣祖宗兩朝禁近身居蜚聲遠播帝崇象教王使宣政九有祝髮竭蹙聽命王在泉府舶交諸蕃匪利貨還來遠志存疆場雲擾王每從討險阻踐踰帝躬是保斯皆其外人所易知毗贊於中誰悉密微其悉密微獨今皇上哀其沒世大賁立壤異姓而王胙之高昌潛德由斯爛其昭章猶若爲未襲貴其胄丞相聯翩兄先弟後婦王之女王之妃伊誰能方門閤巍巍負螭挈碑是墳道旗金載銘天子之詔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臣曰布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朕當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半必翻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背嚕嚕哈西地所生阿爾哈雅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卿爲阿虎耳愛虎赤孺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請如天語之溫崇功禪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青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卽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持置榻班諸侯王寶愛拉下賜之金疊曰埃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鶴凡所以侈服貴近由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圖沁呼都魯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額森和卓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豐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勳國家何至與細

民勤本賦畝釋未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氏賀喇岱達爾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從事大將布拉吉達俾其子故中庸右丞相呼噶巴哈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已未從濟江帝射虎未盡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頂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造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閩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苦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准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曰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烏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圍遼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

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葉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找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簽凡襄郤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由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文虎於濯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尙書拜中奏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尙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尙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火積薪燔貴果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襄

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王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真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布延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布延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何珍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鐵緹鏃戰艦江中巢破曠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虜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崔貴道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

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乘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闕安撫高世傑將艘糧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兒墜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禛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俸發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禛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子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澆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蒂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

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令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劓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布延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遷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讙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坑之市斬豎傳檄下柳鬱林橫邑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特爲州三特厝農土貴南丹收莫大秀皆請內屬乃牒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邇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唱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承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方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勦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

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成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南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馮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勑尙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刺歸卽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特哩帝旣才公教陳毫頴元帥郝謙女爲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爲繼自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輜服白金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特哩生故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和斯哈雅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格齊格繼郝生輔國上將省湖南道宣慰使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富華善如夫人者蕭生巴圖爾哈雅阿寶克哈雅騰生圖魯默色哈雅女五

人一適政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錫里薩巴
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伯嘉努一適中書省斷事官
培爾錦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布延一適傳
詔巴爾雅男孫三人頑被實哈雅圖圖哈雅和塔拉哈
雅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庫爾濟蘇子博囉一
適監平陽太原軍子集賽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
輔國以神道木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
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
職責已塞矣嘗讀聖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
奇貨思圓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
襄陽下方戍准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准
東渡江提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邦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
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睦
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
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河南各四凡五
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璫被氍大主小酋茶錯輻裂連

數千里受廢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
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
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岱阿理罕平
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
爾巴哈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索多元顏諾海闕出柔落也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特
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璋張鼎樊楫
朱國寶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
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
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
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
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
之一佐軍時以爲慮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
賴以輕平其境節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
雷公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衡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幘可恃爲捍天混皇與其
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冬秦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
於隋矧趙遼眉曜蓬生東有炎朱光燭火之微宜爾滅

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
自將六師鷁舟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辰羣策明試加
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繕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
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
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甲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
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
勦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罄言綏心亦孔棘又鋤
武庚子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截疇知公勞大帝簡
在衣裘禽集靡有遺賚不事故常墮其奎章捷捷翩翩
龍騰鳳翔又錫金鑾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
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
是宅壽止名垂晰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
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
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
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鏡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
以與憲副聘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
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
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疇盛疆
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皆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賦之曰汝兄與衆
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
有如此矢帝威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
與友同死生之構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衆我寡

救烏嚙一軍先發其將瑪楚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
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奔繼顧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
軍虜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
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
踰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爲敵將實禦希禪其以濟勒
錦民百戶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
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郡王又俾貴臣
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
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
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
異其編烏嚙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
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特
布格功賜其軍騾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輒誰何李

璉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
可公辭臣不受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
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
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
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
釐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遠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
懼而變乃好爲語道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
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人筋角惟蒙古以時夥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
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默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
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
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
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
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
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
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
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璽帶幣帛與
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
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
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
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
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
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
棄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興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
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
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彊宗也勢不相
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
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
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
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
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
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
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
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
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嚕札喇爾鴻吉喇
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
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
徵兵五侯自足嘗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

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
勳公悉裝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擒
輩後與伊羅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
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
侯王鼎瑪岱討之公狃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
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
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
逐北極于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
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賊平敕一妃賜號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
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驥
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
出此物木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
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
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
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成六十五萬前政多進至
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

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劄置巡屋器械于村又
周劉光店爲牆四其門扁繡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
杖而徒成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
吾家有馬羣連郊垌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
之備其入驃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
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
之仍苦爲令河後泛濫堤埝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
城下濟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
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收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
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
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資諸軍上以爲善
敕遣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曰
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
書平章喇真宜政院使大食蘇合奏始名伐宋世祖分
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
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
恥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
戶以上中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濶約銀倚比再

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哈來歸公遣使駟關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台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濟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懲其富畜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大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西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平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維

風雪駁瘵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稟稟有會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橐韃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鶴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鶴豬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轉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鴟鵂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菟田之盛不敢萌啟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子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側聽談祖宗故實母政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巴拜次適色微肯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布呼齊次適伊克徹爾太師弟克呼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匝雅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人五兵之長無矢不仁懋功是創由賊叩輪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追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勦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闕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其材聽于禁闈無止出入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陳金山遐徼間有難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馴天閑彙集御構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昇之神孫神孫世祖開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欲裸大興師征畿業百城罔不簞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屏上銜壁叢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穢渠兒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于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嘗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伊札吉臺氏諱徹爾曾祖白齊初將突騎百夫宿衛

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劄平宋彭義斌俶援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劄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呼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奇鳴俱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既平為秦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暇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無慮數十萬人歸權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爾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贖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

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
爲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舉証爲中書失微殺其
二相大爲計局鈎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
酷延曼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
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鬪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
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
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姦賊帝初未
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詎大臣失幾諫禮怒
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
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
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介百人控輓倍
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盜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
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
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呼實都王濟
等家併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醜以謝天下以成
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
羶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
命江浙平章夙有怨于臺乘其懇怒自傍激之謂湖北

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
賊終未入抱業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留
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
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証始釋明日
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
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踈
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盡則
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僱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
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
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諸夷
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
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鄂特新日戩南奔大兵隨之偷
生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誠自是方三
千里袍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
師嘗藥長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
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
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

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
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迨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
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
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
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
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園
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
決壘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
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
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
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
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
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
富之實官給轄車始克歸葬于徐邗鉅山之陽前夕茲
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
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

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嗚呼今聖
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
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
嶽氣鍾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見開益甫踰
弱冠帷幄出入于符子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
赫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
盡殲孔壬于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
其戈戕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
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
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
責右已相阿中連率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
時望失將窆徐方鉅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
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
南今其疆理燧乎古始河謠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會祖
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
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瀾山河國以

承存

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嚕齊兼管內勸農事虎公神道碑

李氏國涼爲宋金西北障患三百年太祖徂征猶係天戈以故多取殘夷烏訥城帥實與宋臣戰死惟戲下鈐部官穆蘇和勒由首出降獨全從帥子惟忠則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愍公恒之考隸分土淄州諸侯王王多其氣貌與倫精藝騎射能論說他國言爲華旨如周象胥氏教以爲其國軍民總管從征淮南年七十二卒二子長則公諱益曰古人以王父字爲姓我其法之我先人諱中其取一言姓遂虎姓未冠教參其國萬戶府謀議李瓊反盜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在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道塗七月而罪人投首以軍諮勞賜鹿馬鞍勒衣服甲胄弓矢白金爲兩五十後命于朝官以承事郎知萬戶府事用兵襄陽王國軍亦徵公在行中復城長圍不釋甲六年當至元十年其守帥文德始下明年詔故太傅巴延以中書右丞相督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南伐旣渡江分兵五之一留故中

書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成鄂大軍次浙西右丞相徇地湖南詔虞兩軍相距懸遠無以應急援俾武愍公時以左副都元帥將是軍徇地江西公在行中從破劉槃熊飛吳浚張文虎文天祥諸軍下江西州七閩中州三廣東州十四護送累臣入覲凡所詢軍旅事機陳對皆可官以中順大夫監龍興路是州爲新造之邦而宋餘孽兩王改元海中遣間四出官詠故臣在在起應蜂屯蟻附左翦右攘數年未平獨公善威譬而信柔之一境肅謐及陞帥府爲省滿秩省以其民安公聞制留再爲凡監龍興五年移監撫州路始以日本之師繼以交趾之師供億百需一令之下急踰星火動裁以失軍興法其事之集獨先隣路省喜利臣復大加鈎覈旣徵于書又繁爲條約使吏自實有多牟于民而冒出于官者皆責償之自以爲功而媒貨其門鮮有不入罪罟者公獨完潔無絲毫得凡十年移監袁州路三年改監徽州路皆位總管上撫陞中議大夫徵陞少中大夫袁徽皆兼管內勸農事滿敵而歸曰吾旣得從戎天訖宋命會其成功受任先朝洪撫袁徽連牧四州服三品服人

臣願欲而不得者身享有之餘二十年可以止矣豈如他人上覬將相以致敗耶過沛慨息曰吾祖世官西河之孺吾考高墳東海之濱是邦去路而適亦地之中于是爲家可以西望吾祖東望吾考遂買田休居以大德三年辰在己亥十有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年六十三夫人楊氏嚴于內治閨門赦若男二人文煇文煥女三人長適武愨孫今湖廣行省左揆世安子利用監某次適池州總管府判官隋載子某幼姆始公之卒弟儀哭曰吾兄不滿年格果于遺榮期以自樂于日薄西山也曾未中壽而遽已是我可不念其拓境之艱成家之難以厚其死乎凡喪葬須吾力能及不必出兄之家既墳請左揆曰乃曾考帥烏訥城我先人其鈴部官兄從戎淮漢江閩又惟乃考先正武愨是從今以男女故託姻里聞公有所善翰學嘗詩武愨麗牲碑者幸爲吾丐銘于以揭今而訛後死而有知骨不腐矣故左揆走書見懇曰儀非直克弟加善植業同里有貸黃金二鎰者死曰吾可同俗訟其妻子與見知者必其歸耶裂券火之又能以禮自律至里門則捨馬而徒其爲人樂是宜若不

可拒者燧曰嗚呼世有兄夷牀未寒已利奪其財于媵姪手邊恤夫葬與銘聞儀之風亦庶可少愧哉況兼是數美誠難能也故附書之儀由將東諸侯王射士制官承務郎提舉崇明州鹽場今領天后位之民夫人四其亞趙三子文郁文燦文炳銘曰

嗚呼維公少而卽戎與齊長圍平賊內訌先皇資之屢裏以乘雕弓貝冑華衣晝映繼繼兵襄賜荷及于中旣下明年大伐是從分成鄂省皇旌有命大師及吳江右靡定移武愨軍往徇于洪從收闔廣狼烟一空馳以入觀山川形勝軍民休戚隨問隨應官悃而忠沃心宸楓曰洪汝牧虎節以庸公旣戾止嚴威信令植柔鋤強敦皇齊聖滿考再爲隣盜如蜂獨其境救郊農市工移撫十年其事始盛倭征交征一食日僻海艘督造陸水仰供彼焚焚徒私先後公溼入緇出官刑忘鎬紛紛觸禁如獸投奔噫哉維公克潔其躬務袁務徽一其初終六秩言歸時憲絕鏡如車善柅擊節月評平馬夷山突如防封于仔表之有碑穹崇載銘其陽其烈足證其來後昆其賴其慶

牧庵集卷十五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卽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
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
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
保身以堯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燾
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
中皆異數也旣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
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
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
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騎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
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
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
六鎮節度使勅勅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

臣劉鳳誥恭校

祖遣之使遊見留事世景聖三未加安時制節宏化朔
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
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衛之
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
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
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閣門使吾州團練使玢玢生開門
祗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銜錡生安遠
大將軍虔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
自稚弱一力于學書則經紀其家擱晦則讀書夜分不
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廳不使見燭就枕
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
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
于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
重名方閒居許摧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
公內翰怒曰公茂頁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
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
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
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遣兵河朔鬼物

云然宜球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爲
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遂軍將肅姓者入家盡付所
出肅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球乃
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
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
時龍庭無漢人七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
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
會破襄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釋竹林間公前辯
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感數人逃入竹中潛
歸其營匿嚴候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
先生趙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髻不以華人遇之至帳
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
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錢不欲北與公訣
漸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
積尸問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
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
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

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符以郎中伊魯幹齊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請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種廉間遣人追及與之送攜家來輝墜荒蘇門養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客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遊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恬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賈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

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托克托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素伊魯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過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學數心澁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道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穢穢寒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宛仰有

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聞徵欲則
郤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
崇經術旌節孝以爲奇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
不趨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
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贖乏恤
賑寡使頗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
賑京師倚債員則買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犇生犇牛十
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諸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
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
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
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
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
之件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
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
羣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
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遂問且今天下土地之
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

天子何爲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維持兵權供
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
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帝命兵取
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造二太子總大軍
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
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
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
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
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庫邊備旣實俟時大
舉則未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穰鄧
宿重兵與襄陽制閭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
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
右汪義武公戍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解
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
泰州順嘉陵漕潼關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
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上薄水
淺烏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
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觀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臘而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遺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決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陣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遺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殺數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水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

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致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上心帝遣阿彌達爾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即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求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輿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數罷關西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跪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已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舉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諸謀軍中比爲王猛城

垂援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說於家
迫前茅遠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卽大位以王文統爲
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
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
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
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
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兒
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爾們格爾爲丞相惟專
從衛官闔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
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
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
與族爭求詞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
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輩
共歌工舞卽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
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
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土楊庸
遷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真授
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儲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
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
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
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
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
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
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
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
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
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
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
二老成同心圖讚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
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
書右丞相安剛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翰林學士承旨哈
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
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改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
錄以聞李璽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
如何對曰使瓊乘吾北征之費留後兵寡瀕海揭燕閉

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擬
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
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
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
國饑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涇藩商訂天下
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
侯他日必反去年賈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
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
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憲忌訟商公爲文統西
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宜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
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
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
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
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
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
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
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
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

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
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遠自後
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
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
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
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
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
難並與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
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
相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
之箕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
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
建儲副以重祥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
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款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
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
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過者伏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
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坐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
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志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
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
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秀徙之河北
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
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陞辭付
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
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晏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
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
作天不終此大患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
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于彼
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
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
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
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
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
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
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
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
轉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赦若此則賞罰
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
民去南敵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倡爲亂袒
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
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
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酷榷如漢代其後
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征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
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醅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
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
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
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
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醲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

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蹕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焯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分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焯徙葬于西浴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賈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篋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勵士列者往往多然故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密巴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火墟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附焯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娣卒娣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

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
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
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
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非臣舜察通言昌
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
徵車退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
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悃誠書首八事
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
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
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
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干時已兆我兵成邊首蜀尾淮
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寮以宣撫三年其民歌
舞樂土治效若斯公于之是一出爲獻不無贊彌又從
濟江內難方蹶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
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
太師顧先收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
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
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
俊林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
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
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倅武定仙殺
元帥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
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
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開亂已艤舟滹沱卽馬入藁
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
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
歸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
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尉計事
金縱兵擊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
諸兄鞠友之意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鶻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
少讀書惟知人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

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恥不得從
自募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
後達纔餘數騎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
人乘鵲舟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
艘遂圍鄆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
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
也而公不爲客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
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
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黜問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
入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
悃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
欲行貢舉知上子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
書生教類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
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
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
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
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已能欲鋼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

之類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
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
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
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
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
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
相移惡而君不職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
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口用乎上深善之詔從大都
撤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
爲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救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累
充物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
不屬憚贖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奸生之德多所干
傷救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
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
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
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問門嚴毆傷公嚴監
布告殿得誣杖遣之監布基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美尺
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談以給非身利而

為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擊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擊自安圖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選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樞令密使纒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啟而後聞其行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蓋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以上面論曰自今庶務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

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原上銳欲行之詔庭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自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歡損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戲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暫御居中宜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官以正義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命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籓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

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拜然中空爲抽二十餘楹比乘輿還壯如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晚鳴入直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恨不已猶覲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匭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乘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駭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卧畫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跼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疆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曰雞一鳴而跼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憊熟寐不應命妃跼與之妃不敢前上嘗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以妾母跼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感孚聖心得是見與

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幸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厘男五人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蚤卒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在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

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
 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
 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
 尤天府其觀曰即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
 不柔容咨揆義為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
 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為利達資何關
 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
 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為大
 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
 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惡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黃髮
 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
 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
 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劬執德無
 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臣劉鳳誥恭校

牧庵集卷十六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燧金南播之歲尚書郝元帥父子
 相繼轉鬪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
 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
 兵轉鬪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
 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
 萬金主度不能圍走死蔡太宗大其勲以為萬戶俾將
 其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
 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藺門五縣由是故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憲宗征蜀詔太
 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謙
 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璫反誅太尉請裁
 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
 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
 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

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成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宏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營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楫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珠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旣東從故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敵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遺殘旣集旣

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輟輜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所集輜輜不可嚮伺有怠隙樹鉤授攀堞議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成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旣兵當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賣盡地募民又賦鄉縣之寮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最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備甯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亡不達且生他變旣止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覲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遺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修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昇劉若進花禮

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鄒瑛閻國順托歡十千戶戍薄賓
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
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閩制皆爲真當靜江受
兵溪洞諸夷旣降雲南公曰豈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
有手足今歸雲南皮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樂歸
則吾猶是吾不違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
曷夕至之豈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
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
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翻雲南
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
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
詔建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
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司宋旣亡也其將相張世
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
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康傑昭其爵賞爭起爲應
裂裳爲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
降斬不得使牢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
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

爲購謀言夏貴已復瀕江諸州江路旣絕不可復北諸
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
耶孰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
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井兵戍梧
公曰委地徹備通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
濱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
肆爲劫而植稼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
爲是大爲橫象竇貫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
以土蒙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盧柳隨以民夫具樵
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賔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
李應辰李福潭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不允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淨民間請濟師公
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
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
再論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礪川獲其兩都統驛送
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
走後羞墜其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煮草爲糧
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

親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戶十
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
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獨
之至今廣西竝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
制可還公鄆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
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
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
二十二年約蘇穆爾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騷然多事
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
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可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
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
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
驚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
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千爲十
五萬定可官有之今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
嚴將有首償者而敕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
不可貸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

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
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惡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
救一二民丐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
薨實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性
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囊不愛
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
閨壺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達雖踈且賤不峻陞
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
格字晉明衆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
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六部尚書諱秉直
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
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
先未有子子都督子卽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繼者
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
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
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
州舊軍萬戶卽舉公柩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葬真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

入觀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爲隕泣嗚呼可稱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古專然天于皇輿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軌轍聖武我祖勦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慚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勦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繆鯢騰海孤獠陸起咸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庚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賈首公屈宜伸天不愁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

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耶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旣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燿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營龍虎歸偃斧邱奚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津河流相承無期

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司農史公神道碑

公諱燿字與卿曾祖秉直當歲癸酉太祖加兵于金率焦岱鄉民萬人迎降燕郊官以行六部尙書祖天倪以從蹕勦河北山東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開闔真定武仙爲倖尙書策仙其志蓄禍盍蚤爲備都帥謂大人奈何教兒猜中而不信人尙書恚奪其二孫故真定總管攝江漢大都督權如北京曰吾不忍其併及難也後仙果戕都帥一家百口舉城臣金都帥季中書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公方爲質太師國王將觀漠北在燕市賈物聞變而南收都帥潰軍復真定逐仙出保西山仙再盜入再復之遂南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平大名濟南五路萬戶世祖淵龍以憲宗母弟總

天下兵起平宋本置屯田經略司于河之南以太尉爲使都督爲屯田萬戶將兵二萬戍鄆荆閩衝歲丙辰是地生公幼爲太尉所奇愛異他孫後罷世侯移都督牧東平至元六年方圍襄陽太尉以開府奉朝請制始以元子格爲萬戶猶避鄧之舊軍將亳州兵時未有子屢求子公太尉許之凡圍襄下鄆無不與偕由是知兵甫及寇行省版長千夫從參政崔公斌逐趙直機餘寇萬人公居顏行射殺數人賊氣爲褻遂潰崔善其能曰將種也解佩刀以贈後阿爾哈雅平章拔靜江獨留戍毫兵或請其由則曰吾去而是土或叛戍將必誅史宜慰以太尉子朝廷終不重罪之宜慰聞之甚感調其孤軍行狗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資邕橫康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公後殿而前茅之功授承直郎同知潭州總管府事趙都軍盜據肇慶假公德慶總管討平之授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改廣東道宣慰副使平賊流德獲蠻船千艘繼餽喫都南征事治而民安之改浙東宣慰副使從浙省臣破賊柳分司衆七千括蒼又破呂成婁蒙才衆十萬斬其

尤猖獗建黃屋署官至平章者楊鎮龍及厲制置皆于東陽玉山推俞高五百餘人紹興又斬詹老鶴林雄劉甲一潘正皆有衆萬餘自王于溫處問者後元帥張宏範平南海還求將老軍還鄧舊史氏詔從之朝廷以南紀平諸將功至省臣者仍將其軍制許自擇欲將去相欲相罷將時公父己爲右丞宥密請以張溫將鄧軍帝曰太尉一軍豈可代以他人宜問其子格可誰授者右丞遣佗入聞臣子燧可且召公來襲公不至辭以俟弟榮成長則授之明年右丞升平章俄薨顧言以其定諸產貽之公奔赴鄂既至明日制授朝列大夫鄧州萬軍萬戶公號誓柩前必以萬戶歸榮所親謂是虎節上瑞也可傳子孫無窮必且利之言未足信公乃究求貨財爲親長覲取者多至萬緡皆奪歸之與田宅奴婢析其五弟而目不有舉平章及四夫人劉備兩張氏之喪葬其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某之子生十四年矣宣代臣將帝曰太尉以官授二兄子汝復欲解職汝弟真太尉苗胄可之方議征闕波大將未得制授公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辭以年少無功受罷太峻請回臣所受他人惟卑官以行或請以國人首相帝曰太尉可同漢人耶其孫非國人何公又請故平章政事某知海道平章高興今河南省丞相者知兵借行亦可之別錫虎符鞍勒弓矢獵甲旣行集兵矣會高平章請濟師帝曰彼國之人裸而懦多兵何爲損其軍四之三且不欲太尉諸孫蹈海遂後公乃命今平章鄂國公史弼以行成宗元貞始年賜錦衣二襲拜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臨安自入版圖民居官屋入備直震邸者四萬餘家火餘雖民自屋其基而備直不除平章某者利之謂地及丈可鬻楮楮爲錢五萬與民可免置官歲徵其速銳欲行之公曰是令一下貧民無資以取取率富室得不自居亦備之民加直其先民等備居與直富室何若仍歸震邸一定之直歲無所加之寬乎謀旣不行乃以東南之民多田而租入少將履畝以征公殺之謂宜俟畢農功而議又禁官市惡鹽鑄損江東金額高麗王遣周侍耶浮海來商有司求比泉廣市舶十取其三公曰王于屬爲副車且內附久豈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國惟如令

三十稅一會人訟平章迎詔褻衣上香引公爲徵制遣御史卽問公言未見其褻但不帶耳當國者阿其人顧奏公敗事黜之大德之元遷江西左丞俄移湖廣左丞一年復江西左丞以屯田贛州軍兵多死瘴癘與廣東宣慰司加民丁糧于田租外者皆罪之召入爲大司農公不攜家乘傳赴之旣至覈其公帑積逋爲繕數千萬率勢位家假出爲商久未歸其子錢者悉徵入之人怨與請不恤也未幾抗章以太夫人楊年八十餘求辭歸養未報以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壬辰薨年五十子今瑞州總管璣時爲樞密院斷事官奉柩歸葬真定姜固祖山原都督公兆次嘗讀通鑑書開武事者則其家學故志功名至所有譽性剛狷不撓于人雖國人貴臣有不足吾意者不少下之亦由是恒齟齬而不少變其節始至元十有二年徇地廣之西東終二十有七年中間爲宣副平羣盜海濱浙左歷紀有半使贖于貨子女玉帛將物其家而無田于江之南無宅官所至備屋以居積債在八亦開國苗嗣貴而能貧者雖五十不稱天亦不可謂之年云嗚呼其天乎哉夫人劉氏公祖姑之孫以

賢淑聞姻里孀概其立政清慎明敏世有史氏佳公子克世其家之目女適王少師子典寶少監師聖自餘男女一人公召至京始生而不及見者銘曰

在肯都督于鄧秉統鼓其孫徒與襄掎角策求之平必基是邦會罷世侯成始未終大兵之南路由襄始未成之終與有者子從所後父後殿前茅下廿列城盡廣際交宣副閩浙羣盜孔棘大刑以劬卒底寧謐而父平章謝長萬夫投公而楚既降命書公曰臣季平章元嗣年今成童宜代臣世帝多其讓俾世平章往征闡波南洋是航而復中已改命他將成宗繼序三省四相自右浙右左江之西俄左湖廣江西再爲靡靡不施矣麻不除且繩上已弗率于度常久勞外召大司農方艾之年而忽告凶人盡傷心卽世之蚤胡畀其才而尊壽考可是者天生子則賢不永其躬而永其傳其兆安從從瀾江漢載銘穹碑陵谷高岸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家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

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赫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資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益于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卽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奎騰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代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土未有言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異耶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實天所授符節悉取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饋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旣移忠烈一軍戍和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之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權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將率士衆効死前驅何至爲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泣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蕪心晉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成此敵先之則四川傾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劔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巔絕深可千尺猿猴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

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舞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礫以徇資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資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匹二十七復移軍東卽嘉陵爲舟行計輿破竿鉅組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康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濤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卽下破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蹕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尸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

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卽合敵出入吾界無時干兵法爲交池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遙候斥詔強隣入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解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馱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貴計人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憲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城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竭才羽翼之人無可問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敵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纔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

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日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于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養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迨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蔽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母德章兩城距合爲里亦然晝則出遷設伏嘗待進敵夜則盡地分守傳警鼓柝篝火照城連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敵盡知之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反得歲以拔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送志于忠浩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鑿夫人之矢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忤倫釋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遯艾

川涼力脇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
柯歸觀私廟庭勞駢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子弟以子
宜不降俯乃推備功潛不自張等胡吾家聞命即行安
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闕歸以
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
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
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恃之祭求其牖尊
祖之思胥是家旁可萬家已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瓜爾佳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
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錄資用
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
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格臣考隆
古岱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
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
黑馬再世子來北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
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接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

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格贈龍虎衛二將軍
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鄂屯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
行省隆古岱贈榮祿大夫封沔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
從封沔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
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城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荀德
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憲庭願一上
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
有待哉公瓜爾佳氏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諺爲
女真避遼興宗朝諱真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
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
其衆卽守威寧十一月金主遣使略以大官冀其或貳
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戶招討使人
有擾爾民殺之傍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
待立聞一以詔行之凡鎮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沔國
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
戰河東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
嘉陵漢水如風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
壬辰大破金兵均之三峯山不能國矣詔徙六州民留

田威寧時天下荒飢蜀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甘布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安塔哈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廢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覓生活宜極太白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錢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酌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賜虎符是月制諭今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興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營城壘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燧得警日夜十里不絕市肆村

舍民廬數萬區悉起于澧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放庚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樓巨棟重棗柱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襄城薛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闡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所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寇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或如爾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于不可化未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整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逼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賊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晝地分守會都元帥圖思來授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貫其死令瘞由他山利

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叙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了已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堦墜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納喇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太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恒所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驕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慮糧是年下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敏珠爾與汝節度今敏珠爾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于興元英第正寢春秋七十孳于南鄭味溪之白雲里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寔之壬舍男十人女十八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威寧之詔裂

熟羊革而書之授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關太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秦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千克完漢中之詔則是秦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于開國之際其棺銘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紀述者後者猶擬其蹟刪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夫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于中或列藩方于外或總戎旅于邊冠紳之蟬聯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裔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峙童子植植旣失定襄荷其父新異老戎行右頡左頡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遙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暫采久金穀積積斧質在手施陽翁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

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遠遠朱
塵綺疏歌鐘清吹聯目晚顏頤使趣風夏庖致饋胎豹
臙廬酒醜介歡薜薜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粹樛昧者安
之耽不知還公時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于野
器盧龜車勝地卽舍維嶠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
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召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邱評者
異之于古未有紛華寂寞枘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
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
于沔開國生平之名煜其益昭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
久雜石莫信者史一刊不磨用告無止

臣錢開仕恭校

牧庵集卷十七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

公邱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
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洛磁濱七
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毫
鹿邑避河流鬻移成潁州城久荒棄剪荆以芟隍塹樓
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勃將夏貴夜悉銳東南壁公
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
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
容也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成是十
四年世祖卽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
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
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
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拔平塞砦功最幕府資白金爲兩
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
年從太傅巴延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

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于岸過我舟師下令盪舟黃海進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拔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爾哈雅時以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沐股裹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岑岑垂絕已日乃蘇旣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閩爵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傑屠殺長吏劫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衝永路絕公從劑平生致三槩虜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剌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明年將倍萬家孔廟尙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詭亂邇邇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詭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詠未啓

行公衝焉犂金帛卽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運人民懼俘殺必出遁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糧絕種至椰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皮費楮幣爲買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爲搗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卽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如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陶坑銀鑄戶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羣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

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戡下而軍容益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警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宜徼怙惡乃曳萬人于南陵旌德涇縣又勦萬人于績溪績溪尤勦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畱戍檄兼拜都萬戶之一軍徼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将一軍遏而閑之綬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二十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佞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詠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匱藁藏潁濱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勲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納罕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于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

下屬皆求名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凱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勢雖分然父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營則爲山嗣雖懸押其覆費也于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勁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買勇奮其前及顧以是身千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郝氏嚴子持家前卒二十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妹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平時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次元秦元恒四女適長官子璧閻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買榮祖三男孫長孫劬未名二

女孫銘曰

嗟若邨公初由嶠童嗣秉父節雖及鹿邑凡戌十年強
 敵向逃城頽而南地交壤鄰勅將未嘗時已能軍寡謀
 輕襲大北其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子何蕭茅願入包
 圍乃昇丞相百萬丞徒江漢滔滔鼓柂以浮分狗坤隅
 置公前驅登陣長沙桂林入俘大憝小悖塲無稽逋從
 戰萬里清楚以吾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
 有與移孝為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
 傷盡心瘝惻及身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顛首奚恤
 惟公懋功其齊何如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
 傳旌榮子孫其承世守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
 兼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慎保垂
 憲爰發頽匱歸從先邱列勲于碑胎久是謀

袁公神道碑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
 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于陳以國
 陳姓以陳公諡胡姓袁則肇于陳大夫轅濤塗西京轅
 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為袁矣其家太

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譜則在金有隱
 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
 生企京有父風生錚丰饒峻修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
 安路總管公諱湘字潤夫金之燧園王公佐持節餼餒
 蓋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愾不自支一日集將佐
 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為書致之三往
 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
 京官以忠顯校尉遙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起武節
 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為藩援以安者五年
 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曰吾愛一死哉
 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憤于我者為日
 已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吾寧忍哉遂乘夜載鴟
 夷濟河款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于公
 者有如此劍將李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宜升臨為
 州按公為帥遣將州兵略地鄜延悉下之移鎮延安臨
 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携家來從朝廷定賞
 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既偃甲兵民方去危卽
 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逾河

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願託處深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慮畊助之牛僮生之賢而文寶聳人瞻聳動人聽者如侯印嚴明焦舉華張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升之學宮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滿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銜庶耶一旦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鄉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爲土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莫其居卽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有爾民奚必徙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業已安此雖徙之且道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浮僑爲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貴倖以訟公徵使就辯公贊貴幸幣殊涼薄庭臣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眚免頌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刻勵四

方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爲射獵鹿豕以繼黷勞之須首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恤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爲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成久役津餽不如子前老稚日困于家則怯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閩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讓隣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庫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湘香乎閩者愧懼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湘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疾小加于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爲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後余是

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九日卒于正寢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歸葬臨州某鄉某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頁提舉太原探木司女二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仲德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以心推爲鉅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執袴習者古之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明年克頁持君書與公事狀請銘墓碑因得究公爲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紛尚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取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以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憂憂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于石而見白于後世也銘曰

繫哀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乎田起培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雖從雄鳴有距

跳跟有翼奮翔臨泉鼓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捷其悖頑智資我謀勇恒吾力我麾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効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設延長綏卹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爲進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束爾矛戟敏而耕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痍孰爾股刻孰覲孰申烈手摩撫隣曰時哉妥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說進可行丹宸肯頤不年永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板時黃髮鬢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二有公乎其兼延民之思日遠則忘我詩之碑百世昭章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
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
貞質公神道碑

大德九年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賀公以年七十有二丐老制進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賜白金爲兩五百楮緡二萬五千錦衣玉帶旣送養安其鄉又以其子參知政事勝襲上都留守虎賁

十一年成宗格天儲皇削平內難夏五月念舊臣將有
恣度俾中書遣使馳傳召之承命卽行而道疾皇帝嗣
位下詔萬方其播告使遺諸樊橋以勝參知政事上都
留守進拜平章政事爲慶公撫膺感極而薨七月九日
也年七十四訃聞三宮送爲悅悼遣勝馳十乘傳奔赴
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
至大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行在南坡以公墓碑未銘敕
翰林學士承旨臣熾撰述之仍伸勝馳十五乘傳入秦
身視鑄立嗚呼其榮生哀死始終于公爲何如公諱仁
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居京兆則由祖遷徙考惠
賁特降金符京兆總管諸軍教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司徒雍國公諡貞獻初歲壬子憲宗國母
弟世祖于秦受詔征雲南禱牙略畔之山明年將戒塗
貞獻作室得風藏以白金爲兩二千五百來上曰陛下
封國所出臣何敢私願佐軍興又曰臣子生二十年矣
力能荷祝請置顏行主將憤其不已白而專爲也幽貞
獻長安帝聞之怒縛主將至將中危法以開國世胄而
釋公由是入備宿衛經吐蕃勇沓涉大瀘水入不毛瘴

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絕崖挾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
而至大理歸由來塗前行者雪深三尺後至及丈峻阪
陷水爲梯衛士多徒行有遠踰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
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後從濟江歸正宸極眷寵
日加征伐蒐田無不從負御服物多至一二十事風雨
霜雪暴衣露處飢渴戰瘁未嘗告勞他人滿直三日而
更擢公與董文忠爲長上侍疾或一月不至家燕間喜
訪聞外事至元十有一年梅應春舉瀘州降制卽以爲
其州安撫使明年大兵圍重慶又明年制使張珪遣王
立潛師襲瀘取之醴應春殺戍將千戶熊耳而有其妻
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立後移守
合州行東川院者則憲宗帶玉器械哈丹庫哩濟蘇二
人先朝陟方乎此拔將甘心故合益負險不下宗說立
遣張劄輩蠟書間行至成都請忠宣受降忠宣從五百
人至立則開壁納之忠宣以王相罷置其吏而去東院
械立奏殺之時安西王受詔征漢比未知合旣下也自
軍中下教長安遣燧乘傳招之下則許貸立死以爲安
撫使而誅立敕使先至其日將醢之而教亦至東院以

敕教違行死生異也破械出立而幽之別室相府東院各使再請宥密以帝有成命不以教聞會西院遣都事呂端善他事至京語公其然公卽入聞帝詰宥密臣曰卿輩以殺人爲嬉耶使立生至則已死則汝其從之驛致立爲合之安撫使虎符先師許左相多公力能回天還而立見謝曰教活臣于始賀某活臣于終惟死以報明年帝怒王府一相大治官室凋弊秦民召至而不赦見公爲書釋于中俾仍相秦以歸其年內出白金陳御榻前如所上數前公謂曰此卿父昭呼佐軍興者卿母在此其以是供具爲養辭之不可歸請其母曰君賜也宜仁吾宗悉散之又明年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又明年授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加佩三珠虎符十九年帝曰昔從太祖飲水黑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錄其勞悉大賚之于公加恩數焉年既及艾侍帷幄日久事益明習人以密近天光丞相而下猶必咨託俾調動靜而始入告如是而不怙威不矜寵不顯于貨克兢畏清恪自持故有言必信畏夕彌縫滋多

事祕外不聞其願知者如擇童女實掖庭命既下矣公曰宮妾不足于使令宜妙擇高門德望之家端嚴明淑者當之豈可槩行以駭天下聽聞使深山窮谷擁爐竊惡之子不待其年而急相偶非昭代盛德舉也又古賈方物皆其土宜今者和市非產其土一切征之增直倍徙無所于取吏責後期從而罪之實病民甚又丞盈司倉任文通稅民不入粟而私給券取直其外懼事覺願先陳他吏之爲辨服其誣當誅公言罪許自陳得原者令也彼雖誣人事同自陳若重加罪則塞悔過之塗有言事者亦將創矣又煮海爲鹽由人力以出者也山後諸州漕司必遠餽與民而徵其利今瀕上都池泊皆鹽實天惠養斯人者無有課入禁不得食有盜食者罪當沒產終不能止而冒犯滋衆是爲弃畿內也帝皆然之止童女勿擇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兒文通死重杖以懲鹽弛其禁民爭德公爲廟李老峪設像以祀二十有五年進階樂祿大夫中書右丞以子勝爲中書參知政事及僧格爲尚書省以威制天下大爲鈞考奏公爲留司上都錢粟損失頗多時其長則國人烏納呼及庭辨

公曰臣漢人也是雖非臣盜取不能戡吏爲姦罪則在臣爲之長者則曰臣司留印事未有不自臣能出者惟當罪臣四十日中彼至七十餘奏而兩公爭自罪終不易辭帝曰受爵而推人者有矣罪至而爭引歸己者惟汝二人其罷勿竟則公見信于友而結知君者非有素可襲取耶然計始入臣以及丐老實五十四年掌留鑰者居半倉廩府庫一俟啓閉衛士衣食亦仰均賦乘輿歲至此其南也少乃數月頓舍宴享諸王百司送往勞來細而米鹽燈燭大內之中奔走微呼一日數至其所受委不怠不忘克當聖心未嘗取其逆怒以故資身百備皆出賜予最其多者楮緡五萬玉帶珠衣宴服貂裘華飾可等國人貴臣他珍玩不計人則置之曰不過受也斯其君臣之際交孚然也其家庭則數歲必一歸省于秦旣至不可以久一再月則必牽衣流涕而別前夫人劉卒宮中欲女以國人公以漢人不可偶是鉅族娶從聖武西征留使鄭公師真之孫數年而喪明三十年終不以疾而失歡其初無媵侍在旁遇寡嫂嚴而有禮與諸弟雖篤其友必飭其過妹婿不謹宵直至撻之與

人交坦白以誠藉位勢以暴人者不下也以其年九月二十有一日葬鄂縣太平鄉貞獻公姚夫人鄭兆次前夫人劉耐公二男四女勝踐公平章又請推恩上及祖考再世國雍其爲孝也大孰加茲與適上郤兵馬使瓜爾佳哈布爾者劉出也最後公薨再月而卒與適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韓世英子慶今參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賁親軍總管楊祺者爲鄭出男孫三慶寧興與女孫二皆幼是正系也其宗從則伯父貞不仕季父斌同知京兆放拉總管府事四弟義立令同之朝邑禮貴不仕智明管州判官信仲四川南道宣慰副使妹適王權省子貴子男十八女半之男孫九銘曰

大帝淵龍華臣之逢孰近而初孰久而終爲世所知同公流輩百十維人官出皆外凋喪相繼惟董文忠朝夕帷幄與公友從珥侍中貂廿有六載董先朝露乃眷公在生人于死引慝其躬民瘼之求悉其勞庸位亞人臣晚極其報又爵其子公武之躋迨歸老秦制曰祿之俾其省臣事諷政咨曾不再稔方銜國恤震邸見招竭蹶力疾天不憖遺道薨樊橋五十六年始終兩朝今聖曰

嘻奉常汝謚主爵玉署汝封行制凡厥哀死無後邦經乃陟保衡忠貞易名乃與乃考千雍再國若稽夏書九州有一餘受封家孰京與夷皇上猶以墳道未碑乃敕禁林臣燧次述公子佳城奚感不足胥是有扈左豐右甘名與不磨終南在南

百夫長贈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
公神道碑

至大三年下詔萬方推恩中外一日官之先昉于五品由庠崇等而上之列為五爵五品四品由男而子其封皆縣三品二品伯侯以郡一品則國公其世數男子惟考妣一世伯侯及祖妣再世國公及曾考妣三世而極用是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桑烏遜職登從褒既通以顯贈其考坤都岱中大夫上輕車都尉曹南郡侯祖庫春中大夫上騎都尉曹南伯祖妣額森特尼太君妣周太夫人妻馬夫人皆同郡曹南吏侍將侈天寵于碑請燧銘之故掖太常博士王天祐之狀以敘在太宗世欽察猶未附定宗憲宗時猶王也詔與大將河南王蘇布特討平之其部屬始至中土上騎則其酋諸孫隸河南

王戲下長百夫以卒公嗣為之從平河中下鳳翔殄敵軍鈞之三鋒山破汴蔡滅金後詔王戍河北公始家曹之定陶又從諸侯王扣肯巴哈及大將察韓伐宋寒出暑歸歲以為常殘漢上之襄陽鄧復德安援淮右諸州轉鬪千里登陴陷陣斬刈不可敵討幕府犒功居諸將先金實于積衣溢于笥馬連于櫪歸則課僮奴耕稼畜牧隨致豐潤性倜儻喜施時節擊鮮與間里故舊為樂其後戊光歲戊午宋兵犯鄆率死士出禦斬獲過當中流矢輿疾至家卒年五十一葬新興東原夫人則周亞尹女也皆柔淑恭婦德母儀稱于嫺族子二人長烏克岱尹出嗣長百夫從攻襄陽斬項老白都統濟江下鄂定淮浙由忠顯校尉蒙古軍總把錫金符監真定河南曹州大名翼千戶解職子某次則吏侍從淮安王巴延河南王阿珠濟江元帥府知事升經歷以給西京河東蒙古軍衣糧鈞賜鞍勒弓矢鈔二千五百千入為衛士出監武邑真定兩縣真定升州同知州事進官奉議宣政院斷事官進朝列院經歷驛徵西番負金為五千鈔八萬五千丁妣夫人周憂依墓為廬摧毀自致鄉里

孝之尋起參議院事升西番宣慰使虎符入爲郎銓曹從平寧王亂大會供億不乏賜爵二級鈔二千五百干男孫七忠顯校尉某嗣長千夫買兒河西福興丑妮子巴哈錫都皆幼女孫八人五歸名門皆反覆究觀自上騎至吏侍纔三世矣而歷事太定憲三宗世祖成廟前聖今聖七朝雖不可方開國諸臣亦善承其家者而吏侍尤敬慎寡過有才臣稱銘曰

蓋嘗論刑其極斧鉞誅止有罪猶爲小罰大刑雖何無慘甲兵幅員判裂爭地以城淵淵代鼓陣于原野入死出生決食頃者嗟哉維公束髮卽戎進退金革奮不有躬于河于漢于淮之亂金滅賊宋勇必軍冠無眼維矢信不識人不瘳懦夫而賊果臣其在兵志士而死饒庶于事君身口能致雖死已久而名則延甲子垂周卹章白天亦本孝子吏侍之籍其丁內艱卽慕而舍教起院參使番西南佩之山節虎視耽耽入爲郎官銓曹是職日月爲斷當其陟黜矧又兄子方長千夫將久其傳黃金世符門閥之崇有燿闕里碑以表阡百世伊始

南京兵馬使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陳留郡侯

布色君神道碑

布色氏始由普爾普以佐命功位司空生司徒巴爾圖司徒生太尉和賚連喇帝室生世宗母宣獻皇后與金紫光祿大夫統軍巴勒統軍生世宗元妃與鎮國上將軍布展鎮國生昭勇大將軍守道昭勇生君諱長德年二十一頡軀偉觀精巧騎射以扈宣宗播南京功官安遠大將軍遙領濱州同知壬辰義宗播歸德不及從其明年會西而防城提控崔立舉城降盜發陳州南頓項城沈丘假公金符將二千五百人往平之而劇盜張進犯京陳橋門又殄之收盜積救麥以拯飢民後從諸侯王伊克南征殘漢之襄樊棗陽鄂復德安淮南黃蘄及安慶而還時未改汴梁拔南京兵馬使改令中牟原武太康三縣入爲南京警巡使再爲兵馬使至元九年養安其家以十五年四月三日卒年八十五夫人張氏前卒二十年合葬祥符縣之某鄉後三十五年當皇慶之元子荆湖北道宣慰使翰文走書燧曰吾先人仕太宗朝未大清顯庭臣哀其驅馳與騎荆棘舍以招徠下戈餘民安集三縣警斥寇攘于河之南勞勩三十有六

年與翰文自學仕畧其卑官惟疏九制王府郎中令倅
開成路歷知松江漢陽二府入爲中書省左司郎中是
職也凡陶冶四海之官與夫經國之賦議禮制者皆出
乎手非其人有時譽者不授翰文得之其材可知出同
知淮東宣慰使轉平陽總管與今宣慰荆湖父子相繼
七朝請如故事褒其元墟制可贈其考長德官正議大
夫勲上輕車都尉爵陳留郡侯妣張陳留郡夫人祖考
守道太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伯祖妣完顏陳留郡
太君翰文故妻暢陳留郡夫人臣焉叨此昭融極矣今
也有孫兩人伯珪季璋私廟時饗能執豆籩足免無後
不孝之憾求可筆是事國定家之槩者匪公其誰故卽
汴士張孝友之狀以書且告所未知者曰金有天下諸
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不同敕有
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六廣平郡三十
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
而別者甚嚴布色氏于金源次居五其素爲華望之家
不言可喻銘曰

倚嗟之家其在盛時奕世三公男女結褵不于庶姓于

帝之室大定哲君猶所自出金歷旣祝一氣之機無成
不渝無顯不微存者遺胄伯千什一今由子貴推恩爵
秩祖伯考侯輕車其勲郡于陳留覃及妣孀勒詩豐碑
光華孔煜名與河流瀾瀾無竭

